宮本武藏作者柴田錬三郎原著

徐白先生翻譯小說紀念集(二)

混血姑娘

伙伴出版公司

宮本武藏作者柴田錬三郎原著

徐白先生翻譯小說紀念集(二)

混血姑娘

伙伴出版公司

混血姑娘

徐白譯作紀念集(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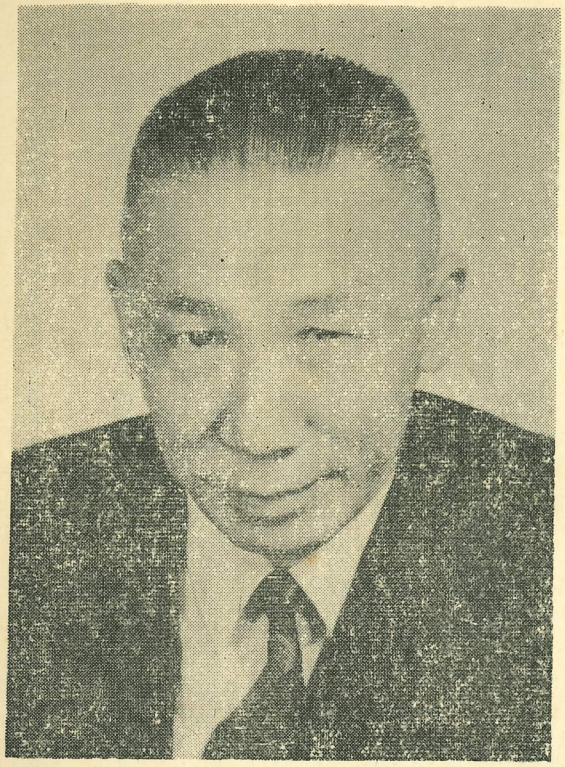
柴田錬三郎 原著

伙伴出版公司

柴田錬三郎　原著　徐白　譯

混血姑娘

伙伴出版公司印行



譯者徐白先生五十生辰紀念照

混血姑娘

（一）

日本戰敗投降的第二年，三月三日，野呂美智生在「尾道」的街市盡頭，一輛被空襲炸壞的火車車廂裏。

她的母親野呂淑多，去年的歲末，一度投海自殺；也不知是幸與不幸，又被一位在海邊垂釣的美軍士官救了起來。

淑多實在不想生孩子——她纔十八歲呢。

去年五月以前……——在她肚子鼓起以前，淑多連自己懷了孕都不知道。及至她發現自己有了孕，她便決心一死了之。

她曾幾度在山陽線的鐵軌上徘徊，但是一見火車飛駛而來，她就本能地趕快躲開，沒有能躺到軌道上去。

漸漸地，肚子越來越大。原來寄住的遠房本家家裏也住不下去了，一時無處投奔，只好搬到街頭那節炸壞了的破車廂裏住着。

每天只盤算怎麼死法。到了耶誕夜，淑多聽見收音機裏播出午夜鐘聲，便發了瘋似的向海邊奔去。

跳上繫在那裏的一艘小舟，撐到黑夜茫茫的海裏，她，跳下去了。等她清醒過來，纔發現自己睡在醫院牀上。

她一見探身望着她的是一個美國兵，便嚇得尖聲叫喊，掙扎着想跳起身來。

這位從海水中救起淑多的美軍中士憐憫地向她搖頭歎道：

「瘋了！」

如果這位中士知道淑多爲什麼一看到他就大聲哀喊的原因，他一定要在胸前畫十字，求神的寬恕了。

淑多是琉球戰役中，少數生還的「姬百合」部隊的一個女學生。

她躲在「南風原」的洞窟裏。地上戰鬪完全終了之後，獨自一個，打算走回北部的「屋我地」村去。

她的家在「屋我地。」

父親是醫師，父母和她，三個人過着平靜的生活。淑多是獨生女兒，一向認爲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孩子。

她覺得：父親母親，都已回到「屋我地」的家裏了。

連自己家裏的房子，也似乎還是老樣子存在着。

好幾個人阻擋她，警告她「單身一個人走路很危險」，可是淑多不聽。她要很快地趕回家——，撲在媽媽懷裏，盡情地放聲痛哭一下。

她覺得：這樣一來，她的同班同學一個接一個地慘死的地獄般的印象，就可以用眼淚拂拭掉了。

淑多越過被砲火燒得一草一木都不剩的南部丘陵，在一片原野中向前走去。

到了夜裏，便倒在一處燒壞的房子裏睡下。

睡得人事不知，簡直像死了一樣。有一樣什麼重重的東西，壓到身上來了。

——好重！

心裏雖在叫喊，還以爲是在做夢，連睜開眼的氣力也沒有。拂曉的乳色的空氣之中，淑多看見眼睛面前一張美國兵的臉兒，便一聲慘叫，又昏過去了。

第二次醒來的時候，全身都晒在夏天的烈日之下。

她發現自己下半身光光地，全是血，一瞬之間，嚇得嘶了息。怔了一會，立刻發了瘋似的把長褲套上。

伏在地上，嗚咽飲泣地哭了好半天，直到一輛美軍吉甫駛來，她纔像野獸似的飛奔逃走了。

她只知道自己的身體，受到可怕的殘忍的暴力，但是，究竟是怎麼回事，她還不能了解。

她像一頭受了傷的獸，回到了「屋我地」村。

不錯！自己的家，還是原來的老樣子殘存着。

但是，父親、母親都永遠不會再回來。

僅僅只有一次的傷痛回憶，照理可以隨着歲月的流轉，慢慢地被沖淡了的。

淑多父母雙亡，天涯孤獨，只好回到日本，寄住在一位遠房本家家裏，她感覺琉球之戰的地獄光景，已一點一點地離遠了，漸漸恢復了少女的明朗的心情。

要不是受到妊娠的刺激，淑多也許可以像普通的女孩子一樣，抓到小小的一點幸福。

可是，命運之神，對於淑多未免太殘酷了。

她的肚子越來越大，幾次想死，都沒有死得了。

耶誕節早晨在海裏獲救，淑多反而覺得生不如死。

救她的人是美軍士官，這件事也是可恨的。

當天，淑多就悄然地由院裏逃出來，還回到那破車廂。

三天之後，她正坐在車座中發呆，忽然聽得有人叫她：「你好哇！」

救她的那位中士，在破車窗外面張望着。

淑多向他白了一眼，理也不理。

「淑多小姐！找得我好苦哦！」

中士用他那結結巴巴的日本話說着，塞進一隻大的牛皮紙袋：

「送給你的。你吃罷！」

「……」

淑多想要喊叫：我不要這些東西！但是嘴沒有張得開。

「我改天再來，你多保重！」

中士走了。

紙袋裏裝的是麵包、各種罐頭，還有水果。

那時候，正是全日本到處充滿着餓狼的時代，像這樣豐富的贈品，眞是求之不得的好東西。

但是，淑多整整一天，頑強地沒有去動它一點。

第二天，肚子實在太餓了，纔吃了一隻小麵包。

第三天，打開了鳳梨罐頭。

五天之後，那位中士又到窓戶外來窺探的時候，紙袋中的食物，已差不多吃完了。

「都吃啦？謝謝！」

中士向她笑笑，點點頭，又塞進一隻新的紙袋。

——這是個好人！

淑多心裏明白。但是，懶得向他開口。

叫自己受到這種痛苦的人，也是和他一樣的美國兵，不能饒恕他們！

淑多跟自己發過誓，一輩子要詛咒美國人。

但是，一個快要被餓死的人，接到人家送來美味的食品，可沒有勇氣連這箇也斷然拒絕掉。

淑多的反抗，是絕不道謝。板着臉兒，一言不發，翻着白眼瞪他。這就是淑多最大的報復。

這位擁有很漂亮名字的「金·馬歇爾」中士，每過五天，必定來探望她一回。

漸漸地，淑多發現：自己已在期待着馬歇爾中士的到來，不由地暗暗驚心。

她像發覺危險縮向洞裏的螃蟹一般，想要把自己的心情硬化起來。

但是，一個身處異鄉、舉目無親，誰也不來親近她的不幸的小姑娘，要叫她對於這位神也似的親切關懷她的美軍中士，繼續抱定憎恨之念，這是辦不到的事。

有一天，淑多終於開了口。

依然一副冷漠僵硬的表情，問他：

「爲什麼對我這麼親切？」

馬歇爾中士一聽，露出充滿慈悲的神父一般的微笑：

「淑多小姐是在琉球作過戰的女學生吧？我查過了，對不對？」

「……」

「你爸爸、媽媽，都死了。可憐哪！實在可憐！」

一瞬之間，淑多腦子裏掠過一箇直感：

——這個人，也在琉球殺過人！一定的！

也許是用火焰放射器，燒死過擠在洞窟中的日本人；也許是用戰車，輾殺過奔逃的日本人。

淑多閉起了雙眸。

淚珠撐開了眼瞼，一串一串地直往外流。

淑多睜開眼的時候，馬歇爾中士已不在窓子外邊了。

下一回，馬歇爾中士來的時候，牛皮紙袋放到淑多面前之後，她說了：

「我恨美國軍人。所以，我不會謝你的！」

「沒有關係嘛，淑多小姐！我是奉了神的指示……對了，替人家來懺悔、補償的。用不着道謝。」

「我不願意接受你送的食物。不過，我餓。靠了你，纔能活着。」

淑多流出了眼淚。

「只要我在此地，一定送來給你。」

「可是，我恨美國的軍人啊！」

「不要緊！你儘管恨好了。」

「儘管我恨你們，你還送東西來嗎？」

「要送來的！」

淑多想說：就是美國兵把我搞成這樣的！

但是，她沒有能說出口。

馬歇爾中士走了之後，淑多想：

——說不定，我這大肚子的事，他也知道吧？

但是，淑多對於這段傷痛的記憶，跟誰也沒有提起過。

因爲不肯告訴人，所以纔在本家家裏住不下去的。

馬歇爾中士不會知道的。

話雖如此，但是淑多總覺得他似乎什麼都知道似的。

轉瞬又是五天過去了。

可是，這一天，淑多從早晨就等待着，馬歇爾竟沒有來。

——他病了不成？

——還是他膩煩了，不願意送食物給我了？

外邊完全暗了，淑多點起一枝蠟燭，凝望着這跳躍不定的燭焰，自己反省：

——雖然同樣是美國人，這個人不同。我應該老老實實地向他道謝，回他一箇笑啊！

——好比日本人裏面，也有壞蛋、也有好人一樣，美國軍人之中，也有惡魔似的壞種，也有

神也似的善人呀！

她這纔向燭光合掌祈禱了。

淑多並不相信有神。所以她不是對神祈禱。只是自己對自己表示：

——我以後一定老老實實地放得坦白些！

第二天，有人來找淑多——但不是馬爾歇中士，而是本家的一位嬸娘。這位嬸娘倒是個好人，只不過非常膽小，怕人議論。家裏五個孩子，最大的纔十一歲，丈夫又沒有工作，她天天忙着做工掙錢，一面還要面對丈夫的亂發脾氣，也難怪她有點歇斯的里了。今天，她還帶了三四箇白薯來裝裝面子。很難得，居然非常親熱地望着淑多的肚子：

「淑多！也快了吧？」

淑多低着頭，縫着小孩用的尿布。

「我又不能給你幫一點忙，眞是糟糕！……讓你在這種地方生孩子，多叫人家笑話呀！可是，沒有辦法給你做點什麼呀……」

「不要緊！您別管我。」

「大家都是爲戰爭犧牲了呀……像你這樣的，國家爲了向國民贖罪，也應該來救救你嘛……打仗的時候，什麼『一億的火團子』啦！什麼『只要打勝仗，什麼都不要』啦！說得多好聽，騙

得我們都上了當。打敗了，就裝不知道啦！只管向美國磕頭作揖，眞叫人生氣。我家孩子他爹，自從爲了『企業整備』，被犧牲了，一賭氣，什麼都不幹了，懶得要死！唉！上當的還是我們這些老實人哪！像你這麼可憐，一箇月裏，那怕是十天、二十天，國家也該補助補助纔對呀！……」

嬸娘發了一頓牢騷之後，忽然，變了一副狡猾的眼神，問道：

「我說……聽人家說，美國的大兵同情你，常常送吃的東西來，是眞的嗎？」

「嗯！」

淑多點頭。

「聽說你跳海，把你救起來，還送進了醫院，是不是？……」

「嗯！是的。」

「既然如此，就住在那醫院裏生孩子，不好嗎？」

「我不能這樣做！」

「那個大兵，送很多的、各種東西給你嗎？」

淑多聽到這裏，明白嬸娘今天特地前來的目的了。

她從車庫下面，拿出三箇剩下的罐頭：

「您拿去罷！」

嬸娘頓時笑容滿面：

「唷！這是……怎麼好意思！謝謝你了……家裏那些孩子，全跟餓鬼一樣嘛！……這下可好啦！」

還把罐頭舉了舉，恭恭敬敬地受了，關照道：

「淑多！肚子一聲發動，快叫附近的人來叫我呀！我馬上帶產婆趕來，明白了吧？」

「對不起，叫您多操心！」

淑多一面道謝，心裏獨語道：

——我要自己一個人生出來！

又過了三天的早晨，馬歇爾中士來了。

淑多還睡着呢。

「淑多小姐！你早哇！」

聽得叫，淑多跳起了身。

好幾個月以來，淑多初次露出了由衷的笑容。她太高興了，不由地有點盈盈欲淚。

「我上東京去了一趟。這是命令呀。你不要見怪啊！」

馬歇爾中士的怪腔怪調的日本話，給淑多心裏帶來了無限溫暖。

「我以爲中士討厭我，不來了呢！」

「不會的！我在全日本，最喜歡淑多。我，不是謊話。嗨！禮品！」

馬歇爾今天拿來的不是牛皮紙袋，手裏拎着一隻大型的手提皮包，連皮包放在淑多面前。

「這麼多！」

淑多睜大了雙眸。

「在東京的PX，買了很多很多。我來去是坐飛機的，不在乎多帶東西……我覺得還嫌少呢！」

「不！這太多了，吃不了。」

「淑多小姐！」

馬歇爾盯住淑多看着：

「我要和你離別了。」

「嘛？」

淑多驚得一震。

「我必須要往北海道的旭川去。」

「啊呀！……」

「這是命令。我是軍人。所以，非服從命令不可。」

「……」

淑多的嘴唇直哆嗦。

眼看着唯一的倚靠就要失掉，她感覺好像脚底下是一片砂，就要崩潰下去似的。

「淑多小姐！你必須進醫院生孩子。你一定要這麼辦！我去給你關照。我付錢。」

「不！……」

淑多搖頭。

她覺得：事到如今，一切不管他了。反正自己是一個被幸運拋棄了的女人嘛！

「我一個人生！」

「不行！這樣子，你會死的！」

「沒有關係……你不用管！我就在此地，自己一個人生他下來。不要緊的！」

「但是……」

「馬歇爾先生！我不會再去死的。不會跳海的！」

淑多向他微笑。她至少想要對於這位神像一般的中士，表示一點自己的堅強。

馬歇爾第一次走進這節破車廂，兩手扶着淑多的肩膀：

「肚子裏的孩子，他的爸爸是美國兵吧？淑多小姐！」

「……」

「猜對了吧？」

「……」

「回答我！淑多小姐！」

淑多低下了頭，眼淚直湧。

「拿出勇氣來，告訴我！」

「……」

「淑多小姐！我想一定是這樣的。你必定是在琉球碰到壞的美國兵，遭遇了很大的不幸，對不對？」

淑多兩手掩住臉兒，點點頭。

「被我猜中了！……請你寬恕他！淑多小姐！」

馬歇爾中士兩手放在膝頭，恭恭敬敬地深深一鞠躬。

淑多忙說：

「馬歇爾先生向我道歉，反倒叫我爲難了。」

「爲什麼？」

「我曾經發過誓，要一輩子憎恨美國的軍人。所以，馬歇爾先生這麼一賠罪，這個誓願就堅持不下去了。」

淑多很正直地回答。

「爲什麼要繼續憎恨一輩子呢？」

「我恨！」

馬歇爾向她嘆了一口氣：

「淑多小姐！你信神嗎？」

「我認爲沒有什麼神！」

「神是有的哦！」

「如果眞的有神，我也不會這樣的慘。我沒有做過什麼壞事，然而卻受的是這樣的痛苦。」

「這是神在磨練你。」

「爲什麼要磨練我這種人呢？任憑他怎樣磨練，我也做不得好人了。越磨練我越壞，我越發要墮落！」

「多樂？」

馬歇爾似乎聽不懂「墮落」是什麼意思。

淑多提高了嗓音，斷然地說：

「我一定在這裏生孩子！」

馬歇爾沒有法子，點點頭，從褲袋裏抓出一團日本鈔票，給了淑多。

這筆錢，足夠淑多住院生產，躺一個月的費用，淑多感謝地收了，

野呂美智，就是這樣生下來的，一個不幸的女孩子。

（二）

野呂美智幼時的往事，全是籠罩在灰色之中的。

沒有一件在陽光之下，笑着跳着的回憶。

順着回憶的線索往上找，第一件使美智恐怖的，是火車裏擠得死人的光景。

美智被綑紮着，揹在母親淑多背上。

淑多生下她——一個青色眸子的女兒之後，現在好像後面有人驅逐似的，離開「尾道」，動身往東京去。

破爛的火車，沒有一扇車窗是完整的。擠在這種破車廂裏，美智有生以來第一次嘗到人世間可怕的滋味。

沒有經驗的人，再也想像不到，車子裏面，連上邊放東西的網棚都坐滿了人，大家擠成一團，連手脚都動不得。

三歲的美智，被後邊人擠得受不了，放開喉嚨大哭大叫，可是到後來，連哭喊的氣力都沒有了。

淑多想把美智解開放下也辦不到，只好像一個白痴似的，擠在人叢中發怔。

她似乎什麼都豁出去了，縱使美智被人家擠扁了也不管她了。

火車過了大阪，車廂才鬆動了些，人的身體可以動彈動彈了。淑多請身旁站着的一位白鬍鬚老人，幫着把美智解開，抱在胸前。

老人問她：

「你是從外國回來的嗎？」

看她指着一個混血的孩子，神情樣子又不像「盼盼」（譯者註：「Panpan」係日本戰後新語，專指以盟軍爲對象之「吉普女郎」而言，用「音譯」似乎更能傳神些。），臉兒還生得滿上品的，老人早就在懷疑：

——這個姑娘是什麼來頭呢？

淑多這時才二十歲。眉梢眼角，還留有處女清純的痕跡。頸項頎子線條細細的，很惹人憐愛。一種尚未成熟的小姑娘，備嘗艱苦的可憐樣兒，引起了老人的同情。

淑多低頭答道：

「從琉球來的。」

老人不忍再問下去，自己獨語道：

「唉！整個日本，所有的日本人，都落在難中了！」

淑多頭一次碰到，對於身邊帶着一個藍眼珠的孩子的女人，還能以和藹目光相投的人。對於人家骨碌碌的冰冷的視線，她早已習慣了，可是今天遇到溫和關懷的目光，想起世間的冷酷，不由地重新流出了眼淚。

到了東京車站，老人問淑多往哪裏去。淑多說：

「沒有目的地。」

老人想了想道：

「上我家去，好吧？」

淑多躊躇着，對於陌生人的好意，接受還是不接受呢？

「用不着客氣嘛，我是一個人住着，不必擔心！」

淑多鬆了一口氣：

「謝謝！拜託您照應！」

老人把淑多母女，領到世田谷松原町的一片清靜的地帶。

看這所幸而免於轟炸的房子的格局，可以想像得到：老人從前，是過着相當優渥生活的。

大門緊閉，老人推開門旁的矮門。問淑多：

「來！進來罷！」

淑多想不到能有這樣體面的房子住，反而有點疑眞疑幻。

她還不能相信：自己母女倆會碰到如此意外的幸福。

落在慘痛的底層的淑多，已失掉任何奇蹟出現的希望了。

果然——淑多的預感不幸而中。

這座照理沒有人在裏面的房子，居然有了人。

老人掏出鑰匙，正要去開玄關門的時候，忽然，門從裏邊拉開了。

老人吃了一驚，睜大了眼睛。

一個老醜的婦人，站在玄關門裏。瘦得像一隻螳螂，細細的兩隻眼，發着針尖似的變光。

「安枝！你？你……」

老人的態度，變得有些卑屈了。

婦人斬截地說：

「這裏是我的家。不許別人隨便進來！」

「話是不錯，不過……」

「你已自動地和我離婚，回『姬路』去了，所以，這房子是我的了。」

「我還以爲你一直在『仙臺』，住在高子那裏呢……」

「高子這個丫頭，脾氣和你一樣，我跟她合不來！」

「這房子既然是你住着，那就沒有法子了。我走就是了！」

「當然！這所房子本來是我父親蓋的。你既變成了外人，不能讓你再住進來了。」

「我明白。不過，今天剛從『姬路』來，太累啦。讓我暫住兩三天好不好？」

老人央求。

婦人不答話，冷酷的視線轉向站在老人身後的淑多母女。

老人連忙解釋：

「這一位是在火車上認識的。她無處投奔，所以把她們帶來的。」

婦人眉宇之間一陣歇斯的里的痙攣：

「堂堂陸軍少將，居然跟『盼盼』結了伴？嘿嘿！閣下竟墮落到如此地步了嗎？」

「盼盼？什麼話！她是琉球來的，怪可憐的……」

老人正要替淑多辯護，婦人攔住話頭，狠狠地瞪着他：

「一個生了混血兒、無家可歸的女人，你要同情她，照應她？嘿！請問閣下，您有這個力量嗎？不管你從前幹過陸軍少將也好，陸軍上將也好，現在，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跟要飯的叫化還有什麼兩樣！」

老人再也忍不住了，怒形於色：

「安枝！話可有該說的，也有不該說的呀！我是因爲當了戰犯，關進『巢鴨』監獄，恐怕連累你們，才跟你離婚的啊！」

「一點不錯！多承費心，我得謝謝您！自從三十年前，您入贅過來，住進這所房子，我就沒有過過一天像夫妻的日子，離婚還嫌太晚了呢……從今以後，我可要一個人舒舒服服地過日子了……您請便罷！」

婦女「碰！」地關上了門。

老人回頭一看，站在後面的淑多，已經不見踪影了。

淑多揹着美智，走到寬廣的大道上。

秋高氣爽的陽光之下，道路筆直地延伸着，一個過路人的影子也沒有。

漫無目的的淑多，在這空空蕩蕩的大路上踽踽獨行，越發加深了絕望之感。

時時有美軍駕駛的吉普，用飛快的速度駛過。

美智又餓又累，筋疲力盡地癱在媽媽的背上了。

突然，後面來了一輛吉普，「嘎！」地煞住，停在淑多身旁。

車上一個青年美國兵，一副 YANKEE 相，嘴裏一面嚼着橡皮糖，用很快的英語向淑多不知說些什麼。

淑多裝不知道，繼續向前走。

美軍把吉甫開得慢慢地，跟着她，嘴裏嘰嘰咕咕不停地說話。

忽然，淑多停住脚，「呸！」一口唾沫吐向美軍臉上。

美軍煞住車，跳下來，望淑多的臉上就是一拳。

淑多像稻草人似的倒了下去。

吉甫開走了。

淑多趴在路邊嗚嗚直哭，懶得爬起身來。

她背上的美智，也微弱無力地啼哭。

淑多下了決心：

——死了罷！

就在這時候，聽得有女人的聲音在叫：

「喂！……別哭啦！打起精神來，哭什麼！」

淑多抬起頭，向四邊望去。

一家木材堆場後邊，樓上的窗口，有一個女人伸頭向她望着。

這女人頭上紮着紅絲帶，嘴唇搽得通紅，一望而知是一個「盼盼」。

「怎麼了嘛？有膽量向老美吐唾沫，還抽抽答答地哭什麼嘛！」

淑多也不答話，正想掙扎起來向前再走。

「你等等！你等等！」

「盼盼」趕快套上一件通紅的睡袍，奔出公寓，追了上來。

一個塌鼻梁、長得非常難看，但是小小圓圓的一雙眼睛，小動物似的，清澄明亮，倒好像是個好人。

「盼盼」扶着淑多的肩膀，探身望望美智，微微一笑：

「你，無家可歸吧？……我一看就知道。」

「……」

淑多低眸望着對方的脚，不動，也不答話。

「盼盼」套着一雙涼鞋，十個脚趾甲都塗得通紅的，反而顯得齷齪。

她牽起淑多的手：

「上我那兒去罷！」

淑多一瞬之間，不由露出了畏怯的神情。

「盼盼」很敏感地看出她的意思：

「嘻嘻！……別害怕！不會拉你入夥的！只不過，看你這樣子，跟我一年之前完全一個樣兒，大家都是苦命的人兒嘛！放心！跟我來！好吧？……你不是沒有地方投奔嗎？」

淑多聽到這裏，又流出了眼淚。

這裏，眞是一個「盼盼」住的房間。

那時代，所有的人，都在拚命追求食物、衣服；而這間房裏，卻有許許多多令人變色動容的

東西，亂糟糟地，隨隨便便地，擺滿了一房。

壁上掛的衣裳：COCKTAILDRESS, SUITS, NEGLIGER。榻榻米上放的：威士忌、香烟、蛋糕，和肉的罐頭，全是舶來品。

代表戰敗國的悽慘的東西，只有放在窗口的一隻缺了邊的電氣爐子。

「我叫珊子。」

「盼盼」通過名，很敏捷地，把奶粉冲好開水，倒進漂亮的杯子，遞給美智。

「吃蛋糕吧？嗨！」

又遞過一隻大大的奶油「泡夫」。

她笑嘻嘻地望着美智大啖，似乎非常高興：

「你看你看！……掉下來啦！」

美智把奶油滴到膝盖上，珊子伸出食指，也不嫌髒，刮起來，「吧！」自己塞進了嘴。

淑多不知道這位素昧平生的「盼盼」，爲什麼對於這個混血的女孩子如此親切地招待。

美智吃完了，珊子又從 CABINET（裝飾櫥）頂上拿下一個金髮的洋娃娃：

「嗨！這個送給你！你看！跟你長得一模一樣，小臉兒多可愛呀！每天晚上抱着她睡覺啊！好吧？」

還幫她抱起。

美智好像做錯了什麼事一樣，畏怯地抱着洋娃娃，偷窺母親的臉色。

「還不謝謝珊媽媽！」

美智一鞠躬：

「謝謝！」

心裏一陣喜心翻倒，緊緊地抱着洋娃娃不放。

淑多兩手撐着蓆子，一個頭磕下去：

「眞對不起！」

「別這麼說！彼此一樣，『落在江湖內，俱是命窮人』哪！你怎麼有了這個孩子，我也不必問。不過，只因爲有了她，你大概想自殺總不是一次吧？剛才在那邊路上哭的時候，八成兒又想到要死吧？」

「是的。我準備一死了之。」

「跟我一年之前一樣……唉！女人總是命該吃虧就完囉！」

「……」

「不生，一點事也沒有，生下來了，心疼孩子，離不開啦！母子倆黏在一塊兒，又沒有吃

的！唉！女人哪，眞是倒霉！」

「……」

「你還年輕吧？」

「二十歲。」

「嗨！二十歲就做了媽媽，還逼得想自殺，可了不得！不過呀，女人哪，可有個硬勁兒唷！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硬起來可眞硬喏！你大概只知道女人的弱點，但是女人實在是很堅強的哦！」

「是這樣嗎？」

「當然是囉！對於男人，你只當他們是畜生就行了。你要這麼一想，心裏馬上就輕鬆啦。女人得堅強起來！……要是愛上了男人——即使不愛罷，你要想倚靠他，那就出了問題啦。『嘿！什麼東西！他媽的！畜生！禽獸！』你這麼一想，就什麼都不在乎了！」

珊子見美智抱着洋娃娃倒在蓆上發睏，連忙抱起她，送到薔薇花幔裏面的牀上睡下。

轉身出來，回到淑多面前，問道：

「威士忌，喝不喝？」

淑多連忙搖頭。

「喝酒好喂！喝得迷迷糊糊地，把什麼事都忘掉！」

珊子倒出威士忌，加了水，一口喝盡了。

淑多囁嚅地問道：

「您的孩子呢？」

「送到美國做養子去啦。一個沒有孩子的中士領去了。抱着孩子，我哭啊！哭啊！直哭了一個通宵，才交給了他。送走孩子之後，我呆呆地，發了四五天的怔。」

「……」

「就打那以後，我才開始掙錢的……掙！賺！聚起一筆大錢，我要開他一家大料理店！現在的世界，只要有錢，不管你從前賣淫也好，淫賣也好，人家就得向你低頭！嘞！你說對不對？」

「嘞嘞！……」

淑多點了頭。

——只要有錢……

珊子說的一點不錯。

——我要是有錢，也不致於慘得被美國兵打躺了呀！

淑多母女，由於這個偶然的遇合，便在這公寓原來放東西的三蓆房裏住了下來。

這家公寓，住的是專做美軍生意的「盼盼」，專跑美軍宿舍的音樂團的人，色情的領港，還有些看不出是什麼來頭的第三國人。珊子在公寓裏很吃得開，她讓淑多母女住進來，沒有人說一句閑話。

淑多找到工作，在銀座M百貨公司地下的專招待占領軍的舞廳衣帽間做事。

到了黃昏時候，美智就只剩下孤單單的一個人。呆呆地坐在三蓆房裏看家。

一到夜裏，公寓裏靜靜的一點聲音也沒有——住客全是靠夜間掙錢的人。

母親一出門，美智就開始啜泣。哭過一陣之後，把淑多給預備的晚飯吃了，然後悄悄地鑽進被窩去睡。

一個月之中，珊子也有兩三次過來，把美智抱到她的房裏去睡。

下雨，刮風的天氣，珊子懶得出去做生意，便來和美智一塊兒玩。

這時，珊子就簡直好像回到少女時代，爬在地上做馬，讓美智騎着，在屋子裏爬來爬去。或者編出些亂七八糟的鬼故事，故意嚇得美智往她懷裏鑽，再不就利用家具飾物，跟美智捉迷藏。

但是，有的時候，也會把美智帶過來，一面殺氣騰騰地大口喝威士忌，歪聲邪氣地發脾氣。碰到這種時候，美智便慢慢一點一點地向後退，躲了起來。

珊子一看，美智不見了，吼道：

「美智！跑到哪裏去啦？說話呀！」

不見美智應聲，便大聲罵道：「隨你的便罷！你這種多餘的人，死了也好！」

罵過了，又喝了一陣威士忌。

可是，究竟放心不下，搖搖晃晃地站起，在屋裏找了一頓，沒有！

「糟啦！」

這才急得變貌變色奔出房門大叫：

「可不得了啦！美智不見啦！」

空空的公寓，沒有一個人應聲。忽然想起，奔進三疊蓆的房間，發現美智安安穩穩地睡在她自己被窩裏。

珊子茫然地低頭望着美智天眞可愛的睡臉兒，「撲！」地一屁股坐到蓆子上：

「對不起，美智！原諒我！是珊媽媽不好！」

把美智抱將起來，在小嘴巴上親着。

睡得好好的又被鬧起來，只聞見一陣陣的酒臭；但是美智絕不掙扎，乖乖地像個洋娃娃。

美智是個不愛講話的孩子，也是個個性堅強的孩子。

珊子看到美智熬受孤寂的神情，便心痛得不得了。

一天夜裏——

美智忽然醒了。

不知什麼時候，母親淑多已回來了。

外套也不脫，表情黯淡，瞪着空中的一點。

美智第一次感覺到母親的臉兒可怕。

淑多手裏抓着威士忌的酒杯，突然，咬着牙恨恨地叫道：

「媽的！……」

把杯子向牆上扔去。

一頭栽倒，伏在蓆子上痛哭。

美智望着害怕，悄悄地爬起來，偷着開開房門，出去了。

美智進了珊子的房間。

珊子正和同夥的「盼盼」、音樂團的樂師們在打麻將。

美智悄悄走攏珊子跟前：

「珊媽媽！」

「什麼事？美智！」

珊子一邊洗牌一邊問。「媽在哭呢！」珊子聽了這怪可憐的孩兒腔，轉過臉兒來看美智。

見美智眼淚汪汪地，便倏地站起，往三蓆房裏走。

淑多還在嗚咽。

「你這個糊塗娘們哪！」

珊子開口就罵：

「我不是跟你說過了嗎！不要愛上男人，不要相信他們……」

「……」

淑多坐起身，垂頭不語。

「上了他們的當，還哭呢！我一看你這樣子就冒火兒。今兒個頭一次，饒你初犯，明天再淌眼淚，我可不答應呀！……你要愛，愛美智一個就夠啦！明白沒有？渾蛋！」

珊子說過，匆匆便走。

這天夜裏，美智被珊子抱着睡了。

打從這一回之後，不久，淑多變了，打扮得花花綠綠，完全一副靠夜間掙錢的裝束了。

(三)

七歲。

美智進了小學校。

行開學禮的那天，沒有父母兄姊陪伴，單獨一個人往學校去的，恐怕全日本也只有美智一個。

擔任一年級的女教師，聽說美智是一個人來的，大爲驚訝。

她知道美智家裏只有母女二人，便問她：

「媽媽呢？病了？」

美智一雙澄澈的青色眸子睜得大大的，抬頭望着老師，也不說話，只是搖搖頭。

「是不是有事出去了？」

「不知道。」

「不知道？」

「拿着皮包，出去了。」

「哦？幾時？」

美智扳着手指頭數着。

五天之前。

「出去了？媽媽她不回來啦？」

「唔唔！會回來的。」

「這是怎麼回事？……你的媽媽，常常不在家嗎？」

「嗯！」

——這孩子的母親，必定是專做美軍生意的「盼盼」！

女教師看到美智的臉兒，就懷疑到這一點，現在更加確信了。

「媽媽不在家的時候，你一個人怎麼辦呢？」

「……」

「有人照應你嗎？」

「唔唔！」

美智搖頭。

「那麼，吃飯怎麼辦？」

「一個人吃呀！」

「一個人？眞的一個人吃？」

「買麵包，再冲牛奶……」

「哦！好乖呀！」

女教師覺得這孩子眞可憐，輕輕地撫摸她的頭。

如若女教師實地看到美智的生活狀態，一定會覺得太可憐，也許要自告奮勇來撫養她了。

從那以後的五年之中，淑多完全變了。

她變成一個拚命積聚錢的錢鬼。那一天，她聽到珊子說：

「只要有錢，不管你從前賣淫也好，淫賣也好，人家都得向你低頭……」

她便下了悲壯的決心：

——只要有錢……

——我要是有錢，也不致於慘到被美國兵打躺了！

淑多便照她的想法去實行了。

但是，她那時候，究竟還丟不開二十歲小姑娘的美夢。她到銀座M百貨公司地下的占領軍專用的舞廳衣帽間工作，拼命地儲錢。可是不久之後，禁不住那舞廳樂隊的一個樂師的巧妙誘惑，

她愛上了他。

偏偏這個男的是最惡性的專吃女人的壞蛋。

淑多好不容易積聚起來的錢，都被他吸得乾乾淨淨，結果還被他拋棄了，逼得她幾乎又要自殺。

就在這件事之後，淑多眞正地下了決心：撈錢！

她沒有像珊子那樣公然地做「盼盼」，但是卻變成比「盼盼」更冷酷的女人。

她哄騙男人，也不是隨隨便便地騙騙就完事，而是澈底地騙——弄他們的錢——因此，淑多的積蓄，眼看着增加起來了。

爲了這個，淑多好幾次幾乎被男人殺掉。但縱使在那一瞬之間，淑多仍然不除下她的假面具，也不叫喊，也不反省。

那些男人多半反而向淑多低頭屈服，要不就是驚訝之極而自己告退了。

五年功夫，淑多儲蓄了二百多萬，拿這筆錢，在銀座裏街，開了一所叫「DON」的酒吧。

淑多雖然從自己心中把女人的溫柔逐出，可是她卻完全蛻化成一隻銀座的美麗的夜蝴蝶。

她身上蕩漾着的美麗，能叫人一瞥之下，把她當作戰前出身於上等家庭的小姐。

美智進小學校的那一天，淑多和借了一百萬給「DON」酒吧的實業家，上「伊東」遊玩去

了。

一百萬的款子，就是那一天到期。

淑多便提供肉體，抵銷了這筆債。

美智的不幸的學校生活，就是這樣開始的。

美智升到三年級，臉兒和姿態，美得叫任何人都要爲之瞠目相視。

一天早晨，淑多倒像纔發現似的，凝望着喝着牛奶、咬着麵包的美智。

「美智！大家都說你美麗吧？」

「嗯！」

「人家誇你美麗，高興吧？」

「嗯！」

美智天眞爛漫地一面點頭，繼續吃她的早餐。

淑多望着孩子，想起自己並沒盡到一份做母親的責任，而孩子卻不知不覺地出落的這麼好，不由地心裏一陣發燙。

她衝動得想要抱緊了美智，貼着臉兒親一下。

可以說：淑多心裏的母愛現在開始萌芽了。

「美智！」「什——麼？」

「你喜歡媽媽？還是討厭媽媽？」

美智訝異地望着媽媽。

爲什麼母親突然問起這句話來，她想不出是什麼道理：

「媽媽眞奇怪！」

「奇怪？問你喜歡還是討厭就奇怪嗎？」

「嗯！媽媽是美智的媽媽嘛！」

「……」

淑多凝望着美智，雙眸頓時汪出了眼淚：

「原諒我！美智！……媽媽不好……」

「沒有的事！媽媽忙嘛！」

美智像大人似的回答。

淑多越發心裏過不去。

自己對自己說：

——爲了美智，我非做一個好母親不可！

「美智！帶你出去玩玩好吧？」

「媽媽！眞的？」

美智臉兒發了亮。

到現在爲止，只有珊子帶美智到「上野」的動物園去了一次，自己的媽媽從來沒有帶她出過門。

「媽媽！眞的帶我去玩？」

「好好！一定。美智喜歡上山？還是到海邊去？」

「海邊好哇！海，很大很大吧？」

「對！很大很大呀……好！就這麼辦。這個禮拜天，我們到『江之島』去！」

「我眞高興！」

美智撲到淑多身上。

淑多大概有好幾年沒有抱過自己的女兒了。

她把美智抱得緊緊地，以致於美智難過得要掙扎。

母女同樣的血脈，這纔第一次互相流通，暖暖地溶化在一起。

這是最初——也是最後的一次。

這天早晨，淑多第一次親自把美智送到學校，心裏充滿了做母親的愉悅，往「DON」酒吧去了。

放學之後，美智回到公寓，不出一會兒，珊子忽然來了。

珊子已洗了手不幹「盼盼」，目前在有樂町一所大樓當打掃婦。

由「盼盼」而改行做了打掃婦的，只怕珊子還是頭一位。

如若指着現在的珊子，告訴人說她是「盼盼」，誰也不會相信。

頭髮也不燙，紮成一把，臉上連雪花膏都不搽，身上一套洋裝，也是百貨公司廉價部裏掛的那種最不起眼的樸素貨色。

「嗨！美智！你最喜歡的『奶油泡夫』！」

珊子把手裏拎的蛋糕盒子交給美智，屁股坐到蓆子上：

「唉！好累！」

「珊媽媽！給你搥搥肩膀好吧？」

「不必啦！」

珊子微弱而寂寞地向美智微笑。

美智繞到珊子背後，替她搥肩膀。

「你媽媽現在還是三天四天地叫你一個人睡嗎？」

「嗯！不過，媽今天早晨說了，這個禮拜天，要帶我上『江之島』玩去呢。」

「那可好！媽媽一向太不照應你了！」

「……」

「你家媽媽呀，現在正拼命地掙錢哪……我從前也是這麼想來着，只要有錢，人家就不會瞧不起我。只有錢，是世界上唯一可靠的東西。實在的，有錢是最好不過了。人要有了錢，就可以蓋起大房子，用上五六個下女，過着跟女皇帝一樣的日子。不管上銀座哪一家店，住哪一個旅館，大家都向我樸禿撥禿地直鞠躬。也可以上外國旅行……不過，現在可明白啦！無論什麼事還得和自己的身分相配稱才好。我們這些幹『盼盼』出身的，任憑你怎麼拼命賺錢，也不過如此。而且，過分勉強了，就跟氣球一樣，脹得滿滿地，『拍！』炸啦！剛打完仗之後，做黑市買賣賺了錢的那批傢伙，還不都像水泡兒似的消滅了！……能夠每天有飯吃，平平穩穩地過日子，這就得謝天謝地了。可是，等到我明白了這層道理的時候，已經過了三十五啦！」

珊子自己發了一頓牢騷，嘆了一口氣：

「好了！美智！謝謝你！」

叫她不要搥了。

珊子似乎對於人生大澈大悟，和從前一晚能喝一瓶威士忌那種荒唐瘋癲的情形，簡直換了一個人。

這天，珊子給做了晚飯，美智算是享受了一個溫暖快樂的晚上。

她的話也多了，把學校的事，公寓裏的事，一件一件的說給珊子聽。

珊子一面「嗯！哼！」的附和答應，心裏一面在讚美：

——看這孩子，雖然一個人孤獨地過日子，可是一點也不乖僻，一點也沒有變壞呀！

美智留她：

「珊媽媽！今天在這裏睡罷！」

「唔！……」

一個月只有一天的公休，上美智這裏來了半天，感覺得一種溫暖的氣息，也就懶得回去了。

「住在這裏嘛！」

「好罷！也好久沒跟你媽媽見面了。」

「好極了！就這樣決定啦！」

美智高興得不得了。

珊子什麼都不想，一心一意地編着花邊。

幔子那邊的牀上美智睡得正沉。

過了一會兒，抬頭望望檯鐘，已經半夜一點了。

淑多至早也非到這時候不回來。有時遲到三點四點也是常事。

珊子心裏一陣難過：

——可憐！美智天天如此，一個人吃飯，一個人睡覺，這孩子多孤獨啊！

對於一個小孩子，還有比這更不幸更寂寞的生活嗎！

珊子知道：每天早晨，美智也是一個人起牀，悄悄地打開罐頭，吃了早飯上學校去。淑多當然有推託的理由：因爲自己夜裏回來很晚，早晨起來不得。但是珊子總是埋怨淑多。做母親的，不管夜裏多麼晚，至少早晨也該母女兩個一塊吃早飯呀！像這樣子，對美智豈不太冷淡了嗎？

珊子對於淑多這種辦法，最爲反對。

不錯！小孩子是強靱的，不論把她放在怎樣不幸、慘苦的環境之中，她總能忍受，照樣可以成長起來。

話雖如此，可是把孩子丟在這種環境裏不管，這不是大人的罪過嗎！

——今天夜裏淑多回來了，還得再說她一頓！

珊子自己尋思：

——與其好容易帶她上「江之島」去一趟，還不如天天早晨起來一塊吃一頓飯呢。這對於美智不知道多麼幸福呢……

咚咚咚！

有人來敲房門。

——誰呀？

淑多自己身上有一把鑰匙，她關照過美智，房門經常是鎖着的。

今天因爲珊子在這裏，所以房門沒有上鎖。

珊子大聲答應：

「門開着哪！」

一個目光銳厲、服裝不整的人，推開了房門。

珊子一瞥之下，不由地驚得一震。

這人一見珊子，也皺起眉毛想了想：

「喝！這不是珊子嗎？」

他是築地警察署的「增本」刑警。

走進房來，問道：

「你，和野呂淑多是朋友？」

「噯噯——淑多出了什麼事嗎？增本先生！」

「唔！……」

增本刑警不直接答覆：

「野呂淑多有個孩子吧？」

「有啊！在那邊睡着哪！」

「幾歲了？」

「大概十歲，也許十一了吧？」

「聽說是個混血兒，對不對？」

「噯噯！眞可愛，出落得像『天使』似的！」

「是你在此地照應孩子？」

「不！我現在在國際大樓當打掃婦。有時上這兒來，看看這孩子。打從她吃奶的時候起，我

們就很熟，可愛極啦！」

「你倒不錯啊！說洗手就洗手，眞的不幹啦，了不起！」

「您別誇獎啦！倒是淑多，究竟怎樣了？」

「唔！……」

增本刑警摸着唇邊的鬍子椿兒，沉吟了一會：

「野呂淑多被人砍了！」

「噯？」

珊子嚇的一大跳：

「爲，爲了什麼？被，被誰？」

「DON 酒吧的掌櫃的。」

「啊呀！……」

珊子睜圓了眼睛，嘆了息。

「送到醫院去了……沒有救。」

「沒，沒有救？那，那可怎麼好！……」

珊子哀叫起來了。

增本刑警臉上顯得很爲難：

「醫院裏說：一點辦法沒有。……怎麼辦？帶小孩子去不？不過就是帶了去，本人也活不轉來了……」

他來的時候，本來以爲只有美智一個睡在家裏，心想把她叫醒帶到醫院去又太殘忍些，正在沒有主意，不想卻碰到珊子。

「增本先生！」

倒好像刺死淑多的兇手就是增本刑事似的，珊子狠狠地瞪着他：

「她們是母子二人相依爲命哪！母親死了，帶孩子去見最後一面，這總是應當的吧？」

「我明白！……」

增本刑警的臉上表情，越發顯着爲難。

「爲什麼不讓她們見見面呢？」

「致命傷在肚子上，可是，臉上挨了好幾刀哩！」

「啊呀，嘖嘖嘖！」

「整個臉兒都蒙了繃帶，給孩子看了，害怕呀！」

「那也沒有法子，只好帶她去了！」

珊子倏地站起，過去把美智從牀上抱起來，給她穿衣服。美智一切莫名其妙，只聽珊子打發。

坐上外面等待着的車子，珊子想：這得先讓美智知道一下，心裏好有個準備呀。

可是，這話，怎麼個說法呢？

珊子想來想去，沒有適當的話來開口，只好指指美智：

「增本先生！請您告訴她罷！」

「唔！」

增本刑警把手放在美智頭上，想要張口，也是找不到適當的話，皺起了眉毛。

「珊媽媽！」

美智仰面望着珊子：

「媽媽出了什麼事呀？」

珊子被她一問，再也忍不住了，「喔！……嗚嗚……」嗚咽着彎下腰，抬不起頭。

美智盯着珊子，大大的眼睛眶中，慢慢地湧出眼淚。

她敏感地察覺到：媽媽已不在人世了。

眞是一件莫名其妙的凶殺事件。

淑多發現掌櫃盜用了店裏的錢，便一頓臭罵，馬上把他開除了。她罵得也過了分，掌櫃的又是個急躁脾氣，一怒之下，抄起把水果刀便戳過來。

別的原因一點也沒有，簡單之至。

如若淑多罵的話不太刻毒，掌櫃必然乖乖地走路無疑。眞可說是一場無緣無故的平地風波。只好說是淑多的前生寃孽，命該如此了。

淑多橫在醫院的病牀上，眼睛、鼻子、嘴，全蒙着雪白的繃帶。她死而有知，只怕也覺得死得不明白，死得不甘心吧。

珊子和美智被增本刑警領到病房的時候，淑多的靈魂，早已離開她那薄命的軀殼了。

「淑多！……」

珊子竦然站住。

美智靠着珊子，青色的眼睛睜得大大的，一瞬也不瞬。

珊子跌跌撞撞地撲向病牀，美智站定了不動。

她覺得：躺在牀上的不是媽媽。而完全是另外一個人——她茫然了。

「淑多！你，你眞糊塗透了……」

珊子大聲叫着，一屁股癱在地板上了。

美智腦子裏朦朧地描繪着，今天早晨，媽媽頭一回送自己到學校的慈愛情狀。

她覺得：似乎現在回到公寓去，說不定媽媽在房裏等着，笑着一把拉過她：

「美智！上了當吧？媽媽不是好好地在這裏嗎！」

還像今天早晨一樣，把她抱得緊緊的。

所以，美智在疑眞疑幻的心情之下，一點悲哀之感也湧不上來。

（四）

都城正也，昭和三十八年三月，考取了東都大學文學院。

入學考試分第一次第二次舉行，兩次發榜，正也都沒有去看。

第一次考試發榜的那一天，他正在日比谷公會堂，閉着眼睛，沉浸在世界三大名手之一德國名鋼琴家訪日公演的甘美的琴韻之中。

傍晚，走出公會堂，沿着皇宮邊的御城河，一個人正倘佯着，身邊駛來了一部日本貨的破汽車。

車上是他的同班同學高本俊二。

俊二身旁還有個姑娘，似乎比他大兩三歲，一隻端正的鼻子，一望而知是經過美容整型的。

高本俊二叫住正也：

「上來！」

正也無表情地搖搖頭，仍然向前走。

「喂！正也，考取了學校怎麼反倒悶悶不樂的？」

高本俊二也考了東都大學。

今天去看榜，自己落選了。

榜上卻有都城正也的名字。

高本俊二藉口考不取灰了心，準備四五天不回家。

生性逍遙自在的俊二，想到學校考不取又要用一年的功準備考試，心裏實在膩透了。

於是，他打定主意，要到什麼山上去盤桓四五天，玩個痛快。

現在碰到及了格的正也，心上未免有點火來，但看正也這副憂鬱的神氣，卻又覺得詫異。

他把車子開得慢騰騰地，叫道：

「喂！你這是怎麼啦？正也。」

正也不高興地搖頭：

「別管我！」

「去你的罷！」

俊二的破日本車，沒入車輛的洪水中去了。

正也雖從俊二口中聽到自己考取的消息，但並不感覺高興。

考試之前，自己並沒有怎麼拼命準備。正也繼續向前走，一會兒，走到「四谷見附」的堤上。

眼底下，高架電車不斷地來往着。

暮靄蕩漾着。正也就喜歡這種好像自己失掉視力似的，一切東西都溶化在暮靄之中的光景。

街上噪音很厲害，但是這樣呆呆地竚立着，噪音也好像離得遠了。

正也坐了下來。

定神一看，在四五公尺外，那邊也有一個人坐在那裏不動。

是個女學生，身上穿着附近F學園的制服。

正也眼睛睜大了。

因爲女學生的側面臉兒，端整得近於神秘——太美了。

正也家裏的客廳中，有他父親從羅馬帶回來的一尊大理石的維納斯神像。這個女學生的側面臉兒，就和那石像一個模樣。

尤其她在正也的無意之中出現，更見神秘。

籠罩在暮靄之中，格外顯得美麗。

正也屏住氣，凝望着她的臉兒。

女學生對於正也的視線，似乎毫無所覺，臉向着前方，動也不動。

正也衝動得想叫她。

但是，她那冷冷的側面臉兒，似乎正在拒絕旁人說話。正也終於站起身，慢慢地向她走近。

他走到女學生背後，站停下來，沒有做聲，而從口袋裏掏出一片橡皮糖，好像松枝滴露似的，拍！落在她的膝上。

女學生好像被他驚醒，抬起視線來，正也已不在那裏了。

她也沒有開口說什麼。

正也慢慢地走遠了。

走到必須要下堤的地點，回轉頭來，只見她還在原來地點。淡淡的影子溶在暮靄之中，依然一點不動。

這時，正也微笑了。

正也的家，在從「江戶川橋」開往「護國寺」的電車道，向川彎進去的「關口臺町」。

相當寬廣的一宅舊式房子。

母親和正也兩人，在這所房子裏，住了十年。他的父親，只有每個禮拜的星期六傍晚來一次，一到半夜就不見他的踪影了。幾年以來，這個習慣從來沒有改變過。

正也的父親，是人稱財界之怪物的安森靖一郎。

母親是從戰前到戰爭期中，風靡一世的電影明星御室道子。

正也，是安森靖一郎第三位姨太太生的。

安森靖一郎在東京都內，有四處外宅。另外，在京都還有一個小公館，那裏住的是一個祇園的藝妓，他每一個月都要去一趟的。

安森靖一郎的大太太，一個孩子也沒有，而五個姨太太，每人至少有一個孩子，多的還生了三個。

在財經界內，大家都在猜想：安森靖一郎在這些庶出的孩子之中，將來以哪一個做他的事業繼承人呢？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大家時常在背地談論，男孩子一共有四個呢！

「田園調布」外宅的是大兒子，已在東大畢了業，現在在安森擔任社長的七家公司之中的一個公司裏當營業部部員。老二還在工業大學上學。「中野」的外宅，有一個進了東都大學經濟系的兒子，「淺草」的姨太太有一個男孩還是中學學生。這「關口臺町」的小公館。就是正也一個。

安森靖一郎今年整六十歲。他的財產，有人說是四十億，也有人說只有三十億。他經營的公司之中，特別是太平洋電器股份公司，袖珍收音機和電視機的大量生產，有日本第一之稱。不論在美國在歐洲，提起「我想」牌收音機；都是大大有名的。

他的神經堅強如鐵，不知疲勞爲何物；在公私生活上，都發揮着驚人的精力。正也，可以說是由於他超人的活力被擠出來的一個微小分子。

正也回到家，聽到會客室裏母親的笑聲。

正也不喜歡母親的聲音太顯得年輕悅耳。尤其是她那笑聲之中含着媚意，恨不得掩起耳朵不去聽她。

母親過去是大明星，現在仍舊好客好交際，不是酒會就是看戲，每天都要出門，只有父親要來的禮拜六那一天在家。

雖然四十二歲了，美貌依然不減。

二三年之前，偶然看到過一回母親的裸體，豐盈，白潔，幾乎令人嘆息不敢正視。

正也竭力避免和母親出外，就是因爲母親太顯得年輕美麗。

——關藤五郎又來啦！

正也直覺地感到：會客室裏的客人，正是他最厭惡的那個人。

關藤五郎在戰前也是電影明星，現在擔任着民營廣播電臺的董事。

正也早就看出母親和關藤五郎的關係不尋常。

他走進樓上自己的房間，把身體「咕咚」摔到牀上。

回想着今天在「四谷見付」堤上碰到的那個女學生的神秘的面影。

不知怎麼的，印象不能完全再現，只有那溶在暮靄之中的淡淡的影兒。

「媽的！」

正也低聲叫着，跳起了身。

他想：會客室裏有一座大理石的美神像，看了它一定可以喚起回憶。

但是，會客室裏，現在有關藤五郎在那裏，照時間上看起來，至少他還有兩三個鐘頭不會走的。

「媽的！」

正也又恨恨地罵，在房裏踱來踱去躊躇了一會。

——不管他！拿出來好了！走到會客室門外，裏邊靜悄悄地一點聲音也沒有。笑聲也沒有，談話的聲音也沒有了，這是什麼道理？正也憑他的直覺就可以知道。他輕輕地擰轉旋把，推開了門，果然——

關藤和母親，在長沙發上擁抱着接吻呢！

正也見母親的和服下擺掀開，露出白白的小腿，氣得眉毛「劈劈」地抽筋。

他躡手躡脚走過去，正要去拿放在樹上的美神像，關藤和母親才知道有人進來，兩人放開了手。」

「正也！拿這個做什麼？」

「拿到我房裏，觀賞幾天。」

正也抱着大理石像要走。

「你等等！」

母親叫住他：

「正也！有話跟你商量呀！……坐下！」

正也遲疑了一會，勉強在圓凳上坐下。

「關藤先生哪，這回當了電視公司的節目部長啦。他決定要把短時間的電視劇，改爲一小時到一小時半，演出本格的戲劇。勸我趁此機會出山，演個主角。……正也！你看怎麼樣？」

不知道是因擁抱而陶醉，還是提到演電視劇而興奮，母親的臉兒特別顯得美麗。

正也恨不得給關藤劈臉一口唾沫，捺住性子答道：

「很好哇！」

「正也也贊成嗎？」

「贊成呀！」

「不過，這戲齣，演的是中年女性的畸形戀愛唷！愛上了一個年紀小上十五歲的大學生，結果毀了自己。媽媽演這個，正也不覺得難爲情？」

「沒有什麼！媽媽就是演一個禮拜挨個兒愛上七個男人的戲，我也不在乎！」

「看你說得這麼惡形！」

母親兩手捧住紅紅的臉兒。

「失陪了！」

正也故意鄭重地向關藤行了個禮，抱起美神像，出了會客室。

走到甬道裏，低聲罵道：

「猪狗！」

正也回到自己的房，但已無心去看美神像想那女學生的面貌了倒在牀上，閉起眼瞼，母親和關藤的一副情景，又清清楚楚在暗中浮現出來了。

——媽的！猪狗！

正也全身沸騰着，恨不得一拳打死關藤的狂妄貪慕。

有人來敲房門，聽得小森祥子在門外叫：

「正也！開飯了！」

小森祥子不是下女。她是御室道子從前大明星時代的好友小森和枝——也是女明星——的女兒。

小森和枝是一位無比的好人，一直受着男人們的欺騙，日漸沒落，到日本戰敗投降的那一年，她在「山梨縣」的山裏的疏散地，瘦得只剩皮包着骨頭，死了。

祥子依靠祖母，讀完高中，到東京來投奔亡母的好友御室道子，就在此地住下，幫着料理家事。她今年二十歲。

正也坐起身來，望望祥子：

「有話跟妳說。」

「什麼呀？」

祥子進來了。

她生得瘦瘦的，整個身體硬硬板板地，一點魅力也沒有。臉兒也是冷冷的，言語、動作，都缺乏女孩子的溫柔。

她的一切，都似乎帶着孤貧出身所養成的乖僻彆扭。

「祥子，戀愛過沒有？」

正也筆直地盯着祥子問。

祥子的表情好像在說：問這種怪話幹什麼。

她用生硬的口吻回答：

「我，討厭男人！」

「眞的嗎？」

「您現在在戀愛嗎？」

「哪裏來的對象呢！」

「那麼爲什麼問這些話？」

「如果你從來沒有戀愛過，我想你不妨試試看好不好？」

「試試看？」

「是呀！和我！」

「和我？」

「啊！和我呀！」

「……」

祥子不做聲，望着正也，忽然一骨碌掉轉身，想要走出去。

正也突然從牀上蹦起來，一把將她抱住。

「啊……您做什麼？」

祥子掙扎。

但是，她並沒有拚死拚命的掙扎。

祥子被仰面撳倒在牀上，嘴裏喊叫：

「不要！饒了我……正也！你欺負人！」

但是，手和脚，一點也不使勁。

正也把嘴壓上祥子的唇。

祥子的臉兒擺了幾擺，立刻，乖乖巧巧地，不動了。

這一個吻，接得很長很長。

突然，門被人打開，祥子用力推開正也，起了身。

正也慢慢地轉臉向房門那邊望去——

母親沈着臉兒，僵硬地站在那裏。

正也是預算到母親一定會來，才向祥子露了這一手的。

母親和關藤的秘密，被正也親眼看到，她不會滿不在乎，一定要準備好詞兒上樓來解釋，正也算好時間，要向母親報復。

祥子等於是被正也利用來報復的犧牲品。

祥子下不了臺，從母親身旁穿過，溜往樓下去了。

母親定睛瞪着正也：

「祥子和你，從幾時起這樣的？」

「……」

正也故意不答。

「祥子有什麼惹你愛的魅力呀？」

「玩玩嘛！遊戲嘛！」

正也悍然地賭氣說。

「這是最危險的遊戲！」

正也走近桌上放的美神像，向她冰冷的嘴唇接了一吻。面對着母親道：

「媽媽方才玩的，就不是危險的遊戲嗎？」

「我們是大人，有限度的，知道自制，也知道保守秘密。」

「如果我向爸爸告了密，怎麼辦？」

「正也！」

母親的喊聲，飽含着憤怒。

正也轉身面對着母親：

「媽媽！我們這兩三天不要見面罷！不然的話，我恐怕想要殺媽媽了！」

母親臉上掠過了一陣戰慄。

這是正也的東都大學第一次入學考試發榜的那一天的事。

第二次考試發榜的那天。

早晨很早的，正也被祥子驚醒了。

覺得有人進來，正也睜開眼，看見祥子站在窗口向院子裏望着。

離開接吻的那天，已一個禮拜。這一個禮拜之中，正也沒有和祥子說過一句話。

祥子的態度也冷冷的，正也也不自動地向她開口說話。

祥子爲什麼今天招呼也不打，跑進房裏來？正也有點莫名其妙。

正也坐了起來，祥子慢慢轉過身：

「正也！一句話要跟你說說清楚。」

「什麼？」

「對於一個女人，最初一次的接吻，是很大的一件事。」

「……」

「我從那回以後，一直在想着那一天的經過。」

「……」

「我想的是：我容許你跟我接了吻。」

「那是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硬吻了你的啊！」

「不！我如果拒絕，還是可以拒絕得了的。不過，我沒有拒絕。」

「……」

「我，原來是喜歡你的。這一點，現在明白了。」

祥子越是當作一件大事這麼說着，正也越是膩煩。

他也不答話，趕快穿上衣服

「正也！」

祥子走上前來，捉住正也的手腕：

「愛你呀！我愛你呀！」

嘴裏像發高燒的病人說胡話似的，身體向正也靠將上來。

這一來，正也被她引起了狂暴的慾情：

——幹她一傢伙罷！

這時，他的視線，偶然地轉到桌上的美神像。

那個女學生的面影，又從美神像的臉兒上浮現出來了。

出其不意地，正也推開祥子，跨出了房門。

「正也！」

正也被她這哀叫的呼聲追趕着，奔出了家門。

但是，他並沒有往東都大學看榜去。

正也到了上野公園，走進博物館，在千年之前的佛像前面，盤桓了半天。

然後，到銀座，看了一場以殘酷號召觀衆的 DOCUMENTARY 電影（半記錄性的電影）。

等到黃昏時候，正也又出現在四谷見付的堤上。

不想，那女學生比他還來得早，正坐在原先那老地方呢。

正也的心臟，跳得聽得見聲音了。

這一天，沒有暮靄。

但是女學生的側面臉兒，映在夕陽之中，仍然顯出一種神秘的美。

正也走近了，女學生才把視線轉過來。

正也「咕！」地嚥了一口唾沫——女學生的眸子是青色的。

站在她身旁，故意用不良少年的口吻說：

「今天沒帶橡皮糖啦！」

女學生嫣然一笑道：

「我帶着有呀！」

「我可以在這裏坐坐嗎？」

「請坐！」

「正也一坐下，女學生便遞過橡皮糖來。

也正說：

「說實在的，我並不喜歡橡皮糖。上一回也是偶然帶在身上的。」

「是嗎！……我也是那天你給了一塊，才頭一次嚼橡皮糖的呢！」

說過話，兩人默默地並肩坐着，凝望着黃昏的景色。

這位女學生，就是野呂美智。

（五）

這一年的夏天，都城正也和野呂美智第三次邂逅，地點在「輕井澤」。

正也駕着一部破吉甫，裝了七個小小的小學學生，正在爬三百八十幾個彎的碓氷嶺。

吉甫是一萬五千塊錢向一個美軍中士買來的，孩子們是活躍於電視、廣播中的「阿是奶酪」劇團的小演員。

孩子們嘰嘰呱呱地吵着叫着，正也由他們去嚷，自己板着個臉，旋着方向盤。

再轉四個彎，就到半山了，迎面看到一部車子，車頭箱蓋子掀開，嘴張得大大的停在那裏。

也是一部快要報廢的福特。

正也正要擦着它穿過去，眼角一掠，倒又是一怔。

他看到站在斷崖邊邊上的一個少女的側面臉兒。

一點不錯，她就是今年春天在四谷見付堤上兩度相逢的那個女學生。

今天也和那天一樣，她雙眸遠遠地凝望着谷間的密林。青色的瞳子固定着不動，是這個女學生的特徵，正也煞住吉甫，平淡地向她招呼：

「你好哇？」

野呂美智轉眼望着正也。

正也被她的美麗所震懾，好似看到耀眼的光亮，蹙起了眉峯，問道：

「你一個人開來的嗎？」

「不是！」

美智搖頭——沒有表情。

「沒有司機嘛！」

「走路去找修理的人去了。」

「哼！」

正也鼻子裏哼了一聲：

「你不會駕駛嗎？」

「不會。」

美智又搖搖頭。

「阿哥！我會！」

七個孩子之中，一條尖嗓子叫着——小學六年級的一個早熟的女孩子，名叫「荷配」：

「我跟爸爸學會的，放心！」

「好的！」

正也拿粗麻繩把吉甫和福特繫上。美智草草寫了幾個字，放在福特車後面地下：

『我們在前面，慢慢地開，跟上來罷！」

荷配抓着福特的方向盤，得意洋洋地叫道：

「O·K！」

美智擔心地望望正也：

「不要緊嗎？」

「小鬼比我們還靈！」

正也開動了吉甫。孩子們從左右伸出頭去，大聲叫嚷着給荷配打氣。

「開福特來的，是你父親？」

「不！神父。教會的……」

「神父？」

「噢！我在那位神父家裏。」

「在他家裏？你？」

「我就是孤單一個人。被神父收養的。」

「唔！……」

正也不問什麼了。

爬到了半山，正也命令孩子們：

「到啦！孩子們！一齊唱歌！唱『啤酒桶子破而開』！」

孩子們一齊高聲唱起來了。

正也也跟着唱。

美智一雙青色眸子，睜得大大地，盯住正也的側面臉兒。

這些小演員，是來拍電視劇的外景的。這齣電視劇，由御室道子——正也的母親主演。故事的內容是一個女人，生性善良，一個接一個地換男人，一直上當受騙。最後，當了高原地帶的小兒結核療養所的看護婦，纔在孩子們的世界之中，找到溫暖和幸福。

「阿是奶酪」劇團的孩子們，就是來扮演結核病人的。

到了「輕井澤」車站前的廣場，正也把福特和吉甫解開：「在這裏等着罷，最好找了。」

「謝謝！」

美智嚴肅地，好像要把自己的眸子叫正也眼睛吸進去似的道謝。

正也故意毫不留戀地上了吉甫車。

不想，美智奔了過來，問道：

「明天，我們可以見面吧？」

「明天我要開車往『長野』去！」

正也從沒有想到什麼「長野」，這時忽然說了出來。

「帶這批孩子去？」

「不，一個人。我喜歡一個人開快車兜風。」

正也說過，開動了吉甫。

向「南輕井澤」的旅館駛去，正也一面心想：

——我爲什麼對她這麼冷淡呢？

他自己也不明白。自己覺得對自己很不了解，不禁煩躁起來，「嗚！」地一下，開足了速度，車上的孩子們都嚇得怪叫。

到了旅館，正也向櫃着取了房間的鑰匙，立刻躲進房去。

倒在牀上，大概過了十分鐘左右，有人來敲房門了。

進來一個素不相識的年輕的男客，渾身上下，穿着打扮，一點破綻沒有，整潔異常——正也眼睛睜開一條縫望着。

這人取出一張名片：

「我叫這名字……」

『東亞電視公司節目部製片股』

村田謙一

母親主演的電視劇影片，想必就是這個人擔任製片。

正也從牀上跳到椅上，「咚！」地坐下。村田謙一微笑望着，忽然問道：

「你有意思演電視沒有？」

「叫我幹演員？」

「是的。」

村田謙一目光變得相當銳厲，似乎在端詳正也的風貌。

「我厭惡演員！」正也回答。

「但是，照這樣下去，你不過是一個無聊的不良學生而已哦！」

「你還在調查我的品行嗎？」

「既然當了『星探』，各方面就都要調查啦。你做學生，也許是個無可救藥的不良少年，但是以你這種不良性，去當演員，用處可就大啦！」

「龍生龍，鳳生鳳，耗子的兒子會打洞，是這意思不是？」

「就是這個道理囉，怎麼樣？」

「你知道不？我是沒落的電影明星御室道子的兒子，同時又是大壞蛋實業家安森靖一郎的少爺。」

「當然知道啦！」

「既然耗子生的兒子會打洞，那也說不定我將來能成爲大實家哩！」

對於這句話，村田謙一只還了他一個微笑。

正也站起來，在房裏繞圈子踱着。

忽然，停住脚步，把腦袋伸到村田面前：

「我這臉子，能賣錢嗎？」

「當然能賣！……你會成大明星的！戰後最大的男明星是石原裕次郎，可是說不定，你的成就比他還大。」

「開玩笑！……」

「都城君！我說的是眞話呀！……老實說，請你的母親出山是失敗的。御室道子女士的演技，還停留在大衆化電影的影后時代，這一次叫她演波瀾重疊的人生的主角，根本就錯了。可是節目部長一定要這麼辦，我也只好答應，結果果然不出所料。不過，我早就着眼到你了。」

「我沒有見過你呀！」

「我到你家裏去的那回，你正在院子裏跟狼狗玩着。」

「我倒沒有防備有人偷看我哩！」

「怎麼樣？幹它一傢伙，好不好？」

「……」

正也不答，又踱起來了。

踱着踱着，走到窗口，向外面望去。

平坦而緩徐的一片傾斜地，展開着扇型的高爾夫球場，在此地可以一望無遺——這是「輕井澤」最美麗的風景。

現在，有男女四人一組的球客，打到第九洞，正向這邊走過來。

——他也來啦？

正也發現高中的同班高木俊二也在其中。

他們同時去考東都大學，高木沒有考取——看這樣兒，高木是拋開考試準備，正在熱中打高爾夫呢！

——這小子！

心裏罵了一聲，正也轉過身來，斬截地：

「我是不良少年，但是我是學生。與其當演員，我還是願意過學生生活！」

村田謙一仍然不死心，臨走還說：「我還要再來！」

他一出房門，小森祥子接着進來了：

「伯母今天晚上不回旅社了。」

「……」

正也仰面倒到牀上，望着天花板不開口。

母親一定和關藤五郎上「戶倉」溫泉去了。

祥子走到跟前：

「剛才村田先生來了吧？」

「……」

「他來勸您拍電影的是吧？」

「……」

「答應他了？」

「回了他！」

「唷！回了他呀？」

祥子大出意外，好像看奇異動物似的，低頭望着正也：

「爲什麼回絕了他呢？」

「不願意幹，所以就回他不幹。」

祥子嘰咕道：

「太可惜了！」

「可惜？」

正也瞪了她一眼：

「喂！你，大概想當女明星吧？」

「……」

祥子不知道怎麼回答才好。

「想幹的話不用客氣，託託關藤五郎就行呀！」

「那可……像我這樣的，絕沒有……」

「何必客氣呢。素臉兒和映在電視機上的臉兒是兩回事啊。你這臉子，生得凸凹分明，又是從前大明星小森和枝的女兒嘛！要能抓住機會的話，也許成爲明星哩！」

「我的素臉兒不行嗎？」

「不是不行！只是缺乏風情。」

「那麼就是，沒有一點女性的魅力，是不是？」

「……」

「我原來是個不行的女人！」

祥子垂頭喪氣。向他凝視了半晌，默然地向房外走。

抓住房門上旋把的一瞬間，祥子似乎受了激烈的衝動，肩膊直發抖。

然後，她好像看什麼可怕的東西似的，轉過頭來：

「今天晚上十點……我在房裏等你！」

正也想說什麼，沒有找到適當的話。

約摸過了三十分鐘之後，正也走到長廊裏。只見沙發上，高木俊二向着兩個女孩子，正在指手畫脚裝腔做勢地說什麼。

正也走到近前。

「唷！……」

俊二跳起來：

「這可好，正也來啦！今天晚上咱們幹通宵！」

他咂嘴抹舌地兩手互搓着——

他說的是打麻將。

正也懶懶地在俊二身邊坐下：

「我戒了麻將了！」

「嘿！你是幾時起改邪歸正啦？」

「剛才起！」

「碰上什麼了吧？」

「對！碰上什麼了。」

剛說到這裏，正也腦子裏電閃似的想起一件事：

「俊二！」

「什麼？」

「有話跟你說。」

「啊啊！說嘛！」

「在此地不大方便哩！」

「喂！你們倆走開！」

俊二把兩個女孩子趕走了：

「什麼事？」

「請你代我衝鋒。」

「衝鋒？」

「今天晚上，往四百零三號房間去！」

「你說什麼？」

「阿俊對於這種事，幹慣了的吧？」

「慣倒也沒有什麼不慣……究竟怎麼回事嘛？」

「我家那個小森祥子，在那裏等着呢。」

「你跟她有一手？」

「不！只接過一次吻。想不到這吻一接，她就以爲我看上她啦！」

「唔！……」

「她自己說的，十點鐘，等着我。」

「這位姑娘倒有氣魄哩！好，我去！……可是，我進去了，她要喊起來了怎麼辦？」

「有辦法！」

正也向他「嘻！」的一笑。

到了晚上十點。

正也和俊二，輕手輕脚地上了四樓。走到四〇三號門前，兩人面面相覷地點點頭。正也輕輕敲房門。俊二背貼在牆壁上。

聽得房裏應聲：

「請進！」

正也把房門推開一條縫，低聲道：

「關了燈嘛！我喜歡黑漆漆地。」

「噯！」

祥子很乖地答應。

「窗簾也拉攏了！……我要像秘密客似的，偷偷地進來。」

正也把門帶攏，給了俊二一個略帶僵硬的微笑，輕輕地走開了。

俊二慌忙追上來，咬着他耳朵道：

「萬一給她看破了，怎麼辦喏？」「你就一把掐死她！」「別開玩笑！我就說：全是正也的主，可以嗎？」

「啊啊！可以呀！」

「那麼——我進去啦！」

「好好幹！」

正也一面走遠，心裏想：

——祥子這傢伙，也許發覺之後會愛上俊二吧？

第二天，正也醒來，已是上午十一點了。一睜眼，便從牀上跳了起來。

他覺得似乎祥子房裏已發生了可怕的事件。

拿起電話來，要俊二的房間。

女接線生說：

「高本先生早晨就往球場去了。」

正也想了想，乾脆叫接到祥子房裏。

過了一會，接線生說：

「小森小姐不在房裏……」

——隨你們怎麼去罷！我纔不管呢！

正也到食堂要了烤麵包、煮蛋、牛奶，吃過一頓簡單的早餐兼中午飯，跳上吉甫，從高爾夫

球場正中的直線道路，飛馳而去。

從「輕井澤」到「長野」，是一條駕車兜風最痛快的高速公路。要是賽車用的跑車，可以開到一百二十公里的速度。

「淺間」高原，展開着依然原始形態的壯大景色。

陽光雖然耀眼，風卻很冷。

「中輕井澤」、「信濃追分」、「御代田」。「平原」，一氣駛過，到了對面快看見「小諸」的地點的時候。

突然，路上奔出一條人影，舉起一隻手。

正也連忙急煞車。

通紅的毛衫，雪白的長褲，一副太陽眼鏡——看上去，野呂美智已是二十歲成熟的姑娘了。

「是你呀！」

正也故意冷淡地說：

「上來罷！」

美智也不做聲，坐到他的身旁。

吉甫重復向前開動之後，正也忽然想起：昨天告訴美智，要駕車往「長野」兜風，但是沒有

提到幾點鐘呀。

看美智的樣子，一定是在此地等我的車子：

「你幾點鐘到這裏的？」

「七點鐘就來了。」

「打算等到幾點？」

等到十二點。」

「眞有點怪呀，你！」

「噢噢！」

美智自己也點頭承認。

「是不是因爲孤獨的關係，變成這樣？」

「恐怕是這樣吧！」

「女學生都愛講話！你大概是一人孤獨慣了，也不大說話？」

「噢噢！」

「BOY FRIEND 也沒有？」

「一個都沒有。」

「像你這麼美麗，男孩還不一窩蜂地來追求！

「我討厭男人。」

「我也是男人哪！」

「你是另外一回事……」

「爲什麼呢？」

「因爲你也跟我一樣，不愛講話。」

對了！這樣說起來，那天在四谷見付堤上，確實一句話都沒有說過。

兩人默默地並肩坐着，望着黃昏中的鬧市之街，坐了好久。後來，還是正也先站起身，只說了一聲「再見！」就走了。

「我是男人，當然不愛講話。但是你女孩子，總應該稍微多講些話纔像呀。」

「可以多講嗎？」

「可以呀！你到現在一直沒有開口，想說的話大概不少吧？……說嘛！」

「噯噯！那麼，我要說啦！」

美智點頭，可是停了一會，還是沒有說什麼。

正也說：

「不過，也不要勉強！」

美智停了停，纔說道：

「果然我沒有看錯。」

「看的什麼？」

「你果然是個好人！」

低低地說着，美智這纔嫣然一笑。

（六）

吉甫駛入「長野市」的長橋。

不愛講話的美智，大講其話，正也一邊駕車，默默地聽着。

美智所說的，全是些無關緊要的閑話。

但是，想不到，美智知道許多有趣的事。

美智說：她喜歡看關於服裝的知識。

「開市利，是什麼意思？知道嗎？」

「開市利？」

「是呀！和服料子的『開市利』。」

「不知道哇！」

「因爲衣料上染的花樣，像書法中的「飛白」（譯者註：飛白，日本訓讀爲「開市利」。）

「哼！……」

「那麼，男人的西裝便服是什麼時候纔有的？知道嗎？」

「不知道嘍！」

「從前哪！男人的服裝，只有 MORNING COAT 和 FROCK COAT 兩種。後來，美國人嫌牠不方便，把後面掛的尖尖剪掉了。變成了 SACK COAT 。這是一八七〇年的事……那麼，結婚禮服是幾時纔有的？」

「別這麼一樣一樣地問啦！這些玩意兒，我怎麼會知道！」

「是呀！男人家是不會知道的。新娘子的衣服呀……」

美智開始說明，舉了很多古代的例子……

等她說完了一段，正也問：

「你怎麼想到研究這些問題？」

「一個人，悶得慌嘛！」

「你沒有父親，也沒有母親嗎？」

「沒有哇！」

「住在哪裏？」

「神父那裏。」

「唔！神父收養了你？」

「噢噢！」

「那就除了讀聖經，看服裝的書，每天沒有方法打發時間囉！」

正也說着，瞟了美智一眼。

美智筆直地凝望着前方：

「我也討厭女人。」

「男人也討厭，女人也討厭，那活着還有什麼意思！」

「前年我得過肺炎，燒到四十二度的時候，眞想就這樣死了多好哇！」

「你相信死了會上天國嗎？」

「我纔不相信有什麼天國哩！」

「可是，你不是在神父家裏嗎？」

「我受神父撫養，但是我不是教徒。」

「那個神父，是努力想教你信教吧？」

「不！他倒是一位輕鬆而愉快的人。從來沒有叫我讀聖經。」

「這樣的神父，通達得很哪！」

「所以，我不相信什麼天國。」

「想不到女孩子裏面，有這樣抱虛無主義的。」

「我不是虛無主義呀。」「隨便怎麼說罷！……總而言之，你是個孤單單地，專看服裝書籍的，一個古怪女孩子就是了！」

正也說過，加快了車子的速度。

進了「長野市」，只好和普通旅客一樣，開到「善光寺」。

正也只爲駕車兜風而來。對於「長野」這地方，別無目的。

這些古廟，他更沒興趣了。

走過巨大的山門，他在路旁水果攤上買了一隻梨子，一邊啃着，向大殿走。

但是走到石階沿下面，就站住不動了。

美智走上石階，丟了香錢，合掌默禱。

然後，走將下來，有點不高興地問道：

「爲什麼不去拜拜？」

「沒有什麼事求他嘛！」

「你纔是虛無主義呢！」

「裏邊供的那個菩薩，你也未見得崇拜他吧？」

「人家都拜，我也拜拜罷了。」

「辛苦你了！」

正也轉身就走。

到了攤子前面，美智央求：

「給我也買一隻……」

她也一面走，一面啃着梨子說：

「善光寺供的菩薩，是一千四百年之前，朝鮮的百濟王贈送的，在日本是最古的佛像，我在『社會』課上學到的。」

正也搖頭道：

「你專記這些無聊的事！」

「我的記憶力好嘛！」

「那當然是囉！」

正也鑽進吉普，立刻粗暴地掉轉車身，飛快地在街上駛去。

在歸途中，不如怎麼的，美智默默地不做聲了。

正也幾次想跟她說話，張開上了。

他覺得自己去向她搭訕，好像有點不服氣。

過了半晌，美智開了口。

但是，不是向正也說話。

她朗誦了一節小說：

「六月初，這個村子裏，完全不見有人，這裏那裏，到處滿是花。膽小的小鳥們，也不怕人，和我很親近。有一天，推開釘閉着的別墅的木柵門，擅自走進草深沒脛的庭園，坐在漆成白色的鐵長椅上，呆呆地讀着拉·芬透的短篇故事，似乎從這故事裏面，盪漾出一種獸類的氣味。這種幻想的氣味，漸漸變得眞實了，不禁向四周望去，原來就在頭頂上，伸出一根栗樹樹枝，一隻松鼠兒，蹲在枝上，向我驚訝地望着。」

唸到這裏，美智又閉上了嘴——這是堀辰雄描寫「輕井澤」風景的「風景郵片」中的一節。

正也根本不知道她唸的是誰的文章。

可是，默默聽她唸着，不知怎麼的心裏感覺到難堪的疼痛。

眼瞼發熱，幾乎要流出淚來。

什麼道理？自己也不知道。

「媽的！」

正也忽然怒叫——爲的要擋住眼淚。

美智吃了一驚，望望正也：「怎麼啦？」

「沒有怎麼！」

正也瞪着前方。

上午來的時候，天氣快晴，回程到「小諸」附近，陽光仍然耀眼，但是到了「追分」。天空已陰了下來。

遠遠望見，「輕井澤」籠罩在霧中。

過了「中輕井澤」，吉甫已非打亮車頭燈光不可了。

「輕井澤」的霧，一口氣「滃！」地掩上來，立刻團成厚厚的白障，離開一公尺，就看不見前面了。

這是「輕井澤」的名產。

正也不知想起了什麼，離開大道，把吉甫開進了落葉松林中的路。

到了一處地點，在濃霧之中，把吉甫停住。

白色的霧，帶着深深的靜寂，沉沉不動。

正也和美智也沉默無言。

過了一會，留神一看，霧已開始消散。

掠過落葉松的枝葉，漸漸遠離，好似被吸往什麼地方去了。

美智低聲道：

「哦！眞美麗！」

在暗雲的縫隙中，美麗的青空探出了臉兒。

堀辰雄形容這種天空是紫羅蘭色，的確有紫羅蘭一般的美麗。

就在這時候。

正也突然伸過臂膊，將美智抱住。

美智一震，全身緊張起來了，但是沒有抵拒。

正也吻上了美智的唇。

接吻的方式也很粗暴——好像要報仇出氣似的。

正也的臉兒移開時，霧已全散了。

他又開動了吉甫。

美智低着頭。

正也不把美智送往神父住處，一直開回了「南輕井澤」的旅社。

美智見正也往玄關裏走，臉兒上顯出困惑的神情。

正也回過頭來，命令式地：

「進來呀！」

美智想說話，似乎又轉念想到什麼，跟他進了旅社。

上了三樓，經過長長的走廊，小森祥子從四樓樓梯那邊下來，看到了他們兩人。

一瞬之間，祥子好像被另外一種照明燈光照到，臉色突變，停住了脚步。

正也瞥了她一眼，仍然裝不知道，走過去了。

美智全身被祥子惡狠狠的視線刺着，只覺得一陣惡寒，幾乎想翻身走回去。

她有生以來，這是頭一次碰到女人的嫉妒的火焰。

正也把美智讓進房間，鎖了房門。

美智不安的視線，四下裏環顧了一下，在屋角的椅上坐下。

正也「嗒！」地倒到牀上。

沉默了一會之後，美智問：

「剛才走廊裏碰到的那位小姐，她愛着你吧？」

「這些事，管它做什麼！」

正也唾棄地說。

美智呆呆地道：

「我爲什麼到這裏來了呢？」

「爲了結婚嘛！」

正也不當作一回事地說。

「結婚？」

美智吃了一驚，盯住仰臥着的正也。

「是啊！你爲了結婚到這裏來的！」

「我不明白！」

美智茫然地搖頭。

正也凝視着她，眼裏閃着冷冷的光：

「還有什麼不明白的！我跟你，都是孤孤單單的一個人，所以纔碰到一處！」

「……」

我們還沒有相識以前——不！在我們生下地以前，命中就註定如此啦！」

正也說着，「閣落！」一翻身，爬伏在牀上，兩手悉悉索索地直抓頭皮。

美智被他這一說，倒也似乎覺得是這麼回事。

電話的鈴聲響了。

但是，正也並沒有馬上去接：

「眞討厭！」

嘰咕着，慢慢地爬起來，伸手拉過話筒。

「正也嗎？馬上到媽媽房裏來！」

母親的聲音。

「有什麼事？」

「不管什麼事，趕快來！」

「不去！」

「你不來，媽媽就到你房裏去！」

「房門鎖着呢！」

「我會敲門。」

「打算向全旅舘宣佈母子吵架嗎？」

「正也！你，現在，想做壞事吧？」

「沒有哇！」

「那麼，你房裏那個女孩子，把她帶來來什麼的？」

「爲的要結婚！」

「你說什麼？」

「爲的要結婚，纔把她帶進房間裏來的！」

「糊塗東西！你知道你現在幾歲？今年纔進大學不是？你發了昏啦？」

「剛進大學的青年人，不許結婚是不是？」

「正也！你沒有發瘋吧？」

「精神正常得很！」

「不！你瘋了！」

「瘋了就瘋了罷！」

「正也！求求你，別做這些糊塗事。媽媽正要再出山，你這種行爲，要是讓報紙的週刊雜誌登了，媽媽豈不要大受損害嗎！」

「媽媽自己的行爲，有把握不會被週刊雜誌登出來嗎？」

「正也！你還是小孩子啊！」

「我是青年！有自己的意志！」

「那個女孩子是個混血兒不是？」

「比名畫裏的蒙娜莉莎還年輕，還美麗！」

「她到底幾歲呀？」

正也轉眼望着美智：

「你幾歲？」

「十七。」

正也告訴母親：

「她十七歲。」

「我就過來。我要跟這位小姐……」

「媽媽！您來了，我說不定會打死您唷！」

「正也！你，你……」

母親發出哀叫的聲音。

正也「卡察！」把電話掛上了。

美智站了起來：

「我回去了！」

「唔！……今天不行了。結婚之夜，必須要安安靜靜地……」

正也說着，嘻地一笑。

美智走到門邊。

「喂！」

正也把她叫住。

美智回過臉兒，望着正也。

正也見她那輪廓分明的臉兒上，盪漾着寂寥孤獨的陰翳：

「你要是結婚的話，會跟我結婚吧？」

美智不答。祇是默默地盯着他望了一會，馬上低頭開了房門，出去了。

正也又倒牀上：

「恨死人！我要殺媽媽了！」

流行作家吉上潤二的別墅，離開被稱爲「舊道」的「輕井澤」大道，只有兩三分鐘步行的路程。

吉上潤二不打高爾夫，只有早晚在這大道上散散步，是他唯一的運動。

其餘的時間，除了來客人之外，不分晝夜，都對桌子坐着，只是寫！寫！寫。

現在，他前面的沙發上，坐着一位光頭的大個兒。

不過，這個大個兒不是客人。是寄食於吉上的一位神父。

這位丸尾三吉神父，和吉上是二十幾年的知己老友。

吉上常說：

「我討厭自稱爲神的使者的人，所以不能承認你是好朋友。」

丸尾三吉回答：

「我也討厭專造謠言的小說家，所以也不能承認你是好朋友！」

但是，這兩人的交情，卻可以說比好朋友還要好。

吉上的別墅有兩棟。一棟比較小一點的，丸尾三吉住着。

五年之前，吉上喪了愛妻之後，一直是獨身，沒有續弦，所以丸尾三吉也就不客氣地來做寄食的客人了。

丸尾三吉說：

「看你這樣寫法，簡直是一架機器嘛！」

「連我自己也很吃驚咧！」

「每個月寫五六百張稿紙，掙來三百萬稿費，究竟給國家繳多少稅金啊？」

「一天就要繳四萬塊哩！早晨一睜眼，就有四萬塊要被人家拿走。烏鴉也有不叫的日子，可是我這四萬塊的稅金卻確確實實地非繳不可！」

「爲了這個，頭上添了白頭髮，臉上添了皺紋，究竟有哪一點好玩呢？」

「一點也不好玩！說起來，好比是跟四面八方的強敵戰鬪着的武將，心境倒是滿壯烈的。」

「好笑好笑！差不多不要再寫了，好不好？」

「一旦落在 MASS COMMUNI CATION （大量傳播）的掌中，就只有像孫悟空似的拼命翻跟頭啦！」

吉上潤二泛起疲勞的笑容。

他今年剛四十歲，流行作家的生活已繼續了六年，不斷地寫——寫到現在。連愛妻去世的守靈之夜，也坐在書桌前寫稿子。

兩個女兒，中學二年級和小學六年級，都是吉上的七十歲的母親照料着。

「試試！戀愛一下，好不好呢？」

「像這樣忙法，連戀愛的功夫也沒有哇！只有零零碎碎地戀愛了。近來在銀座、在新宿，配合這種需要的夜蝴蝶很多嘍！」

「那不行不行！……你得戀愛！然後，結婚！」

「喂喂！神父先生！戀愛這玩意兒，沒有對象，戀不起來的嘍！」

「去找哇！」

「哪有這麼容易！這又不是買古董！又不能託人給找！」

「那就得想辦法去找哇！」

「別說這些蠻不講理的話了！……倒是你收養的那個女孩子，究竟是怎麼個來頭呀？」

「我也不知道哇！過去的事，她是守口如瓶，一句不提。」

「我只看見過一回，她似乎有一種可怕的力量哩！」

「可怕的力量？」

「使男人發瘋的力量啊！」

吉上很認眞地說。

「使男人發瘋嗎！唔！……」

瀟洒磊落的神父，也抱起膀子思索：

「讓你這一說，倒似乎有這麼一點，她越來越有魅力了嘍！」

「有這種女孩子存在，對於男性，卻是非常麻煩的事嘍！」

「一口斷定她是 VAMPIRE（妖婦），有點過份吧？」

「魔性這玩意兒，潛伏在身體之內，連本人也不覺得的啊。」

「將來會演變出什麼樣兒呢？」

「你撿來的，你得承着呀！」

「我雖是司教的人，可是教化他人卻是最不拿手的。看起來，我當神父，好像是入錯行了呢。」

「不！你是最像神父的神父。撫養那個女孩子的事，不是你這種神父恐怕也辦不到。」

「你等等！」

丸尾三吉伸出大巴掌，摸摸臉：

「說老實話，把她帶到這裏來，原本想叫你看看，要是可以的話，希望你用她當個秘書的。」

「那可使不得！把那麼美貌的姑娘放在身邊，我可要發瘋了！」

「吉上潤二也會發瘋嗎？」

丸尾放聲大笑。

「我是作家呀！自己性格上的缺點，自己最清楚。一旦出了軌，就不曉得衝到那裏爲止了。」

「是嗎？你就這麼沒把握？」

「危險得像火藥一般的東西，我希望儘可能不要放在身邊咧！」

說到這裏，這位流行作家，非常疲倦地，抬起肩膀來透氣。

（七）

深夜——大概過了一點以後，

吉上潤二以奇快的速度，正在趕寫週刊雜誌的連載小說。

他擔任着三家週刊雜誌的連載小說。

每兩天之中，就要有一家的續稿叫他傷腦筋。除此之外，還有報紙上的連載小說一篇，月刊雜誌的連載三篇。

這個數量，絕不是那些給純文學雜誌寫寫稿子的作家所能想像的。

吉上用過晚餐之後，就一直坐在書桌前面寫着。

煙灰缸裏，裝滿了香煙頭。這間書房，和正屋分開另外獨立着，是不許旁人進出的。新舊書籍，堆得山也似的，碎紙滿地散亂。被窩一直舖着不收。

好容易，寫完了，吉上脫了力似的靠在後面壁上。

這一瞬之間，只覺得一陣空虛落漠之感，從身體之中吹過。

他想起和丸尾三吉神父的一段問答。

丸尾三吉對於吉上的過重勞動，認爲簡直是一架機器，一天到晚埋頭猛寫，還要繳那麼多的稅，有什麼趣味！

這話眞一點不錯！

這種生活，想起來眞是無聊之極。愛妻得了肺結核之後，在療養所住過好幾年，而吉上一年之中只能去探望兩三次。

生在舊式家庭，受了舊式教養的妻，對於吉上的冷淡，沒有埋怨過一句。反而覺得吉上這樣

的忙，自己不能回家盡到一點爲妻的責任，表示非常抱歉。她見到吉上，總要自怨自艾。

後來她自知死期不還，從療養所搬回了家。但是，吉上也只是兩三天裏，纔能到她房裏去看她一回。

他爲了搜集材料或是演講什麼的，常常要出門旅行；有時稿子催得緊了，還要躲到旅舘裏去閉門趕稿。家裏的事，一切都交給七十歲的母親。

跟自己的兩個孩子玩玩的時間也沒有。

可是，孩子們還是戀着父親，常常要往書房裏。尤其母親死了之後，她們更需要父親的父愛。

吉上正在書房裏猛寫，中學二年級的梓帶著小學六年級的眞美，悄悄拉開紙門探進臉兒：

「爸爸！幾時有空？」

兩個女兒迫切地瞪着父親。

「要後天嘍！」

吉上含糊地應着。

「後天帶我們出去玩？」

「嗯！帶你們去。」

「眞的？」

「眞的呀！」

「哦！眞高興！」

姊妹倆歡呼着，跑去報告祖母了。

但是，到了後天，不斷地來客人，姊妹倆充滿期待的心又落了空，萎縮了。像這樣犧牲家族的生活，已繼續了幾年。

無怪丸尾三吉要批評他：是一段空白的人生了。

吉上忽然覺得好像有人在盯着自己。

轉過頭來望去。

南面是露臺，網式柵門關着。房裏映出去的燈光，滲進濃霧之中。

溶化在濃霧裏的樹木，在高原深夜的靜寂之中，燈影之下，淡淡地浮現着。

吉上發現在一棵樅木巨樹後面，有一個幻影似的人站在那裏。

吉上默然地望着。

那個人也不動。

吉上站起，走過去把網式柵門開了，叫道：

「進來坐罷？」

站在露臺上的是美智。

披着一件純白的 NEGLIGER，眞像幻想中的仙女，縹緲，美麗。

映在夜霧與燈影中輪廓分明的臉兒，簡直美得足以使吉上嘆息。

讓美智在露臺上的睡椅坐下，吉上問：

「你怎麼樣了？」

「我想來看看先生工作時的樣子。」

美智並不畏怯，直盯着吉上回答。

「你雖生於孤獨，倒似乎知道怎樣尋求愉快呀。」

「我並不知道。」

「但是，看着我工作，並不感覺厭倦吧？」

「噯！」

「這就是青年的心不空虛的證據呀。」

「……」

「這可不行！讓你這麼盯着，我快要被魔女的妖氣迷倒了！」

吉上說着，笑了。

但是，美智聽到這些話，仍然沒有表情。

從睡椅上站起，問道：

「可以進去嗎？」

「進來嘛！」

吉上回到桌前。

美智進了書房，表情才有了變化，感覺新奇地向四下裏環顧：

「作家的書房，還是頭一次看到。」

「也沒有什麼特別吧？」

「以前在一本雜誌上看到先生寫的隨筆。說是：不管怎麼雜亂，總自然地配列着使我便於工作，所以如若被旁人撥動了哪怕是一個墨水瓶，我也不高興……」

「那確實是這樣的……丸尾神父啊，他說要我用你做秘書呢。」

美智很覺訝異：

「我沒有聽說呀！」

「已經回了他了。有你這樣的美麗少女在旁邊，我擔心自己會發瘋哩！」

「我不是魔女！」

「魔女不會自己覺得是魔女的。」

「先生！」

美智青色的眸子忽然增加了光亮，鄭重其事地：

「一個人應該以自己的意志決定放棄她的 VIRGIN（童貞）？還是等候那一天的偶然地到來呢？」

突如其來地一問，吉上倒有點不好回答：

「這個問題可難說哩！」

他纖長的手指掠起掛在額前的頭髮：

「你已到了非決定選擇那條路不可的時候嗎？」

「好像已經到了。」

「那麼，當然有對象囉？」

「是的。現在就在這『輕井澤』。」

吉上雖然這麼大歲數了，聽到這句話，對於這個渺不相關素昧平生的對象，倒也引起了微微的嫉妒。

——這可不行。我已開始被這個女孩子迷上了。

吉上自己警告自己，一面問道：

「那麼你準備挑那一條路呢？」

「不知道！」

「那個青年——當然是青年啦！他要求過你的 VIRGIN 嗎？」

「是的。昨天夜裏，他說要和我結婚。」

「那，你呢？……翳！我明白了！你是不是愛着那個青年，連自己也不明白。」

「先生！我不明白怎麼去愛。也許一輩子不會明白。」

美智白皙的臉兒蒙上陰翳，好像陽光離遠了似的。

吉上聽到這句話，忽然感到一陣衝動，想要對於這位不幸的女孩子，給予愛情。

孤獨的人——尤其是孤獨的女孩，最需要的是愛情。

不管是用什麼方法表現，只要是從溫暖的心裏出來的愛情，孤獨的女性總會接受的。

這位混血的少女，由於身世的不幸，想要對人生抵抗。

她持着抵抗的姿勢。似乎在告訴自己：不如此自己就不能活下去。但是，她這姿勢多麼脆弱啊！

吉上凝視着美智，眼光變得非常溫和。

就在這時候，露臺上突然又出現了一個人。

美智轉臉一看，嚇得哀喊起來。吉上一瞥之下，也幾乎叫出了聲。

滿臉是血，運動衫撕得稀爛，赤着一雙脚。

他是正也。

美智奔過去，想說什麼，找不出話。

正也一眼不轉珠地盯着她。

他的眸子，空虛無神。

正也也似乎想說什麼，而找不到話。

吉上直覺他感到：這個青年人就是想和美智結婚的人。

正也視線轉向吉上，鞠了個躬：

「我叫都城正也。半夜來打攪先生，眞抱歉！」

「進來！」

「是！」

正也走進書房，端正地在桌前坐下。

吉上把旁邊放的毛巾，遞給美智：

「洗臉的地方在那邊，浸濕了拿來，替他把臉擦一擦！」

美智點頭，向那邊跑去。

吉上問：

「傷了那裏？」

正也道：

「只是皮膚破了好幾處。」

「對方怎麼樣了呢？是不是傷得很重？」

「也許死了！」

正也說着，眉間「劈！」地抽搐了一下。

「死啦？那可闖了大禍啦！」

「是的。我就成了殺人凶手了。」

「你倒很鎮靜那！」

「因爲我覺得沒有做什麼壞事……」

「打死了人，不就是壞事嗎？」

「倒想不到，先生是這麼憑常識論事的人！」

正也搶過美智拿來的濕毛巾擦臉。

他這種持強賭氣的態度，倒引得吉上微笑了。吉上覺得：

——這個青年，倒是很純眞的呢！

正也打躺了的對手，是關藤五郎。

正也在旅社的「司諾克吧」SNACK BAR 裏，正獨自喝着白蘭地，關藤五郎進來，走到正也身旁：

「正也君！聽說村田謙一勸你上電視，你毫不考慮地拒絕啦？」

正也不耐煩地答道：

「老子娘幹過什麼，她兒子也非幹這一行不可嗎！」

「想勸你演戲的，是我呀！」

關藤五郎說——他是東亞電視公司的節目部長。

「多管閑事！」

「別這麼強頭倔腦的嘛！大人說了什麼，應該乖乖地聽話才對啊！」

「乖乖地？」

正也瞪着關藤：

「叫我乖乖地聽你的話？是不是？」

「叫你幹演員，爲什麼不樂意呢？」

「並沒有怎麼不樂意呀。」

「可是，你這麼其勢洶洶地幹什麼？」

「村田謙一說了！起用我的媽媽——沒落女明星御室道子，是大大的失敗。命令他起用御室道子的，是你不是？」

「是的呀！」

「一個沒落了的女明星，給她一個重返輝煌藝壇的機會，她將要何等樣樣地欣喜欲狂，你當然是明知如此而起用御室道子的囉？」

「啊！當然……」

「我的媽媽果然興高彩烈，好像小姑娘似的亂蹦亂跳，簡直叫人看不得！醜態之極！」

「批評她醜態，太殘忍了吧！」

「太殘忍的是你！」

「爲什麼？」

「你明明知道：御室道子的演技，跳不出大衆電影時代那種土裏土氣白痴型的範圍，你卻命令村田謙一用她！」

「……」

「你明明知道御室道子要失敗，你卻起用了她，這是什麼道理？」

「……」

「是因爲你愛她嗎？不對！」

「……」

「你絕不會愛上一個沒落的女明星！御室道子有錢，她的 PATRON（資助人）是安森靖一郎，你把這兩個條件都算得準準地，才把她當作情婦的！」

「喂！正也君！御室道子總是你的母親那！不應該這樣糟蹋她呀！」

「糟蹋？我一點也沒有汚蔑媽媽！我只照事實說話。沒落的女明星想重返輝煌的藝壇，因而向東亞電視的節目部長獻媚。節目部長對於她的金錢和後臺老板感覺興趣，因而買了她的獻媚。半斤對八兩，全是中年男女打如意算盤的買賣嘛！」

「喂！差不多可以住嘴了吧？」

「不能住嘴哩！你給了只此一次的出山機會給御室道子，明知道是要大失敗的；失敗了，她

自會知難而退。但是，只憑這一點點你擠不出她的錢來。於是乎，第二步再用香餌來釣她的兒子。想不到，她的兒子脾氣有點彆扭，不來上鈎。怎麼樣？劇情沒有錯吧？」

正也向他「嘻」地一笑。

關藤五郎再也忍不住了，怒容滿面瞪着正也吼道：

「以爲你是小孩子不跟你計較，你倒越來越不說人話了！我得教訓教訓你！」

正也似乎正等他發作：

「後邊的白樺樹林，要打架最合適不過了！」

「好！不叫你吃點苦頭，也不會乖乖地聽話！」

在戰前，關藤五郎是以體育家出名的明星。柔道三段。現在雖然快五十歲了，腕力還是很有把握。

「誰乖誰不乖，試試看嘛！」

正也滿不在乎，和關藤五郎並肩出了 SNACK BAR。

都城正也把打白架的原因、經過，坦白地說完，已將近半夜三點了。

吉上默然地聽完正也的話，站起身來吩咐道：

「跟我來！」

正也乖乖地跟着走。

吉上關照美智到房裏去休息。

美智說：

「我也去！」

吉上沒有答應。

到了車房，吉上指着「賓士」向正也：

「你開車！」

「賓士」在落葉松的林中道路上，燈光照着濃霧，放低了速度向前駛去。

吉上在駕駛座旁，抱起腕臂坐着，車子開上大路之後，問道：

「你愛母親吧？」

正也回答：

「愛的。」

「但是，你這愛的形態，是用叛逆的方式來表現的啊？」

「嗯！」

「要跟那美智結婚，也是這種方式之一，是不是？」

「這倒不是。我喜歡這女孩子。」

「喜歡可也有各種各樣的喜歡呀……」

「可以說是愛着她。」

「你幾歲？」

「十九。」

「她纔十七……結婚似乎太早了些吧？」

「……先生！我是童男，美智是處女……所以……」

「所以，就想趁彼此還是童眞之時，結合起來？」

「是的。」

「你似乎以爲自己的想法很純眞啊？」

「……」

「你還不覺得是陳腐的感傷。」

「爲什麼啊？」

「什麼童男，什麼處女，把這些東西，和「純眞」的抽象概念結合起來，想在自身之中使它

合理化，這根本就滑稽嘛！你大概還不知道：一個玩過無數女人的男人，和換了無數男人的女人，照樣可以發生純眞的愛情吧？」

「……」

「我可不是想拆散你和美智，才這樣說的……你大概是想把美智約到旅館裏，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去抱她，是不是？」

「……」

「那時候，美智看你，只是一隻野獸而已。所以她拒絕了你，走了。」

「……」

正也無話可答。

旅館後邊的白樺林中，爲了便於夜間散步，處處安着有水銀燈。

倒在格鬪地點的關藤五郎，已經不見了。這對於正也，總算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旅社酒吧的掌櫃的，聽到關藤五郎和正也的爭吵，放不下心，悄悄到樹林探望，把打躺在地下的敗將，架回去，送進了房間。

吉上望着沉沉入睡的旅社：

「你總算沒有成爲殺人兇犯。」

「眞是惶恐之至！……謝謝先生！」

正也很恭敬地說。

「今天這件事，在你的人生上，能不能成爲一種經驗，我也不知道；可是，打架這件事，不管是打勝打敗，都沒有什麼好處。這一點，你總明白了吧？」

「是！很明白了。」

「明天再來玩罷！」

吉上自己開動「賓士」，回了別墅。

看到大門口，美智站在那裏等候，吉上微笑了。

從軍窗探出頭去：

「正也君明天要來玩。」

說了，把車子倒進車房，回了書房。

正要坐到書桌前去，獨語道：

「哦！對了！該睡啦！」

一骨碌！倒向「萬年被窩」上去了。

素來失眠症最厲害的吉上，不知怎麼的，還不到兩分鐘，就被瞌睡蟲兒拉走了。

（八）

九月上旬，吉上潤二離開了「輕井澤」；到了十月裏，參加了S出版社主辦的巡廻講演。

在北陸一帶，五個市，舉行演講，大概需要一個禮拜。

依照次序是「直江津」、「魚津」、「高岡」、「輪島」，還有「福井」。

吉上潤二最感興趣的是這次旅行能到「能登半島」去。

例如「輿能登」的「千枚田」，奇岩重疊的「曾曾木」的海岸，還有「輪島」的早市；都是他想去遊玩的地方。

如果可能的話，還想到海女之島的「舳倉島」逛逛。

「高岡」的演講完了，當夜住在「金澤」，第二天早晨，一行搭上了開往「輪島」的柴油車。

隨行的一位編輯，走到吉上跟前：

「啊呀！嚇了我一跳！」

「什麼事？」

「有個奇美非凡的姑娘，在前面一輛車上。」

「噢！……」

「好像混血兒一樣，臉兒凹凸很分明。「奧能登」還有這樣漂亮的女孩子嗎！我只看了她一眼，就有點暈頭轉向了！」

「怎麼打扮？」

「普通穿着。白顏色的一件頭（ONE PIECE），用綢巾包着臉兒。

「是『金澤』的女孩子吧？」

「不！好像是回家鄉去的樣子。」

兩人的話，只談了這麼多。

到了「輪島」站，大家都留意去尋找這位姑娘，沒有看到。

有些講師便逗那位編輯：

「喂！你是不是看到幻影啦？你還是光棍兒，只怕有點幻想之癖吧！」

「怪呀……明明看見在車上的呀！恐怕在『七尾』還是那裏下了車吧？」

那位編輯不勝訝異地搔頭沈吟。

這天夜裏。

「輪島」小學校的講堂，聽衆擠得滿而又滿。

吉上雖然出門旅行到了「奧能登」，身邊依然帶着工作，非在旅館裏趕稿不可。

他把講演的次序，設法排在最後一個；到他登壇的時候，已經寫稿寫得很疲倦了。

吉上先向聽衆告過罪，講了三十分鐘左右，便結束了。

這時已是晚上九點。

他也不管旁人怎樣，獨自一人，在暗暗的路上漫步着。

這時候，街上都已靜悄悄地入睡了。

吉上一向看慣要熱鬧到半夜以後的東京街市，今天不免有些寂寞之感，但仍然信步所之，穿過幾條街，走到海風撲面的地帶。

這一帶的房子，格式都和別處不同。

——哦！這裏原先是遊廓（註：妓院）呀！

紅燈早已消滅了很久。

每一棟房子裏，聽不見一點人聲。

這些舊式的、堅固的房屋，在街燈的影下迎着海風矗立着，倒有點寂寥的風趣。

渡海而來的遠客，遇到由貧農之家賣到此地來的女孩子，成了愛的俘虜而雙雙殉情的故事，吉上好像從前在那裏讀過。

緩步踱過這條沒有人氣的街，走到聽得見潮水之聲的空地，忽地看到一個小小的酒吧。

『千紗』

一塊小小的招牌，浮在普通的電燈光下。

「千紗？……名兒不壞呀！」

吉上推開了酒吧的門。

「請進！」

一條溜亮的嗓子迎着，吉上倒不覺怔了一怔。

狹狹長長的店堂，暗暗的照明，櫃臺邊的高脚圓凳之外，靠壁放了三張長椅子。

櫃臺邊有兩個年輕的客人，兩人脚下穿的都是木屐。

吉上在牆邊長椅上坐下。

「您來啦！」

櫃臺裏探出一張笑臉兒向着他。

相當上了歲數，但是生得很有品格，也很有活氣，倒不像是這種沒落海港罷業遊廓一角的酒吧的「馬丹」。

「白蘭地！」

「您喝『拿破崙』？」

「有『拿破崙』嗎？」

「有的。」

她鑽出櫃臺，端了白蘭地過來，吉上望着，覺得她的穿着打扮，很顯得整潔脫俗：

「你在東京待過吧？」

「您看出來啦？」

「口音也清脆嘛！」

「謝謝您！」

女人微笑着：

「先生比照片上看來年輕得多呀！」

「五十啦！老頭兒啦！」吉上不免有些得意，想不到這種偏僻地方還有人認識他是作家。

「您到這兒來，搜集材料？」

「講演！」

「唷！是嗎！我眞搞忘了……」

女人兩手捧着雙頰。她這些動作，顯得很自然，而又稍微有點媚態。

「你學過日本舞踊的？」

「老早就不幹啦！……先生好像有點疲倦吧？……」

「每天總是從現在起，我就來精神啦！」

「唷！眞的嗎？」

「三杯白蘭地一下肚，你的臉兒看起來就是絕世的美人了！」

「啊呀！我眞高興！」

女人坐到吉上身旁來了。

兩個穿木屐的客人坐着無聊，走了。

女人給吉上斟酒，兩人喝開了。

女人喝的是加了水的白蘭地——她的酒量倒很不錯。

「看你這樣兒，大概喝了不少年了吧？」

「是呀！十七歲起，剛剛二十年……」

「二十年之中，騙過男人，也被男人騙過？……」

「也不知被騙了多少回，可是騙人的事，好像還沒有呢！」

「別扯了！還想賴嗎？」

「先生問了幹什麼？做小說材料？」

「尋根究底，這就是作家的毛病嘛！」

「那麼，好！說給您聽罷！」

女人突然伸出長長的雙腕，抱住吉上的脖子，接了個吻：

「我愛你！愛得情願死在你手裏！」

吉上倒不防她有這一手，吃了一驚，把她推開。

「您看！像先生這樣冷靜無比的作家，好像怕髒了您似的趕快推開我。可是，其餘的九十九個男人，這一來就全都投降了！」

「這是什麼意思？」

「我跟天下馳名的吉上潤二接過吻啦！哦哦！眞高興！」

「還沒有醉嘛！」

「裝醉說出眞心話，然後，深深地墮入情網……」

她靠在吉上身上，輕輕歎了一口氣，獨語道：

「女人哪，……眞沒有意思！」

過了兩個鐘頭，吉上和她，還是同樣的姿勢。只是，兩人的身體裏，已裝進了更多的酒精。

「先生！」

「什麼事？」

「結一個萍水之緣，好不？」

「啊啊！若是你也有意……」

「有意呀！我！」

「離開男性多久了？」

「五年——眞的呀！」

據她說是，七年之前，離開東京，到這「輪島」來的。

「輪島」是她愛了他十年的男性的故鄉。

男的在一場車禍中喪生之後，女人覺得自己燦爛的一生已經完了，就離開了東京。

女人搖搖晃晃地站起身，拉吉上的手：

「走罷！先生！」

「往哪裏去？」

「這遊廓裏最漂亮的一家，在從前，人稱北國首班的花魁女，一天夜裏，被一個『輪島漆器』的匠人殺死在房裏。我們就去那間房，好吧？」

「好！我明白了，那家招牌叫什麼？」

「白柿屋。」

「名字也好！」

吉上打了電話給旅館，告訴他們：今夜住在「白柿屋」。

快到半夜十二點，海水的潮聲聽來更顯得近了

這一對曾經滄海的中年男女，互相倚偎着，進了「白柿屋」的大玄關。

房子裏，一切都擦得發着黑光，恐怕已有百年以上的歷史了吧。

女人揚聲一招呼，應聲而出的，意外地是個年輕的女主人。

浴衣腰上，用紅帶子打了個結垂在面前，風情艷冶，倒很像一個已廢業的遊廓的女主人

她吃了一驚，望着女人和吉上。

「啊呀！……千紗姐！」

「嘻嘻嘻！來借花魁女的香閨來啦！」

「怎麼啦？到底……」

「還看不出來？……千紗今兒晚上，要跟吉上潤二先生同衾共枕啦！」

「啊呀！這位就是吉上先生嗎？」

「唉！對啦！……等會兒請他給你寫一幅字……先生！上去罷！」

「不會給人家添麻煩嗎？」

「什麼麻煩！光榮嘛！喏！田鶴姐！對吧？」

「嗽嗽！那是……」

女主人裝出笑容——又帶着點爲難。

被領到一間十蓆大小的房間，古色古香地，似乎夠進博物館的資格了。

每一件裝修擺飾，都是使用過多年的東西，看得出是明治年間——甚至是更早以前的。

那花魁風靡一世的時候的排列配置，似乎都還是原樣沒有動。

「情調眞好！」

吉上說着，盤膝坐下，把一頭亂髮抓得索索直響。

女主人田鶴進來，取出被褥，開始舖牀，千紗走進裏面另一間更衣去了。

田鶴道過安置，一出房門，千紗就出來了。

她披着長襦袢——緋色的，跟旺燃的一團火一樣。

「嚇！……眞美！」

「好難爲情，不過，這是 SERVICE 精神啊！」

「不錯！精神，好極了，好極了！」

千紗橫身在他面前坐下，閉上眼睛，把臉兒送過來。

吉上抱着千紗，嘴唇湊了上去。

就在這時候，進房處的紙門發出很大的響聲，被人拉開了。

吉上放開千紗，轉臉望去。

闖進來的是萬萬意料不到的一個人！

「啊！你！」

吉上叫了一聲，說不出第二句了。

站在房門口的是美智。

美智爲什麼突然在此地出現了呢？眞令人莫名其妙！

她那似乎旺燃着青色火焰的眸子，盯緊了吉上。

千紗埋怨道：

「先生眞壞！有這麼美麗的小姑娘作伴，爲什麼還要騙我到這裏來？」

吉上也懶得分辯，只向她苦笑道：

「平空殺出個程咬金來啦！」

「那就該我滾了！」

千紗一臉嚴霜，倏地站起，去換走服去了。

「進來罷！」

吉上叫美智。

美智在下邊位置上，端端正正地坐下。

眸子一眼不轉珠地盯着吉上。

——哦！

吉上明白了。

那位編輯說看到一位其美異常的姑娘，原來是美智呀！

「怎麼啦？到底……」

吉上憮然地問。

美智俯首不答。

「爲什麼跑到這種地方來了？」

「……」

「糊裏糊塗地，忽然想起要來看一看，是不是？」

「噯！」

美智這纔開了口。

她一定是在S出版社的雜誌上，看到這一次巡廻演講的預告，忽然想起而跟來的。

話雖如此，爲什麼旅館、會場都沒見到她，卻突如其來地跑到這種地方來作不速之客呢？

她一定是打電話或是到旅館去問過，知道吉上有電話關照住在「白柿屋」，所以找來了。

「尷尬的場面讓你看到了！」

吉上一骨碌倒在舖着三層的褥子上。

一陣沉默。吉上若是不開口，美智可能一直就這樣的不做聲。

忽然，吉上想起一句殘忍的話：

「美智總不致於是跑到這『奧能登』拋棄 VIRGIN 的吧？」

美智一聽，竟毫不躊躇地答道：

「就是來拋棄的！」

吉上的視線注向了美智。

美智雙眸張得大大地，一點也不羞，一點也不怯。

「爲什麼你不找正也，挑上了我呢？」

「不知道！」

「不知道？」

「噯！……我不要正也！」

「爲什麼呢？」

「我不能愛正也。不僅是正也，別的男性，我也覺得我不能愛。所以……」

「既然不知道愛，那就把 VIRGIN 交給吉上潤二這個自命爲什麼都懂的作家罷！你是這麼想法，對不對？」

「是的！」

「你纔十七歲哩！」

「先生！」

美智反抗地抬起肩膊：

吉上以決然的口吻說：

「好！睡罷！抱着美智。」

他心裏打算：等於父親抱着自己的兒女就是啦：

「那邊房裏有浴衣睡衣，換了來！」

「噯！」

美智站起身，進去了。

吉上翻身起來，脫掉西裝，換上放在枕旁的浴衣。

等他由洗手所回來，美智已坐在被褥的脚邊。身上穿的是剛纔千紗穿的緋色的長襦袢。吉上蹙起眉頭：

「只有這一件嗎？」

「不！還有浴衣。」

「爲什麼穿這一件，這是妓女穿的啊！」

「……」

「換了浴衣來！」

吉上吩咐。

「不過，剛纔那女人穿的這個嘛！先生喜歡，她纔穿哪！」

「她跟你不同。你是處女！」

美智站起來，又進更衣室去了。

換了浴衣的美智，顯得非常天眞可愛。

她到了身邊，吉上問：

「酒臭嗎？」

「唔唔！」美智搖搖頭。

吉上伸出兩腕，好像捧什麼一碰就破的東西一樣，抱住美智的身體，把她拉近。

美智把臉兒埋在吉上的胸動口，也不動。

吉上徐徐地撫摩着美智的背，心裏嘰咕道：

——事情越來越古怪啦！

眞是怪事。

——我可得坐懷不亂，學學柳下惠啦！

吉上把眼睛望着衣櫥那邊，努力將這段奇妙的遇合，化成純潔清涼的回憶。

美智抬起臉兒來，和吉上的視線一交，她微笑了。

然後，她有所期待似的閉上了雙眸。

端正美好的櫻唇，在吉上的視野中擴大了。

吉上帶點粗暴地，使勁將美智一摟，然後抽出雙腕，骨碌一翻身，仰面睡好。

「好好地睡罷！」

美智一直默然他，盯着吉上着睡的臉。

（九）

兩天之後的下午。

開往神戶的平快列車滑進了京都站，美智從頭等車上下來，跨到月臺上。

一個頭頂禿得光光地，瘦瘦的中年人，急步趕到近前：

「美智小姐嗎？」

「……？」

美智訝異地望着他。

「是是是！……我姓八角堂。吉上先生有電話來過，說是有一位叫美智的美人兒——是是！失禮失禮——美麗的小姐要到京都來，叫我給照應。聽說是美麗的小姐，我就一口ＯＫ啦！別的

事一概拋開，定旅館，撥頭寸，讓您愛買什麼就能買什麼，可忙壞我啦！您哪……」

八角堂接過美智手裏的提箱，一面向外走，一面口若懸河地說：

「到了中午，我想起來啦！糟糕！最要緊的一樁，我忘了問小姐幾點鐘到！好像吉上先生說是下午，可是我也搞不深楚。好嘛！我就準備在車站玩兒一天算啦。打一點鐘起，就在這兒守着……」

現在剛好三點。

算起來，八角堂已等了兩個鐘頭了。

美智根本不知道有人來接她。

她只聽吉上關照：

「你到京都的『迷爺谷』旅社去等着！房間給你定了。」

她便乖乖地從「奧能登」動身來了。

坐在火車裏，她一直想着吉上的事。

在「奧能登」舊遊廊的那一夜，對於美智，是有生以來第一次異常的經驗。

美智在丸尾神父房裏，翻着S出版社發行的綜合雜誌，無意之中看到巡廻講演的消息，知道吉上也是講師之一，要往北陸一帶去，頓時就決心想追吉上去。

但是，追到了吉上，又將如何？她卻並沒有考慮。

她只是想：趕去，站在吉上的面前，他必定大吃一驚，就憑了這一點，便從東京動了身。

吉上不知什麼道理，就美智投懷送抱的身體，像好一碰就要破似的；只抱了一抱，也沒接吻，放開她，就睡着了。

美智並沒有一定要把 VIRGIN 給他，所以，也並不覺得吉上的態度冷淡。

但是，離開了吉上，坐在開往京都的火車裏，她忽然覺得，似乎若不把 VIRGIN 獻給吉上，就不能回東京去。

美智自己反省：

——我是不是瘋了？

她不認爲自己有什麼錯誤。

——我要做什麼，能也不能擋我嘛！

她故意逞強賭氣地向自己嘰咕。

八角堂讓美智上了計程車，繼續滔滔不絕地說下去：「京都也有很多外國的觀光客人來，可是還沒見過小姐這樣美麗的人。小姐們生得這麼漂亮，選起女婿來，可就費了事啦！……小姐您

有吉上先生愛護，總會給您挑個好女婿，可是話雖如此，要想找一位配得上您的，那除非是『亞蘭德倫』……說起來，亞蘭德倫前回上京都來的時候，我領他到『祇園』，叫了三十幾個藝妓呀！……那個傢伙，也是個好色鬼兒……」

「伯伯！」

美智帶點嚴厲的口吻叫。

「噯！」

「我想一個人逛逛廟宇。」

「啊？」

八角堂訝異地望着美智。

過了二十幾分鐘之後，美智獨自一人，在沿着「嵯峨」的竹林緩徐的坡路上走着。

周圍沒有人影，竹林也靜靜的，連竹葉搖曳的聲音都沒有。

天光明朗，樹影深濃，籠罩着一片秋天靜寂的氣氛。

坡度漸漸陡起來了，看見樹林之中有一個小小的柴門。

美智走到那門口，向裏面邊張望了一下，太寂靜了，絲毫響聲都沒有。她有點心怯，便望相反的下坡方向走去。

那裏一家茶店，還像古時的格式一樣，擺着舖着緋色毛毯的大長凳。

一個青年男客，穿的和服外裙，坐在大凳上，手裏端着甜酒碗。這和這裏的風景最爲相配，眞像畫中人物一般。

美智在一邊坐下，也要了一碗甜酒。

默坐了一會，便聽得前面溝裏流水潺潺的聲音，非常悅耳。

「因爲水色好，所以京都纔做了都城的吧？」

美智忽然自己獨語——並沒有向旁坐的客人搭話的意思。

這位青年微笑着把視線轉向美智：

「古時候，到處的水都是乾淨的。是後來的人們把它弄髒了的。」

「……？」

美智回望青年，纔覺得自己剛纔竟好像是向他搭話：

「我是頭一回到京都來。」

「是嗎！中意嗎？」

「還不知道！……這裏是什麼所在呀？」

「後面是『小倉山』。那邊的的廟是『祇王寺』。」

「……？」

「你知道『祇王』嗎？」

「不知道。」

「這是『平家物語』中的一位美麗的女性。她住在『京堀川』邊，是一位舞妓，深受「平清盛」的寵愛。後來，清盛移情愛上了別的舞妓，她便出家爲尼，在這寺裏修行……那時候，她纔二十一歲吧？」

「……」

青年靜靜地說着，美智盯住他的臉望着。

他感覺到美智尖銳的視線：

「你怎麼樣了？」

「不，沒有什麼。」

美智搖頭。

「你是到京都來遊覽的嗎？」

「不是！」

「那麼是有什麼事來的？」

「也不是！」

「我不明白了！」

「好了！不管這些……」

「你好像故意在鬧彆扭啊？」

青年笑了。

美智說：

「不是故意，生來就彆扭的。」

「眞正脾氣彆扭的人，是不把彆扭給人家看到的咧！譬如像我……」

「你彆扭嗎？」

「彆扭呀！」

「怎麼樣的彆扭呢？」

「這可不容易簡單地說明出來……你是一個人來的嗎？」

「是的！」

「到我家裏坐坐好嗎？」

「……」

「我可沒有別的意思呀！祇是萍水相逢，我想招待招待你這位遠來的客人而已。」

這位名叫杉戶勇的青年，有自備汽車「賓士」在「二尊院」前面的道路上等着。

司機必恭必敬地拉開車門，杉戶勇讓美智先上了車。

美智忽然在剎那之間感覺有點不安。

杉戶勇吩咐司機：

「回家！」

美智說：

「你是財主啊！」

「對啦！隨便花多少，照樣又有得進來。哈哈哈！」

杉戶勇笑出了聲。

美智不再說話，望着車窗外飛駛而過的風景。

她所感受的，不是京都街市保留着昔日狀態的美，而是京都的靜。

街，爲什麼靜悄悄地呢？美智覺得很奇怪。甚至於覺得：住在此地的人們，也都是這樣靜靜地活着。

過了一會，「賓士」開到河邊。河也是靜悄悄地。

身過了橋，開進了更靜寂的地域。

杉戶勇告訴她說：

「這一帶是『上加茂』。」

「賓士」停在一所有白色舊式圍牆的大宅子門前。

大門和大路之間，還有流水，上面架着小橋。

美智望着這所房子的氣派，心想古時候的王公大臣，大概就是住的這種邸宅吧？

杉戶勇一進玄關，立刻出來了一位中年婦人：

「你回來啦！」

跪在地板上磕頭。

美智見杉戶勇和這位婦人的面貌很相像，知道他們是母子；但是，爲什麼母親要這樣像傭人似的迎接自己兒子呢？她不明白。

杉戶勇帶回來一位素不相識的女孩子，也沒有向這位婦人介紹一下，美智被引着，走過打磨得透亮的長長的走廊，到了面向寬廣庭園的客座。

那位婦人跟在後邊，一進客座，馬上蹲在站着的杉戶勇面前，替他解外褂，脫襪子，美智驚得目瞪口呆地望着。

杉戶勇吩咐婦人：「準備酒菜！」

「是！馬上送來。」

美智等那婦人退出去了，問道：

「這一位不是你的令堂嗎？」

「是的啊！」

「爲什麼你這麼擺威風呢？」

「沒有擺什威風呀！」

「可是……她簡直像下女似的服侍你嘛！」

「在日本，有各式各樣的家庭。」

「太奇怪了！好難受！」

「哈哈哈！……難受嗎？也許是如此。」

杉戶勇的母親，端着帶脚的膳盤來了。

美智站起身，要往洗手處去更衣。

她很想和領路的婦人搭話。但是看她的背影，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嚴冷。

她似乎是在心裏拒絕兒子帶回來的這位素昧平生的女孩子。

話雖如此，等到美智由洗手所出來，婦人又很殷勤地準備好熱巾在等着她擦手。

美智回到客座，婦人拉攏紙門，一點聲音也沒有的走了。

這所大宅子裏，好像就只有杉戶勇母子兩人住着。

杉戶勇讓美智拿起杯子，替她斟酒。

美智默默地乾了一杯。

「不再斟了，你自己隨便喝！」

杉戶勇說過，拿起自己膳盤裏的暖酒瓶，喝起來了。

美智獨語道：

「太寂靜了呀！」

杉戶勇問：

「不喜歡這樣靜嗎？」

「這樣靜的地方，還是頭一回來嘛！」

「嘈雜了，人會得神經衰弱，太靜了又會發狂！」

美智見他手裏的酒杯，不大往下放，不斷地一杯一杯地喝着，驚訝地瞪住他望着。

不久，就覺得眼前發花，輕度的眩暈。

閉上眼，頓時發了睏——睡意很濃，簡直懶得再開眼。

「要睡嗎？」

杉戶勇問話的聲響，也好像在遠處說話。

同一天。

街市披上夜的裝束的時候，都城正也搭新幹線超特快的「光」號，到了京都。

他手裏拎着一隻小提包，好像在銀座一帶散布的樣子。

接到吉上潤二的電報，叫他在今天之內到京都，正也不知道吉上爲什麼發來這種的指示，莫名其妙地上了超特快火車。

他從「輕井澤」回來之後，訂了使自己的人生一變的計畫，正將付諸實施。

正也決心去當電視演員了。

他在九月底的某一天，到東亞電視公司，去找了節目部的影片製片股的村田謙一。

他說：

「我要做演員了！」

村田謙一苦笑道：

「你在『輕井澤』，把關藤五郎打得半死不是？」

「是我打的！」

「關藤五郎是節目部長吶！東亞電視公司不能用你了呀！你把事情弄糟啦！」

「那麼，給我介紹到別的電視公司！」

「又說胡話了！不過你確實跟那些泛泛的演員兩樣，你是下點功夫一打磨立刻會發光的金剛鑽……」

村田謙一又考慮了一會，叮嚀地問：

「眞的決定當演員嗎？」

「眞的！學校也準備休學！」

「那也不必。可是爲什麼忽然下了決心呢？」

「爲了和母親斷絕關係，非自食其力不可。」

「爲什麼和母親斷絕關係呢？」

「家庭的內幕，也非供出來不可嗎？」

「不！不願意說就不必說」

「等我一個人活得下去的時候，馬上離開家庭。任何破爛的公寓都可以！能有一萬錢，就夠生活！」

正也誇下大話，辭別了村田謙一。

後來，村田沒有回信，但是正也相信必定會有答覆來的。

正也想：

——只要能有力量租公寓，我就跟美智結婚！

坐在向京都飛駛的超特快列車之中，正也一直想像着和美智一起過日子的生活。這些想像，使正也開始明白了青春的樂趣。

——她說不定會變成最平凡的老婆哩！

想到這裏，正也自己不由地嘻開嘴笑了。

在京都車站上了火車，站在月臺上，正也回到了現實。

那個作家，爲什麼心血來潮要叫我來呢？

走出車站，望着古都的夜景，正也忽然覺得好像有一種非常有趣的冒險在等着他。

他也不叫計程車，大踏步在街上走着。

表情充滿青年人的明朗、興奮。

進了「迷爺谷」旅社，正也向櫃臺上說了自己的姓名。

賬房立刻把房間的鑰匙交給了他。

正也問：

「吉上先生還沒有來嗎？」

賬房偏着腦袋想了想：

「沒聽說什麼吉上先生呀……」

「唔！這是什麼意思？巴巴地把我找來……」

正也也覺得詫異。

走進房間，躺在床上，仰望着天花放，他漸漸地焦躁起來，大聲叫道：

「作家這東西，專幹古怪事！究竟玩什麼把戲嘛！」

把人家叫來，自己本人卻不見面，哪有這種奇事！

「他到底在哪兒哪？」

正也跳起身來，吼道：

「媽的！開玩笑！」

不知道是爲了什麼，關在京都的旅館一間房裏，又沒有事可做，一直呆着不動，這在年輕人是受不了的。

但是，吉上潤二不會無緣無故打電報的呀！一定是有什麼事纔叫我的呀！

正也只好等着——沒有法子。

……過了兩箇鐘頭。

正也不知不覺，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忽然有人來敲房間，正也猛地驚醒。

旅社的侍役進來：

「您同伴的客人來了。」

「……？」

正也一見跟在侍役後面進來的人，驚的嘆了息。

原來是美智。

役一出侍去，正也就走近美智：

「你也是吉上潤二叫你來的嗎？」

「……」

美智低倒了頭，坐到椅上。

這時，正也纔發現：她的神色，不像平時的美智。

「怎麼了？」

手扶着美智的肩膊問。

頓時，美智全身抖起來了。

正也一驚，放開手：

「怎麼回事嘛？」

正也焦灼地問。

他明白：吉上打電報來，是爲的想替我們撮合。

可是，對於這樣的好意，美智倒像受了什麼很大的刺戟，這又是什麼道理呢？

美智僵了似的，望着地板上的一點，動也不動。

「喂！」

正也坐到她面前的椅上，探身望着她：

「出了什麼事嗎？……我事前一點不知道，是被動到此地來的呀！我在這裏，你就這麼不樂意嗎？」

美智默然搖頭。「那麼，爲什麼這副神氣呢？」

「……」

「什麼道理？說嘛！」

「……」

「出了什麼事，是不是？」

「……」

忽然，美智搖搖晃晃地站了起來。

正也不安地望着她。

美智像一根棍子似的倒向牀上，哭起來了。

正也覺得：她的哭聲中，含有恨不得要死的悲哀。

美智被杉戶勇奪了 VIRGIN。

（十）

一年四季過得這麼快，是不是由於世界上各種各樣的事，一樁接一樁地發生出來的關係呢？

光陰如駛，日月如梭，眞是眼睛一霎就又是一年過去。

尤其是像吉上潤二這樣多忙的作家，有時偶然想起這一點，眞有人生如白駒過隙之感。

剛過完正月，早已春天來到，一會兒便是夏天，在「輕井澤」別墅住着，不知不覺地秋風已起，回到東京，眨眨眼，又要忙着過年了。

年復一年的忙碌生活，漸漸地使吉上潤二覺得疲憊不堪了。

到了春季，有一天，丸尾神父到「三鷹」的吉上家裏來了

吉上差不多澈夜趕工，把週刊誌雜的連載小說寫好了，渾身疲倦，靠在沙發上。

「看你這副神氣，好像明天就要跟這世界『沙幽奈拉』的樣兒！」丸尾三吉說起話來還是一點不客氣。

「活機器的油也快乾啦。心臟有結滯。胃腸也不好。失眠。常常猛烈地頭痛……眞的，說不定明天一下子就玩兒完了吶！」

「聽我的話沒有錯！到外國玩玩去！阿梓和眞美交給我！」

「我是打算總有一天要去……」

「你要是只想『總有一天』，那就怎麼也不會有這一天啦！今年夏天就去罷！……要不就戀愛一下！……也怪！像你這樣的紅牌作家，年紀纔四十出頭，看起來也還相當『司麥脫』，怎麼就沒有個女性來愛你啊！」

「這麼忙法，誰也靠不攏邊啊！」

「你要找的話，還怕找不到……」

「倒是那位魔女怎麼樣了？」

「魔女？」

「美智呀！野呂美智！」

「哦！那孩子啊？」

丸尾三吉憐憫地蹙起雙眉：

「已走上了孤獨而美貌的女孩子走的路了！」

「……？」

二年之前，吉上安排了美智和都城正也在「迷爺谷」旅社會見。

他想：正也和美智能結合起來就好了。撮合成一對十九歲和十七歲的青年夫婦，倒也滿有意思啊。

可是，天下事總很難照理想成功。

正也從「迷爺谷」旅社打電話來報告：

「美智來了，在房間裏待了三十分鐘，又不見了！」

吉上聽得摸不着頭腦。

吉上很感意外地問：

「美智對你的態度如何呢？」

「很奇怪！進得房來，跟啞巴一樣，也不開口，忽然倒到牀上，哭起來了……我怕見女人哭，便躲進浴間洗澡。等我洗完澡出來，她已不見了！」

……她在和正也見面之前，是不是碰到什麼了呢？

吉上立刻打電話到京都車站找八角堂。

八角堂說：到京都車站接到美智，本想買許多東西送她的。美智說，要一個人去逛逛廟宇，所以沒有法子，在「嵯峨」讓她下了車。

算起來，從她在「嵯峨」下車，到她抵達旅社見到正也，經過了五箇小時。

是不是這五箇小時之中，出了什麼問題呢？

吉上搞不清楚，又打電話到「迷爺谷」旅社，找到正也：

「美智的事，你死了這條心罷！」

「好！我不去想她啦！」

意外他，正也說得很乾脆：

「不過，先生！我要去做電視劇演員！」

「啊啊！你幹這個有前途，一定會紅起來。」

「以後有機會，演先生的作品的時候，給我推薦推薦！」

「一定！」

從這以後，不到一年，正也果然成了明星。

吉上寫的小說，被編成電視劇的機會很多。他那篇登在週刊雜誌最受歡迎的「一個青年的冒險」編成連續電視劇的時候，吉上推薦正也擔任了主角。

於是，正也一躍而成爲明星了。

正也成了明星，而美智卻不知去向了。

美智在京都失踪之後，也沒有回丸尾三吉那裏。

丸尾三吉說：

「最近，美智有了消息。」

「她在哪裏？」

「在銀座後街的酒吧。」

「噢？」

「孤獨美貌而又貧窮的女孩子，要想活下去，這是最便利的路子。」

「那個孩子，做服裝模特兒，做電影演員，都可以呀……」

「她的眼睛是青色的呀！而且有點太冷，可望而不可即，不容易受人歡迎呢！」

「酒吧叫什麼名字？」

「聽說叫什麼『撕開來·貝爾達』？是『綠色的階沿』的意思吧？……聽見說過。幾時去看一看她！」

「看她去倒很好……你不要緊嗎？」

「什麼不要緊？」

「她也許眞成了魔女哩！」

「你是說神父就能救，作家不能救嗎？」

「不！救她，恐怕是不可能了。不過，神父是不會沉溺危險的。」

「看到再說！沉溺不沉溺，到那時候決定罷！」

過了差不多一個禮拜之後，傍晚時分，吉上到了銀座七丁目地下室的「撕開來·貝爾達」。名符其實，果然，階段都是綠色的。

靜靜的氣氛，相當寬廣的一家酒吧。

照明的燈光很暗，只有三撥客人。

「請進！」

兩個陪酒的女郎迎上前來。

吉上要了威士忌蘇打，問她們：

「有個叫美智的——不！也許改了名字——混血姑娘，在吧？」

「您是問的『百合』小姐吧？她今天休息。」

「先生認識百合小姐嗎？」

酒女們馬上認出他是吉上潤二，眼光裏帶着好奇的神氣。

「叫你們的 MAMA 來好不好？」

胖胖的，很愛嬌的 MAMA 坐到吉上的面前之後。

「我想問問百合的事……」

「是！先生儘管問嘛！」

「百合到此地來做事，是頭一次不是？」

「這件事呀，先生！我們是完全不知道。半年之前，杉戶先生——您大概不認識，京都的財主少爺，年紀又輕，長得又帥，就是有點亂搞女人。他呀，每次到東京，都上我們這兒來——這回領了這位百合小姐來了。喝着喝着，她說要留在我們這裏。」

「……」

「她以前在京都的酒吧幹過沒有，我們也搞不清楚……可是，像她那麼美麗的人，我們這種第二流的酒吧，簡直有點承受不起呀！我們請還請不到呢，當然馬上OK。不過，我們還擔心：她眞的肯來嗎？第二天起，她眞的來上班了！」

「……」

「客人裏邊，立刻就陸續不斷地有人看中她，迷上了她。可了不得！先生！來了這麼個美得異乎尋常的美人兒，別的女孩子就黯然無光啦！眞叫人又高興，又煩惱……」

客人如不開口，OKMAMA 不知道要說到幾時纔罷休。

吉上問：

「她住在哪裏，告訴我好吧？」

「先生以前跟她有點什麼嗎？」

MAMA 刺探似的問。

「什麼也沒有！……不過，以後也許有。」

吉上說着，笑了。

這家公寓，在「小石川」「傳通院」後邊高地上，七層樓房，很摩登的樣式。

要憑一個銀座後街陪酒的女郎，掙來的幾個錢，是住不起這種公寓的。

庭園裏有游泳池，地下還有保齡球場。

吉上是第二天中午找到這裏來的。

走進去，那派頭就跟大旅社的賬房間一樣。

吉上向傳達說了美智的名字。

她的房間在六樓。

搭了電梯向上去，心裏想：

——來找她，是不是多此一舉呢？

美智能住這種公寓，可見她一定很有力的 PATRON（援助人）。

也許就是京都的那位財主少爺。

是不是美智到「迷爺谷」旅社和正也見面之前的五個多小時，發生了使她過這種生活的決定性的事情呢？

吉上到底是作家，直感很銳敏。

他懷着作家的興趣，到了美智住的房間門前，按了門鈴。

門開了。

一個好像家政婦似的五十歲左右的女人伸出臉兒來。

「美智小姐在家嗎？」

「不！現在出去了。」

這女人一口的京都話。

「馬上回來嗎？」

「在愛情園大概要躭擱兩個鐘頭。」

「愛情園？」

「是的。就在此地附近，有一個學園，專收可憐的孤兒。小姐常常帶些點心玩具去。」

「……」

「您去嗎？」

「讓我在這裏等她好吧？我叫吉上潤二，寫小說的。」

吉上一報姓名，家政婦「喲！」出叫了聲：

「怪不得！好像在哪兒見過。在雜誌上看到的……您請進！」

家政婦連忙讓吉上進去。

一步踏進門，看到裏面裝修陳設的講究漂亮，吉上不禁吃了一驚。

可以說是：小市民的夢想，都在這裏完全實現了。

寬廣的坪數，一定有四五個房間。

家政婦問：

「您喝酒嗎？」

「主人不在家就喝開了，不大好吧？」

「不！先生不用客氣，您喝好了！」

家政婦大概相當有權：

「威士忌？還是白蘭地？」

「給我白蘭地罷！」

拿來的是「拿破崙」。

——這可濶氣得很哪！

「美智小姐，眞的是這裏的主人嗎？」

重新又問一聲。

「是的……您覺得奇怪嗎？」

「奇怪呀！過去她沒有錢哪！」

「小姐們只要生得美麗，總有辦法呀！」

家政婦說，笑了笑，進去了。

過了一會，她出來向吉上說：

「我出去買東西，您給看一回家好吧？先生！」她倒是很輕鬆很隨便的樣子。

「好！你去罷！」

「那麼，拜托先生了！」

家政婦出去了。

——眞妙，上這兒來看家啦！

吉上手裏端着白蘭地苦笑。

過了十分鐘左右，房門開了。

吉上以爲是美智回來了，故意坐着不動，也不回頭。

聽見是男人的聲音在問：

「哪一位呀？」

轉過視線，只見一個穿和服的青年男子站在那裏。

吉上不禁慌了手脚。

自己又不認識人家，公然坐在他們客座裏大喝其酒，他不能不感覺尷尬。還是這青年解了僵局。

青年微笑道：

「是吉上潤二先生吧？」

吉上也笑道：

「幸虧人家認識臉兒，不然的話，我眞成了偷嘴的貓了！」

「我叫杉戶勇。」

青年通過姓名，也從屋角的酒櫥裏拿出白蘭地的酒杯：

「常聽美智提到先生。」

「是嗎！那眞是……」

「美智愛先生的吧？」

「愛我？」

吉上皺起了眉毛。

「她說：她自己所愛的，只有先生一個。」

「……」

「在『輪島』的遊廓，先生對於美智，沒有碰動她一點——雖然她是很盼望的……」

「我還不至於這樣不負責任……」

「可是，就在『輪島』之夜的後一天，在京都，灌了她一杯安眠藥來了個硬上弓……」

「對不起！你好像相當富有啊？」

「嗾！有的是錢。」

「可以請教你的出身嗎？」

「茶道的師傅，在日本全國，有三百萬徒弟。」

「原來如此！」

「不過這是家父的事。我是庶出的，所以可以逍遙自在，愜意得很。」

「太有閑了，所以就成了『唐璜』？」

「但是，目前做了美智這魔女的俘虜，慘得很。」

「你也以爲美智是魔女嗎？」

「是的。……哦！對了！先生看出了美智是魔性之女，所以沒有下手？」

「倒不是這意思……」

吉上有點歡喜這個青年了。——那一天。

正也進浴室去洗澡，美智便悄悄出了「迷爺谷」旅社，立刻又趕回「上加茂」杉戶勇的家裏。

半路上，她攏到一家古董店，買了一把短刀。

進了杉戶家大門，她不經玄關，由園子裏繞了過去。

杉戶勇在一間獨立房的書房裏看書。

美智站在院子裏，杉戶勇抬起了臉兒，他好像預料美智當然會回來似的，微笑約她：

「我們出去，找一家好館子吃飯好不好？」

美智也不開口，跨上去，從手包裏取出短刀，拔出了鞘。

杉戶勇不由得變了臉色。但他很像虛無主義者，並不慌張：

「想殺我嗎？」

「……」

美智不開口，祇是狠狠地瞪着他。

「殺了我，對於你，並沒有好處哦！」

「卑鄙的東西！」

美智沉着嗓音罵。

杉戶道：

「我不是卑鄙的人。不過如果你一定要報仇，那我也並不逃避！」

在美智的想像中，總以爲杉戶當然做賊心虛，一定要磕頭作揖地賠罪。

沒想到他竟這樣鎮靜，倒叫美智不知如何是好了。

「我對於年輕的女性，如此的冒犯，這還是初次。是你引得我這樣幹的！」

杉戶說到這裏，美智便像一個提線木偶，一刀刺過來。

杉戶本能地抬起左手來遮蔽胸膛。

短刀戳進了左手的手腕。

只聽得一聲哀叫。

廊沿下，站着杉戶勇的母親——也不知道她什麼時候來的——她嚇得哀叫起來了。

血點洒得滿地。

杉戶勇一點不慌，把短刀拔出來：

「佐代姐！……」

叫她母親：

「給我上藥，紮起來！」

母親哆嗦着說：

「還是請醫生……」

杉戶勇搖頭：

「鬧得警察知道了不好！是我害了她呀！」

美智看見了血，覺得一陣眩暈，靠到紙門上，閉起了眼睛。

這時，她忽地想起母親淑多躺在醫院牀上那時候的光景。

當時，淑多滿臉紮着繃帶。

後來過了很久，纔有人告訴美智：她的母親是被雇用的賬房刺死的。

現在，美智纔感到母親不幸的命運，連做女兒的也包含在內。

美智閉着眼，淚珠直湧。

「……美智沒有殺死我，卻提出了條件。」

杉戶勇告訴吉上：

「讓美智盡量地奢侈享受，自由地行動。而我要予取予求，一切聽她吩咐。」

「那麼，到今天爲止，你是遵約履行？」

「是的。我帶了美智，旅行全世界，花了三個月功夫。後來，租下了這裏的公寓。在這段時

間之中，我發現我是從心裏愛着她。」

「美智呢？」

「她不愛我嘍，好像一直在恨着我。這一點，和普通的女孩子不同嘍！」

「如果美智也愛了你，你恐怕要對她失去興趣吧？」

「也許……我現在考慮的是和她結婚。」

「……」

「先生！我們這奇妙的關係，能做小說嗎？」

「也許可以。」

「從那次以後，美智絕不許我碰她一下……起初，我像野獸似的撲上去，每次她都拼了死命的猛烈抵抗。現在，我不想了……我只想：如果結了婚，她總該順從了吧？」

「你們的關係，似乎還是不結婚，繼續維持這種狀態好嘛！」

吉上笑着說，然後站起身來：

「我走啦！不必等美智回來見面啦！這樣最好！」

（十一）

在「赤坂」的T·A·S電視公司前面，有一家叫「開不離開」的喫茶店。構造格局很漂亮，在T·A·S電視做事的青年們，都拿這裏當作休息的地方。

晚上九點起，地下室改爲食堂，要開到半夜三點，所以對於澈夜工作的人們很方便。最近，常常有客人帶着銀座酒吧的女人來，醞釀出一片東京的夜的氣氛。

早春的一天晚上，吉上潤二穿了一身和服，出現在「開不離開」的地下室，已是半夜一點的時候了。

吉上住在附近的「日本」旅社，趕着寫稿。

將晚的時候，接到T·A·S電視公司的電話，拿過話筒一聽，原來是正也打來的。

「下個禮拜起，又要演先生的作品了。」

「哦！是那部『我是人』吧？你演那個不良青年？」

「是的。請先生指教！」

「好久不見，見面談談罷？」

「排戲到十點左右就完。」

「十二點之前，我得寫一篇週刊雜誌的連載。如果不嫌晚，就在十二點以後見面好不好？」

「那麼，我在『開不離開』等先生。」

吉上已好幾個月沒有和也正見面了。

一躍而成爲電視紅星的正也，電影也拍了兩部，非常受歡迎，人緣好極了。

若是旁人，二十歲左右就成了明星，多半立刻買上一部跑車，開着滿處亂跑，一副花花公子派頭，大把花錢，身旁總是圍着一羣小鬼奉承着。惟有正也是個例外，人家背地裏都叫他怪物。

正也身邊帶着兩三隻皮箱，到處以旅館爲家。

所以，什麼時候？他在什麼地方？連接近他的人也一概不得而知。對於工作時間，他嚴守不誤，但是他的私生活絕對不讓別人窺探。

他毫不打扮，總是一件髒兮兮的皮夾克，膝蓋快要磨穿的一條西裝褲。

正也的嗓子很好，唱片公司也發現了他，灌過三張唱片。他被拉上電視的唱歌節目時，還是那一身不修邊幅的衣服，常弄得主持人爲難。

吉上偶然有一次在電視歌唱節目中看到正也，他也是一件普通的條紋和服。這種隨隨便便的派頭，他卻顯得很自然很合身，並且反而更受觀衆歡迎。

吉上走進「開不離開」的地下室，角落裏的位置上，正也站起來招呼：

「在這裏！」

他還是老樣子，皮夾克，橡皮草履。

「你現在是紅角兒啦！忙不過來吧？」

吉上說。正也答道：

「倒也不見得。我不搞兼差。」

「你主演的電影我看過，忘了片名叫什麼了，是一個孤獨青年駕着快艇，走遍日本各處港口的故事，很有意思啊！」

「先生看過那部片子嗎？我那時候根本還不知道演技是怎麼回事，您可別看啦！等我以後有了自信，我會請先生去看我的作品的。」

「兩年三年功夫，磨練不出什麼來的。不過，看你演戲，倒叫人不感覺厭倦……你有做演員的天賦。」

吉上一向主張：一個演員，除了容貌和直覺力之外，必須還要有本人自己意識不到的天賦。沒有天賦的演員，不管他多麼美貌，以及演技多麼好，是一點魅力也沒有的。

到現在爲止，在銀幕上，舞臺上，能保持長久的藝術生命的演員，都是由是他們有這天賦。

吉上在正也身上，發現他有天賦。

「你這種奇怪的生活，要繼續到幾時爲止呢？」

「奇怪嗎？我的生活？」

「簡直像通緝犯似的，一個旅館一個旅館地換地方，這還不奇怪嗎？」

「這樣輕鬆舒服啊！」

「你就不想要一個自己的公寓，自己的家嗎？」

「先生爲什麼問這些常識的話呢？」

「想要一個自己的家，這不是人類的本能嗎？」

「是這樣嗎？」

正也聽了若無其事。

「你是不是沒有慾望？老是這麼不修邊幅，吊兒郎當地，也不做套好好的衣服！」

「先生，說老實話，我也是不想打扮。可是，我要是做起一套衣服，又要想第二套了，家私越來會越多，我不願意造成這種現象。」

「爲什麼呢？」

「家私、財產，這些東西愈多愈麻煩，愈費事。衣服多了，要需要衣櫥；有了衣櫥，就需要自己的房間，又必需蓋房子了。一朝有了房子，就不可能一個人過日子了。天下沒有比這個再傷腦筋的了！」

「你準備一輩子貫徹這個主義嗎？」

「如若可能的話，我要貫澈下去！」

吉上沉默了一會，問道：

「那麼……你掙的錢，怎麼花的？存起來了？」

正也一聽，好像正等他問這句話似的，「嘻」地一笑：

「先生！我也有我的好處哩！」

「什麼？」

「我做了演員之後，常常出去拍外景，日本各處都跑遍了。因此我看到許多孤兒的收容所，少年結核療養院。而且這些地方，經費都很缺乏……我掙來的錢，差不多全部用無名氏捐給了這些慈善機關。這可以算得小小的美談吧？」

「唔！這可眞是美談！」

吉上很感動。

「不過，這話請先生不要告訴人。被人家知道了，美談的價值就要打對折了！」

正也說着，不好意思似的笑了。

吉上和正也對面坐着，談了一個鐘頭。

忽然，看到相反方向的角落裏，坐的一對男女。

男客的側面臉兒，似乎在哪裏見過，思索了一會，猛然想起：他就是在野呂美智公寓裏碰到的那個杉戶勇！

——那麼，那個女客呢？

吉上對背衝着這邊的杉戶帶來的女客，發生興趣了。

——也許是美智？

——不！一定是美智！

餐室的光線很暗，他們後進來的，一定沒有注意到這邊座兒裏是誰。

正也跟吉上對面坐着，當然看不見那邊的座兒。

杉戶勇和他的女伴，都似乎相當地醉了。不！看杉戶的樣子，好像對於喝醉了的女伴，有點無法應付。

吉上不願意在此地讓正也和美智相見。

但是，說不定怎麼一來，兩人照了面呢？

吉上決定先問一問正也：

「你現在還想起那美智嗎？」

「我還沒有跟任何女人戀愛，這就足以證明我的心了。」

「那麼你是愛她了？」

「也不知道什麼道理，她像一張濕紙似的，粘在我腦子裏離不開……半夜裏醒過來，她白白的臉和身體，就好像溶化了流進我的身體，眞叫人生氣。」

正也眞的生了氣的說。

正在這時候。

杉戶勇對面的椅上，那女伴搖晃地站起了身。一點不錯，果然是美智。

吉上以前印象中的美智，雖說是神秘的美麗，仍不過是一個乳臭未乾的女學生。

但是，現在的美智，卻發散着盛開的紅薔薇似的美麗。

凡是碰到她的人，不分男女，恐怕回去都要告訴人家：我今天看見個極美的美人——她就有這樣的美。

兩年的歲月，在吉上不過是一轉眼之間，但是以一個十七歲的少女，成熟到十九歲的大姑娘，卻是極有價值的一段時間。

吉上遮掩不住爲她的美麗所震懾的表情，正也不禁也轉過臉兒：

——誰呢？

一看之下，愕然地變了臉色。

吉上不由地慌了：

——怎麼辦？

他擔心地望着正也惡狠狠緊張的側面臉兒。

正也的視線，跟着醉步蹣跚的美智向前走。

樓梯旁放着一架鋼琴。

店裏聘請有名的鋼琴名手，不斷地演奏名曲，到半夜一時爲止，這是這裏的特色之一。

現時在間已過，鋼琴已蓋上了蓋子。

美智掀開琴蓋，坐了下來。

各個角落裏，還有客人坐着，大家的視線都集中到美智身上。

美智開始彈琴。

琴音非常悅耳，證明她充分下過功夫。

吉上望着盯緊美智凝視的正也的側面臉兒，心裏想道：

——今天這一次邂逅，未免太戲劇性了！

美智彈完一曲，大家鼓掌。

但是，美智臉兒板板地好像生氣似的，又繼續彈下去。

這次彈的不是古典樂，很意外地，竟是正也最近灌唱片的一首歌。

美智一邊彈一邊唱：

「夜凉如水，我的心也冷似冰。
拋去的回憶又復醒，好似窗外的星兒亮晶晶。
夜凉如水，我的心也冷似冰。
敲過五更又是天明。
回憶融化得乾乾淨，
我也消逝了不見蹤影！」

正也站起來了。

吉上不知擋他好？還是不擋他好？

正也慢慢地走近鋼琴旁邊。

美智也不向正也望一望。她視線不轉過來，可見她已知道正也在此地。

正也站到美智身邊。

忽然——正也右手一揚，美智頰上「拍！」的一響。

美智默默地抬起臉望着正也——青色的眸子，冷而澄澈。

杉戶勇連忙衝過來：

「幹什麼！打女人，下作東西！」

杉戶勇氣得嘴唇直哆嗦。

正也向他瞪了一眼：

「關你屁事！」

杉戶勇催美智：

「美智！走罷！」

美智忽然說：

「我挨了打，你沒有還手的勇氣嗎？」

讓她這一說，杉戶勇不能不撐撐面子，向正也吼道：

「出去！」

正也一笑：

「你是美智的什麼人？」

「你管我是什麼人，走！」

「你這小子迷上了美智，聽她使喚啦？」

「叫你出去，你就出去！」

杉戶勇吼得更凶。

「好！出去罷！」

正也先走，上了樓梯。

杉戶勇有點躊躇的樣子，看看美智。

美智說：

「我在這裏等你！」

杉戶勇追着正也，向樓梯那邊趕去。

店裏頓時靜悄無聲。

美智在大家好奇的環視之下，走到吉上這邊，在正也坐的椅子上坐下：

「我很想念先生！」

「我去找過你，碰位到那杉戶勇，所以沒有和你見面就走了。」

「先生看到我的生活環境，瞧不起我了吧？」

吉上不答覆這句話，問道：

「爲什麼不來看我？」

美智說：

「我害怕！」

「害怕？那就奇怪了。……你能毫不在乎地把那杉戶勇當奴隸似的使喚着，你的性格不是很堅強嗎！眼面前，你就叫兩個青年像野獸似的格鬪去了不是！」

「我除了先生之外，別的男性都討厭！」

「……」

「先生身爲作家，爲什麼不能明白我的心意？」

「倒不是不明白。但是，一伸手就會燙傷，所以只好不伸手。」

「……」

「讓我老實說罷！你是使男性變成無能的女性——雖然不是由你自己的意識造成。這一點，可以很清楚地斷言。」

「包含先生在內嗎？」

「對了！也包含我。」

「撳住我，叫我像小白兔似的乖巧馴服，難道先生沒有這種力量嗎？」

「沒有嘍！像我這樣的中年男性，是很狡獪的，看到危險就會向後轉。血氣方剛的青年們，會向前衝，向前闖，像野獸似的。……從原始時代起，男人爲了要獲得女人而決鬪的光榮，倒似乎和文化的發達沒有關係，仍然存在哩！」

吉上說到這裏的時候，樓梯那邊有了皮鞋步聲。

大家都仰面向那邊望去。

梯上走下來的是正也。嘴唇破了，流着血。

默然走到吉上和美智跟前，栽倒椅子上，拿起冰水杯，一口氣喝乾。

美智從手包裏取出手帕，交給了正也。

吉上問：

「杉戶君腕力不行？」

「不！很厲害！」

正也用手帕擦着口邊的血：

「不過我比他稍稍強一點。我練過西洋拳，所以占了一點上風。」

吉上說：

「好了！男人的勝負完結了。在故事上，打勝了的男人將有權利獲得女人……」

吉上站起身來：

「我這個冷靜的旁觀者，要先失陪啦！以後你們怎麼樣，我可管不着啦！」

（十二）

「上你那裏去罷！」

正也說。

美智默然，盯着正也。

「上你那裏去罷！」

正也重複地又說。

走出「開不離開」，在TAS電視公司前等客人的計程車，「嗤！」地滑到兩人跟前。

車子向「小石川」駛去，美智悄然地獨語：

「爲什麼正也要上我那裏去呢？……」

「不能去嗎？」

「我很高興很歡迎啊！……不過……」

「怎麼樣？」

正也看看美智側面臉兒。實在美得無懈可擊。正也看着她，會忘掉自己。他心裏獨語道：

——所謂勾魂奪魄，八成兒就是這麼一回事吧？

「我有預感：上我那裏去了，你會遭遇不幸呀！」

「不幸，我會遭遇不幸嗎？……哈哈哈！」

正也乾澀地笑了——裝出來的強笑。

美智視線轉向正也。

正也臉上的肌肉凍凝了——仍然笑着。

美智小聲說：

「我愛你！」

「這不結了？我也沒有忘記你呀！」

計程車到了公寓。

正也心裏想：

——好漂亮的房子啊！

他也不開口，跟着美智上了六樓。

被家政婦迎接着，正也走進房子裏，四下裏張望了一週，對於這樣豪華的生活，也沒有說什麼。美智問：

「喝酒嗎？」

「不！來杯水！」

正也深深地靠在沙發裏，重新由正面凝視着美智。

「我變了？」

「唔！變了！」

「像製造出來似的，變美了不是？」

「對了！」

「正也不喜歡這樣吧？」

「還是從前的你好！」

「嘻嘻嘻！……沒有靈魂的木偶才美麗嘛！」

美智裝出妖精似的媚態，一翻身，進寢室去了。

正也重新又向房裏四邊環顧，看見屋角放着高爾夫的棍袋。袋掛上着名牌——寫的杉戶勇的名字。

——哦！那小子是此地的出資人哪！

正也心中頓時噴出強烈的妬火：

——再也不能把美智給他！

正也無聲地喊叫。

他從沙發上站起，這時已成了一隻野獸了。

走到寢室門前，抓住門上的旋把的一瞬間，他想起美智在車上說的話：

「上我那裏去了，你會遭遇不幸呀！」

他覺得：這一扇房門，可能就是幸與不幸的分水界吧。

轉念一想，又覺得自己未免心虛膽小。

正也拉開了寢室門，立刻又嘆了息。

美智穿着水色的 NEGLIGER，仰臥在牀上。正也聯想起躺在萊茵河古城邊的巨巖上的 NYMPH（希臘神話中的龍女）。

正也覺得自己已變成了惡魔的化身。

終於，他們合而爲一了。

以後，又不知道過了多少時間。

正也緩緩地仰面躺下，向着天花板，低低地：

「媽的！」

「怎麼了呀？」

「沒有什麼！」

正也搖頭。

「你主演的電視、電影，我一回也沒有看。」

「看也沒有用嘛！」

「你和我，命中註定要走到這一步，我以前拚命地逃避……可是，沒有躲得了！」

「既然命中註定，這一天就應該早一點來到呀！」

正也像中年人似的，很鎮靜的說。

美智盯着正也的側面臉兒，低低地：

「我們能不能幸福呀？」

「當然能夠啊！有你，又有我。一加一等於二嘛！」

就在這時，有人敲房門了。

「什麼呀？」

美智問——她以爲是家政婦有什麼事。

不想，門外答道：

「找都城正也，有事！」

杉戶勇的聲音。

美智一震，望着正也。

正也向她「嘻」地一笑。

「求求你！」

美智嘴靠着正也的耳朵：

「你別動粗！在京都，我被他騙了一次，就只有這一次呀……他雖租了此地的房子給我，我們始終是保持着距離的。他這人也很可憐。」

「我明白了！」

正也很快地穿了皮甲克。

剛要出房門，又向美智「嘻」地笑了笑。

他自己向自己說：

——這回是要輪到我挨揍啦！

房門剛要開的一瞬間，美智叫了：

「您哪！」

這是妻子叫丈夫的聲音。確實地，這時美智是正也的妻——但是，正也頭也沒有回。

正也拉開房門，走出一步，便把房門帶上了。他想：不要把美智給杉戶看到——這是正也的不幸。

杉戶勇向正也踏進了一步。

正也兩手垂着不動，準備挨打。

杉戶勇簡直像要連頭帶肩膀撲倒似的，向正也栽了過來。

正也也發現杉戶勇右手握着一把發光的東西，反射地想要翻身閃開，可是已來不及了。

美智聽見很重的東西撞到房門上，嚇了一跳。

接着，就是家政婦一聲哀叫。

美智大驚，立刻跳下了牀。

披上睡袍，拉開房門，看到正也倒在地下，她嚇昏了。

正也手掩着胸口，指縫裏往外直冒血。

都城正也彗星似的出現，彗星似的隕落，鬧動了全國。

大家把他比作美國電影明星詹姆斯狄恩。由於他的死，他的人望反而更高了。

開弔的那天，「青山」葬儀所，來了二萬多男女青年，大家都哭了。讀祭文的人之中，吉上潤二的弔辭，引得半數以上參加的人都流了淚。他並沒有用草稿，只是面向着祭壇中掛的正也的照片，如同和活人相對似的說話。

正也的母親御室道子，聽到吉上講的話，忍不住了，把手帕蒙着臉，嗚咽起來。小森祥子站在旁邊，也只是吞聲啜泣。

吉上唸完弔辭，便退出來，走到外面。

丸尾三吉神父正在那裏等着。

他告訴吉上：

「美智不見了！」

「是不是到此地來了？」

「不！昨天她留下一封信，走了！」

——出事之後，美智馬上被丸尾三吉的教會領去。她把自己關在一個房裏，整整三天，不吃東西，也不開口。

丸尾三吉故意不去理她，讓她冷靜冷靜。

「她往哪裏去了呢？……我想，說不定她會去找你，剛才打電話去問過，也沒有！」

吉上邀丸尾上了車，說道：

「美智不會上我那裏去的！」

「爲什麼？」

「我想：她的心理是跟誰也不見面。」

「可憐的孩子！永久孤獨不能得救的孩子！」

吉上問：

「神也不救美智嗎？」

「她不願意接近神嘛！」

「她能再到我那裏來一趟就好了……」

吉上想：能救美智的，恐怕只有我吧？

他想：如果美智能再和我見一次面，我有把握不叫她再往別處去。

但是，他覺得：美智絕對不會在自己面前出現了。什麼道理呢？吉上也說不出來，但是他相信是如此。

同一時間。

美智在「下落合」一條汚七八糟的商店街上走着。

她向左右兩邊的店，一家一家地望去。不久，她找着了一家小小的「田樂」屋——掛着個紅色的大燈籠；燈籠上兩個大字：「珊子」。

大概只做夜間營業——玻璃門關着。

美智拉開不大靈活的玻璃門，店裏靜悄悄地，椅子都翻轉了掛在桌上。

美智向店堂裏叫：

「請問，有人在嗎？」

「哪一位？」

裏邊有人答應。

美智走進兩步：

「我是美智！」

「嗄？美智嗎？」

裏邊的人驚異地叫起來了。

美智拉開隔開裏外的紙門。

四蓆半的一間，傢具和傢具之間舖着一個被窩，一個女人躺在上邊。

枕上抬起來的臉兒，好像有五十五六歲了。

但是，眉梢眼角，還留着有十幾年前的珊子的面影。

一個善良而正直的「盼盼」的珊子，自從那回洗手不幹之後，在此地開了一家「田樂屋」，總算維持着一個人的生活。

美智喪母之後，被「四谷」的教會領去，一回也沒有到此地來過——是珊子關照她不要來的。

「明白嗎？美智！你以後要過好好人家的小姐的生活啊！讓人家知道有我這個「盼盼」出身的人替你媽媽照應你，你就見不得人啦！你可不許來找我呀！」

美智哭着聽她囑咐。直到今天爲止，美智都遵照她的吩咐，沒有來過。

珊子的腦子裏，只有穿着海軍式制服的美智。

現在看到站在面前的，是電影明星似的美麗的小姐，珊子茫然了：

「美智！你，你眞的是美智嗎？」

「是呀！」

美智向她微笑。

「可吓了我一跳！這不是做夢吧？」

「珊媽媽！您生病啦？」

「不——是！從前幹那種買賣，留下來的病根哪！常常渾身骨頭發痛，動不得。」

「這不行嚒！」

「不要緊！只要躺個兩天就好了……眞的！你居然來啦！好極了！這麼漂亮的大姑娘，眞恨不得叫你媽媽看一眼！」

珊子想必是也不看報，也不看電視的。像那麼驚人的大事件，美智也因此出了大名。以爲珊子當然已經知道了，現在一見面，才知道她完全不曉得這回事，倒放了心。

美智坐在她枕邊，問道：

「珊媽媽知道我家媽媽的事？」

「什麼呀」

「媽媽是哪裏人？怎麼生下我的？」

「……」

珊子仰着臉盯着美智，反問道：

「你爲什麼要問這些事呢？」

「想要知道知道……」

「我也沒有特別問過你家媽媽…只是……」

「……」

「只聽她說：她是琉球人，父母都在戰爭中死掉。」

「是嗎？……」

「美智！你好像沒有精神啊！怎麼啦？」

「不！沒有什麼……」

美智向她微笑。

「雖然不見面，只要你好好地，珊媽媽就很高興了。你可要多多保重呀！」

「噯！」

美智坐着談了一會，說是要走了，站起身來：

「那麼……」

珊子怪捨不得地，忍住淚，直是霎眼。

「珊媽媽！……這個，送給珊媽媽……」

美智把一個信封放下。

「什麼呀？這是……」

「只有一點點，留給您！」

珊子向美智合掌：

「謝謝啦！」

等她發現信封裏竟有五十萬元鈔票，大吃一驚，美智卻已走遠了。

都城正也殞命之後，轉瞬過了二月，匆忙的人們，快要忘掉他的死了。

吉上潤二依然每天被小說稿子在後邊催趕着。

仲春時候，吉上的日程已排得消化不下了，被編輯人硬把他關到「日本」旅社裏去寫稿了。有一天。

另外一家雜誌社的編輯，上旅社來找了他。

又要請他今春參加旅行講演。

吉上答應了。

編輯忽然想起：

「對了對了！提起旅行演講，我倒想起一件事來了。」

「什麼？」

「上個月，我到琉球去了一趟——搜集材料。」

「唔！……」

「參觀戰跡，一點意思沒有；倒是有一處地方，在日本看不到的，眞漂亮！就在據傳『源爲朝』在那裏登陸的地點附近，叫做『運天原』。那裏是海拔五十公尺，下臨無地的大絕壁。草原像『高爾夫』球場一樣的平坦，滿生着細草。」

這位編輯和一位攝影記者到那裏的時候，那一片草原上，只看到一個人影。

倘若是在日本內地，這裏一定變成一處著名的觀光地，隨時會有人羣來往；可是，這裏卻奇怪得很，草原上竟是一片空虛。

祇是，面臨絕壁的斷崖邊上，悄然地，有一個人坐在那裏。編輯走將過去，向下邊的海水一望，不由地悚然卻步。

可怕！縱然不是患有「高處恐怖症」的人，到了此地也會覺得眼暈。

而現在毫不在意地坐在這斷崖邊上的，竟是一位年輕的女性。

編輯覺得有點奇怪，向她臉上望了望。

「先生！您猜她是誰？」

「……？」

「前年秋天吧？不是我們上北陸地方旅行演講的嗎？」

「啊啊！……」

「就是那回，在『金澤』開往『輪島』的柴油身上，碰到的那位姑娘！」

「……」

這位編輯當然知道都城正也被刺事件中，有一個混血兒姑娘牽涉在內；但是，他卻不曉得這位混血姑娘和那天開往『輪島』的柴油車上的姑娘，是同一個人。

「當然，我又沒有和她說過話，只是看見過一次；但是留下的印象很深刻，所以不由地向她叫了一聲。」

「她怎麼樣了？」

吉上盡量不使臉上露出心裏的動搖地問。

「她呀……不答應。像啞巴、聾子一樣，隨便我說什麼，她只是凝眸望着海水……她的臉兒太美了，倒反而叫人有點怕起來了。所以，我們只好走開了。」

「就是這麼多？」

「不！我們上了車，向『赤丸岬』方面兜了一個鐘頭左右，折回來，心裏放不下，又到『運

天原』去看了一下……可是，她已不見了。祇是，有一件事叫我們心驚膽戰，她原來坐的地方，留下了一朵青色的薔薇花！」

「……」

「我覺得是不吉之兆。悄悄走到崖邊，向下面海水望去，只見海浪碰到岩邊，泛起白波，好像是掩埋了她以後的一點點綴！」

「只怕……」

吉上說：「她是跳了海了！」

「先生也是這樣想？」

「唔！……」

吉上眸子望向遠處：

——美智死了！

——到底還是沒有能活下去！

客人走了，吉上低低獨語道：

「只怕她的血也是青色的吧？」

旅社外面，無數的車輛繼續在流動——像人生的流動那樣。

朝　雲

（一）

博多開往東京的特別快車「晨風號」，在半夜裏一點零九分，駛進了姬路站。

月臺上空空的，除了站員之外，只有兩三個搭車的乘客。

早春天氣，半夜裏還是很冷，非把大衣的領子豎起來不可。

這有限的幾個乘客之中，有一位穿和服的青年女子。這是一位很美麗的姑娘，長長的瓜子臉兒，大大的眼睛，長長的睫毛，臉上帶着一種寂寥的陰影。她的神情很不安，似乎有所懼怯的樣

子，不時地扭轉臉兒，向剪票口那邊探望着。

不久，列車轟轟地滑進了站臺，她才透了一口氣，拎起了手提箱。

就在這時候，一個青年男子，變貌變色地，從外邊奔進來，到了剪票口，把銳利的視線，向月臺上掃了一週，立刻就發現了那位姑娘的背影。

他也不管別人聽見，拼命喊道：

「小姐！……志摩子小姐！」

那位姑娘一聽，就像被人猛推了一把似的，搶着向前奔，幾步就跳上了列車。

那人沒有買月臺票，向剪票的站員說了一聲，也衝進了月臺。

姑娘臉色蒼白，跑進車廂，惶急地向四處張望。

大部分的乘客，都以各式各樣的姿勢睡着了。沒有睡的也無神地靠在座位上。沒有一個精神振作——可以搭救這位姑娘的危急的人。

姑娘一捺頭，穿過通路，又奔到第二個車廂。

這一節車裏，靠頭第一排位置，只坐着一位身穿白麂皮夾克的青年，睜着一雙大而清澄的眸子，望着車窗外的夜景。

姑娘一眼看到他的側面臉兒，頓時驚得雙目大張——因爲他生得太端整俊美了。

她一方面想到自己在這急難之中，還爲一個面不相識的青年的美貌而驚訝，自己覺得很羞慚，同時，靈機一動，「吧！」地打開手提箱，拿出一個紅色緬綢包袱的包裹，遞給這位青年，低聲道：

「謝謝您！這個給我暫寄一下！」

青年倒吃了一驚，正在詫異，她也不讓他再開口，「倏，倏，倏！」又跑過去三公尺開外了。

這時候，那追蹤的人，也衝進了這節車廂，直着嗓子喊：

「小姐！」

周圍的乘客，讓他有這一叫，已有四五個睜開眼睛，坐了起來。

姑娘也不再退縮了，停住脚步，站在通路當中。

「小姐！下車！您請回去！」

那人大踏步趕上來，一把捉住姑娘的手腕。

「別攔我！我就是不下車！不回家」

姑娘長長的臉兒上，表現着堅確的決心。

「這是太太吩咐的呀！」

他把這句話當作王牌一樣地打了出來。想必是到現在爲止，只要打出這張牌，不管什麼話，這位姑娘都得絕對服從的。

可是現在這張王牌不靈了。

「從今兒個起，我一個人謀生活去了！你們不要管！」

兩人狠狠地對瞪着。

突然，這人把姑娘的手提箱一把搶過來，扭頭就跑。

他這一手，大概是所謂那位「太太」囑咐的：如果她不肯乖乖地回來，就這麼對付她。

這時，開車的鈴聲大震。

姑娘隔着車窗，望着那人拎着手提箱走下月臺，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然後，她才注意到周圍乘客的詫異的眼光都集中在自己身上，臉兒烘的一紅，向車頭的座位那邊走過去。

（二）

這位青年，把包袱包裹放在膝蓋上，看到這位叫志摩子的姑娘走將過來，倏地立起身，指着自己面前的位置：

「請坐！」

志摩子見他這樣禮貌恭敬，倒覺得有點手足無措。

看這青年，還不過二十歲上下，但他的神情態度表現着英國紳士的文雅和穩靜。

志摩子道了謝，接過包裹，坐了下來。

又過了一下，列車開動了，她覺得一向自己被綑得緊緊的，現在已經逃出羅網，感覺一種安心，而同時卻又感到一種輕微的空虛。

「眞謝謝您了！」

志摩子把衣袖掩着包裹抱着，深深地低下了頭。

青年睜大眼睛直望着她寂寥的臉兒，一會，又立刻將視線轉向車窗外邊去了。

不知道又過了多少時候……

志摩子雙手掩住了臉兒。她感到安心之後，又被一種難受的寂寞籠罩着了。

她拼命忍住，不教嘴裏漏出嗚咽之聲，但是抵不住胸口直往上湧的抽咽，仍然從她纖指之間，斷續地透出悲戚之聲。

忽然，志摩子覺得有柔軟的東西輕輕地碰着手指，才抬起了臉兒。

青年給她遞過一塊白手帕，伸在她的面前。

志摩子接下手帕，掩在臉兒上，頭越發低下去了。

過了一會，志摩子停住嗚咽，視線轉向青年的側面臉兒：

「請問……」

青年聽見她說話，轉過來臉望着她，清澈的眸子裏，充滿了溫和的微笑：

「您需要什麼東西，只管說。」

「不……請問：您是上東京去嗎？」

「是的。」

「到了東京，往水道橋車站，應該換什麼車？」

青年被她一問，神情顯得有點發窘：

「我也是頭一次上東京。」

「噢？」

像他這樣瀟灑入時的青年，志摩子還以爲他一定是東京人呢。

「眞的，我連日本也是剛回來。」

「噯喲！」

志摩子驚的呆了。

但是，聽他這麼一說，再看看他身上穿的，夾克、長褲、皮鞋，眞的！似乎和普通的日本人有點不同。而他對於女性的禮貌和親切，也都顯得很自然而出自本性。

「小姐！剛才您對那追趕您的人說：以後要自己一個人謀生活是吧？」

「是的……」

「我也是一個孤獨的人……彼此都是孤獨的人，我想應該互相幫助才好。」

青年一面說：他名字叫夢村五郎，一面向志摩子伸出手來。

志摩子羞怯怯地伸出右手。

她覺得五郎的手掌堅挺有力，並且很溫暖。

握過手，五郎說：

「您請安息罷！」

五郎說過，便閉上了眼睛。

他那端整的姿勢，一點也沒有改動，就這樣睡着了。

可是，志摩子卻雙目澄澄地，絲毫睡意也沒有。

在「姬路」家裏的許多事，走馬燈似的在她腦子裏繞着。

(三)

志摩子是一個戰爭孤兒。

就在大戰結束的那一年五月裏，在東京的「六本木」，她跟母親躲在防空洞裏，被一發炸彈直接命中，等她醒過來的時候，她正壓在母親身體下面。母親用自己的身體遮護着女兒，被炸死了。

當時，志摩子還只有七歲。父親是海軍中校，已在頭一年在南方海上戰死殉國了。

七歲的志摩子，靠着自己的一點記憶，夾在擠得死人的火車上，找到「姬路」的伯父家。

志摩子摸到伯父家裏的時候，已瘦得皮包骨頭，所幸，伯父夫婦無兒無女，見姪女找來，高興得流着眼淚把她收留下來。

伯父是開古董店的。戰爭結束之後，他把店舖重新開起，在「神戶」的同行中兜着，立刻就恢復了比從前還要盛大的聲勢。他專以英美駐軍爲對象，專做高級買賣，這也是成功的原因之一。

志摩子漸漸長大，出落得非常美麗。

是的！直到三年前伯父腦衝血突然去世爲止，志摩子是籠罩在一切滿足的幸福之中的。

伯父死了，失去物質的富裕，同時，志摩子的幸福也離開她走了。

伯母本來就生性堅強好勝，守了寡之後，她還想要維持這家古董店的繁盛給人看，這一下，反而糟了。碰上幾個嘴甜心苦的壞同行，捧得她發了昏，把店裏的好東西捲走，弄進來的全是假古董。

等她明白過來，已揹了渾身的債。從此以後，伯母傷心悔恨，再加上更年期的歇斯的里，簡直成了半瘋。

她的歇斯的里發作起來，迎面的第一個對象就是志摩子。志摩子雖然生來是內向的性格，但是同時天也賦予了她對外來壓迫的一種堅強忍耐的力量。

志摩子忍受着伯母亂暴的虐待，倒也並不覺得怎樣痛苦的要死。

不過，到她發現了伯母忽然打扮入時，往神戶去，和美國買賣人跟軍人，開始做着什麼鬼鬼祟祟的買賣的時候，卻感到無限的恐怖與不安。

志摩子不吉的預感，不幸而中。去年秋天，伯母帶了一個腦滿腸肥鷹鈎鼻子的美國人回來。當時，志摩子還當是伯母買賣上的客人，所以經伯母一吩咐，她也就陪着他上海邊玩過，也會接受客人邀請，到料理店吃過飯……

一天伯母鄭重地向她提出：

「那位蜜斯特莊大拉」來求婚，要你做太太咧！」

這時，志摩子才直覺地猜到：伯母第一次帶那美國人來的時候，就已經把這件事談好了。隨後，又聽說伯母已接受了那美國人一百萬元以上的錢，做買賣的資金。

就從這一天起，到昨天爲止的一個月，對於志摩子，簡直過的是地獄生活。

在志摩子心中，有一個人的臉兒，從在高中上學的時代起，就深深藏在她的心裏了。

他叫多田守人。

也是同一個高中畢業的。去年春天由東大工學部畢業，現在在東都電視公司當技師。

去年，多田畢業回鄉的時候，兩人曾到「姬路」城上去玩過。

那時候，多田輕輕撫着志摩子的肩膊，在她額上接過一個吻。臨別之時，還對她說過：

「再過三年，我要回來向你求婚！」

這句話，志摩子至今沒有忘記。

志摩子終於決心逃出伯母的家，想往東京去，固然是女兒家的深情一往，也靠的多田的這一句話。

昨天，志摩子打了一個電報到東京，給多田寄宿的公寓，請他明天正午到水道橋車站來接她。因爲她聽說：多田每天上班是在水道橋站下車。

思想起來，志摩子的命運也眞是可哀……

當年，她七歲的時候，抱着她現在抱在膝上的包裹中的這個東西，老遠地投奔「姬路」來。

十三年後的今天，志摩子離開「姬路」，也只帶了這一樣東西。

這件東西，是志摩子家裏從德川時代傳到現在的一片傳家之寶，含着有一段很古怪的來歷。

(四)

列車一直飛駛着。志摩子一夜無眠，望見車外的「相模灣」，朝陽已衝破晨靄，映着海邊平原，閃閃地發光。

志摩子面前的夢村五郎，依然端正地坐着，還在熟睡未醒。

他這種嚴整的威儀，簡直令人感覺古怪的可畏，志摩子不由地時時要盯住他看着。

車上的乘客們都已醒了，上盥洗室漱洗的，打開便當進餐的，發出明朗的笑聲談着話，交織成一片熱鬧。

餐車的侍役來報告早餐已準備好了，又過了一會……

從隔壁的二等臥車裏，出來一個容貌衣裝都鮮艷炫目的女性。

一個女乘客看到，立刻大聲叫道：

「噯喲！這不是明石愛麗嗎！」

明石愛麗是目前第一塊紅牌的爵士歌手，最近從美國繞道歐洲各處表演，十天之前，剛回日本，因此，新聞界把她捧的格外有名了。

回國之後，在大阪的梅田劇場舉行回國公演，又獲得壓倒性的成功。

明石愛麗在衆人環視之下，態度顯得有些高傲，帶着她隨從人員的，正要走過通路往餐車去。

突然，明石愛麗的一雙長長的鳳眼「刷」地一閃，停住了脚步。

不知從那裏，傳來一陣輕輕的音樂之聲，被明石愛麗聽到了。

這是她從來沒有聽見過的一種旋律，而且，細膩、豐富、動聽，連她這樣具有天才的音樂才能的人，也不禁聽得入了神。明石愛麗視線向四周環顧，找尋這音樂的來源。

她的視線停止在志摩子的膝上了。音樂是從那包袱包裹裏出來的。

明石愛麗顯出含有人人都應該認識自己的自信的笑容，問道：

「這是八音琴（ORGEL）嗎？」

「噯！每天早晨九點鐘就要奏樂的。」

志摩子很客氣地回答。

「這是什麼曲子啊？」

「我也不大清楚。」

「好聽極了！……我眞想再聽一遍！」

明石愛麗說的倒不是客氣話……說完之後，無意地向志摩子對座的青年一望：

「噯喲！」

情不自禁地叫出了聲——她似乎大吃了一驚的樣子。

夢村五郎站起來，鞠了一躬。但是他的表情冷冷地，不像對志摩子那樣溫和。

明石愛麗開口第一句便道：

「夢村先生！我們又遇到啦！這是偶然的巧合？還是命中註定呢？」

五郎沒有表情，答道：

「我想：大概是偶然碰巧。」

「是嗎！我可不這麼想吶！」

明石愛麗含着滿腔媚意，向他輕輕地瞪了一眼。

這兩個人，由歐洲回國的途中，同搭的豪華客船「忙。不來」號。並且，他們的相識，還不只是同舟共載而已呢。

在「忙不來」船上，明石愛麗看到了這位稀有美貌的青年的神技。

神技……對了！一點不錯，眞是神技。

凡是坐船往歐洲去過的人，誰都知道。當那橫渡印度洋的時候，一段說不出的懨懨地懶懶地無聊而又很長很長的時間，若是悶在船艙裏，簡直可以教人發狂。於是乎，船客們就想出種種的遊戲來消遣解悶。

經過一個美國的空軍上校提議，在「忙不來」號的甲板上，舉行了一次相當熱鬧的西洋劍賽。這位上校所以想到提議這場比賽，因爲他本人也確實有兩下子，普通人的本領，不是他的對手。

劍賽的獎品，是由同船的一位印度「阿挨砍」族的大富豪夫人捐出的——一隻兩克拉的鑽石。那位上校，轉瞬之間就擊敗了二十幾個對手，差一點，這隻鑽石就屬於上校了。

這時候，起先一直站在後邊看熱鬧的一位日本白面青年——夢村五郎，飄飄然地走將出來，表示要跟上校見個高低。

夢村五郎擎起了劍。但是他的姿勢特別奇妙，觀衆見所未見，都看得發了呆。

照西洋擊劍的姿勢，普通應該是右手持劍平平地伸出去，左手揚在身體後邊，但是，夢村五郎手裏的劍卻舉得筆直地，劍尖指着天上。左手也不揚，也不舉，跟平常一樣地垂着。這種姿

勢，在常識上簡直是空前絕後的古怪。

上校頓時變了一副怒不可遏的臉兒，咬牙切齒地，惡狠狠地，噠噠噠地向前逼進。

可是，一剎那之間，大家都驚得叫出了聲。

他們只見夢村五郎手中的劍光一閃，上校的劍，未戰一合，便被碰脫了手，飛得老遠去了。

甲板上頓時一片沉寂，圍着看熱鬧的幾百個乘客，大家都出了神，啞子似的站在那裏發呆。

明石愛麗打破了沉寂，奔上前去，一把抱住夢村五郎，叫道：

「偉大！偉大極了！」

（五）

上午十點，「晨風」號特快，緩緩地滑進了東京車站。

夢村五郎微笑道：

「到啦！」

「是呀！」

志摩子也微笑點頭。

「你是往水道橋車站去？」

「是的。」

「我去給打聽一下。」

「謝謝！」

志摩子望着這位初認識的美貌青年，心裏感覺到無限的溫暖。在她眼中看起來，覺得對於這位青年，似乎可以把一切都坦白地向他公開說出來，和他商量。

但是，她又覺得這樣未免太冒昧了。彼此不過是萍水相逢的同車之客，轉眼跨下火車，就要各奔前程了。對了！多田守人不是在水道橋站上等着我嗎！

五郎和志摩子站起來正預備下車，一位中年紳士，衣服儀表都修飾得很整潔，匆匆地趕了過來：

「您是夢村先生吧？」

「是的。」

「我是明石愛麗的經理人。愛麗說：想請您到丸之內飯店吃中飯怎麼樣？您可以賞光嗎？」

「抱歉得很！我有要緊的事，得馬上就去……」

五郎的態度並不冷淡，但是他的表情之中，卻含着自己意志絕不動搖的凜然之色。

志摩子在一旁看着，心裏直覺地想道：

（他一定是討厭那個鋒頭十足的歌星呀！）

說實在的，剛才明石愛麗站在面前的時候，志摩子也覺得自己和她比較起來，顯然地太貧寒了，心裏不免有些被明石愛麗壓倒的屈辱之感。

大凡一個明星，只要跨出門外一步，就要受到無數人的注視，所以不知不覺地養成習慣，一舉一動，以至於說一句話，都帶着演戲的味道。而明石愛麗生性好勝，尤其她是淺草的小脫衣舞劇場的舞女出身，步步竄紅，一路順風地爬到現在這樣地位，可說是少有得見的暴發戶明星，更和那些小姐出身的女明星不同，也無怪她身上到處要發散着人工的做作味兒。

這些暫且不談，總而言之，這位經理人見夢村五郎居然拒絕明石愛麗的約會，倒不覺驚的發了呆，望着這位青年，半晌開不得口——他想不到世界之上，還有這樣的人，會拒絕大明星明石愛麗的招待。

經理人催道：

「只就瞧您一個鐘頭……您可不可以賞個臉兒？……」

「很失禮、請原諒！」

五郎對於經理，連看也懶得再看他一眼了。

經理人怫然不悅，臉兒板板地走了。

五郎陪着志摩子，走到月臺上：

「我去問問站員，你在這裏等着！」

說着便大踏步擠進人叢中去了。

志摩子抱着唯一要緊的包裹，呆呆地站着，無意之中，視線移向二等車廂前面一大羣擁擠着的人！忽然：

（啊呀？）

踮起了脚向那邊望去。

那一羣，是來歡迎明石愛麗的。除了遊藝界報導界的一幫人之外，還有許多起哄着看熱鬧的，志摩子瞥見其中有一個人的臉兒，不覺怔住了。

那人的臉兒，像極了多田守人。

可是，她再一想：

（不會的呀！我打過電報。告訴他：這一趟火車到東京的呀！我不好意思叫他來接我，才約定正午在水道橋車站見面的呀！）

如果多田守人來到這裏，他應該要來找志摩子的。

當然。他是電視公司的技師，由於職業上的關係，跟爵士歌星相熟，也是可能的，因此，志

摩子想：

（說不定也許……）

正想移步往那邊走過去。

這時，聽到後邊五郎的爽朗的聲音：

「啊！問清楚啦。就是那邊的一號月臺。我也要往『三鷹』去，正好同車！」

志摩子轉念一想：

（反正在水道橋車站要見面的……）

便轉身跟着五郎走了。

（六）

五郎和志摩子搭中央線開往「三鷹」的電車，上下班的擁擠時間已過，乘客疏疏落落地，兩人並肩坐下。

「夢村先生！您以前到外國的什麼地方去過？」

「全世界。」

「噢？」

「我是祖父撫養大了的。祖父帶着我從美國，到歐洲各國，到中國，各處都走遍了。祖父說：既然生而爲人，就該把人類所住的地方都得看一看……」

「啊呀！」

志摩子驚得張大了雙眸。

五郎向她輕輕地搖了搖頭：

「我除了祖國日本沒有看到，在地球上差不多都繞遍了。祖父是去年年底去世的，老人家的遺囑只有一句話：『你回日本去罷』。也沒有說回到日本叫我幹什麼。所以，我以後如何生活，倒非得自己考慮不可呢。」

「……」

志摩子聽得嘆息無言，過了一會，才低聲道：

「我也是一樣。」

說完之後，不知怎的，志摩子忽然臉兒一陣烘熱，只覺得心頭勃勃地跳。

五郎把清澄的雙眼望向空際：

「可是……我能幹點什麼呢？我沒有專門的學問，日本也沒有肯用我的熟人，又從來沒有做過什麼生意……唉！怎麼辦呢？」

「不過，您會說的外國話很多吧？……英國話、法國話、德國話、中國話……哪一國的都會講吧？」

「那當然，到一個國家，都得會講他們的話呀……」

「那就行啦！報館、貿易公司、航空公司、廣播電臺、哪裏都會歡迎您去的。像您這樣的人，現在的日本最需要了。」

「可是，若是到什麼公司做事去，我對於日本，一點認識也沒有。連香煙的牌子也不知道，又不認得路，比瞎子好不多少。現在有些什麼人，做的什麼事，完全莫名其妙：簡直像一個初下地的嬰兒一樣。」

照他這樣說來，志摩子也想道：

（公司裏雇了這麼個人，倒是不大好辦……）

不久。

電車快到水道橋站了。

志摩子心想：（時間現在還早，且先在此地下了車，消磨到正午再說），便站將起來：

「一路上多蒙照應，謝謝您了！」

「哪裏！我才眞高興呢！回到日本，會遇到你這樣溫柔的小姐……」

「我們以後還會見面嗎？」

提到這句話，才想起：兩人要住在什麼地方都沒有決定。彼此都沒有辦法把住址告訴對方。

「一定會見面的！」

五郎伸出右手。

志摩子也跟昨天夜裏不同，這一次很高興地伸出手來和他握着。

聽到開車的哨聲，志摩子才慌的趕下了月臺，

兩人隔着車窗，笑着道別，無情的電車卻把他們扯開了，愈走愈遠。

志摩子望着電車駛去，頓時湧起一陣說不出的寂寥。

（七）

可是——

志摩子沒有看錯，歡迎明石愛麗的人叢中那個青年，正是多田守人。

明石愛麗到了丸之內旅社，在大廳接受了記者們的訪問之後，走進了預定的房間。那時候，跟在她身邊的，就只有經理人和多田守人兩個。

很明顯地，經理人的神情，對於多田守人跟着進來這件事，非常不痛快，可是，明石愛麗既

不拒絕，他也毫無辦法。

（屁股後邊跟着這麼個臭小子，人家說不定怎麼造你的謠言呢……可是話又說回來了，這位小姐愛完了一個又換一個，也眞夠瞧的！）

經理人在肚子裏嘰咕着，一面望着明石愛麗讓多田守人幫着脫下外套，露出來豐滿的肢體。

這位紅歌星，今天和往日有點兩樣，懶懶地，很不高興的樣兒。

經理人拿出日程表來，和她研究明天以後的一連串的節目，她也似聽非聽地不大理會，祇是臉兒沉沉地抽着烟捲兒，聽了不大一會，便厭煩地搖搖手道：

「好啦！不必研究了！都交給你，你給安排就是啦！」

明石愛麗平時，對於自己的出演一切，非常地細膩而熱心，總是不厭求詳地檢討研究，像今天這樣，確有些反常了。

經理人退下，一面走，一面偏着腦袋想：

（這是怎麼啦？今兒個……）

手抓到房門的旋把上，忽然想起：

（哦！對了！就爲的沒有抓住那夢村五郎！）

經理人並不知道夢村五郎是什麼來歷，但是他可看得出：五郎端秀的美貌，足以使明石愛麗

淫蕩的血液沸騰起來：

（啊喲喲！我們這位老板，可不得了！……）

經理人走出去之後，原來坐在角落裏的多田守人倏地站起，臉上帶着點又愛又怕的表情，向沙發上的明石愛麗走近。

明石愛麗仰面躺在沙發上，閉着眼，嘴唇半開。這個姿勢，不由得多田守人心裏不霍霍亂跳。

多田守人心醉神迷，喘吁吁地正要和身撲上去的一瞬間，明石愛麗翹起一隻修長的腿：

「給我脫掉！……」

多田守人像侍候女王的騎士似的立前蹲下身去，捧起她的腿來，替她脫襪子。

一隻襪子剝下了，明石愛麗又抬起第二隻腿。

多田守人服務完畢，衝動得再也忍不住，叫着她的本名：

「龍子小姐！」

直起腰來就撲上去，正要將她抱住。

明石愛麗好像一隻花蝴蝶，翩然一閃，從多田守人的腋下鑽過，讓到旁邊，馬上「嗤嗤嗤」地在紅絨地毯上滑進了寢室。

多田守人頓時兩邊太陽穴漲得鼓起，腦子裏充滿了被侮辱了的憤怒。但是，他很慘！好像甘

心被玩弄的小狗一樣，不得不奴顏婢膝地追上去。

多田守人很明白：自己並不是明石愛麗的唯一的愛人。明天夜裏出現在這房裏的，一定是自己不認識的一個男性。而後天晚上，恐怕又有第三個人來幫她脫襪子了。

然而——多田守人一見明石愛麗這無言的秘密示意，就不能不迷迷糊糊跟着她走。

（吸血鬼！黑寡婦蜘蛛！）

當他冷靜下來的時候，也曾那樣咒罵着，發誓再不跟她見面。可是他這種決心，經不起明石愛麗略施顏色，便整個兒垮了。

守人衝進了寢室，明石愛麗伸手伸脚地仰面睡在豪華的床上。

守人好像提線傀儡似的，被線牽着奔到床前。

這一回，明石愛麗向他伸出雙手來了。

兩人好像躺在一陣大波浪上面，瘋狂地擁抱、愛撫、接吻，緊緊地，幾乎氣都透不出來……

然後，守人的臉兒埋在高高大大的兩隻乳房之間的深谷裏，不動了。

忽然，明石愛麗叫了起來：

「唷！這位志摩子小姐今天到東京啊？」

守人懍然一驚，抬起臉兒來。不知什麼時候，她從他上衣口袋裏掏出一封電報，正在看着：

「你丟了她沒有接她去呀？眞壞！這位志摩子小姐，是你心上的愛人吧？」

「不，不是的！」

守人慌的連忙搶過電報，捏成一團，扔到地板上去。

（八）

這裏是一座古廟，地點在「三鷹」裏邊的「武藏野」，周圍古木參天，還留着昔日「武藏野」的風味。

夢村五郎端坐在禪房的一隅，寺內一片澄寂，所聽到的只有偶爾飛來樹梢的野鳥啼聲。不久，聽到木屐的步聲，踏在院中舖的石片上作響。

紙門開處，進來一位七十多歲的老僧。但是，他雙眼大而有神，腰板還是挺直的。他就是這東安寺的住持天堂宗觀老和尙。宗觀精於書道，曾著過幾册關於書道的書，很有名的。

「你是五郎嗎？」

「是！」

五郎兩手撐在蓆上，磕下頭去：

「先祖吩咐，叫我回到日本之後，一定要來跟您請安。今天第一次冒昧拜訪，以後還請多多關照！」

宗觀見他禮貌嚴正，還像從前武士家的子弟一樣，不覺微笑，心裏道：

（高之進這個傢伙，雖然在外國流浪多年，對於自己的獨生孫兒，倒還是照舊式的嚴格教育咧！）

——五郎的祖父夢村高之進和宗觀，是青年時代最要好的朋友。

「你回來的很好！暫時可以住在此地。我也是獨身一人。不用客氣！」

「是！」

「聽說你是祖父撫養大的……你的祖父是日本最後的一個劍客。他也教你練過劍嗎？」

「稍稍學過一點。」

「喝！你的祖父是一個怪人。自從你的雙親，當你兩歲的時候，在瀨戶內海，乘船覆沒之後，你祖父就帶着你，離開了日本。我問他爲什麼要出門！他笑道：要把日本的劍道，讓全世界見識見識……」

「但是，除了我之外，祖父並沒有把劍道教給旁人。」

「你們怎麼過活的？」

「我四歲的時候，祖父在智利發現了一座鑽石鑛。我想大概就靠的這個，纔能帶着我到全世界流浪了十七年。」

「哼！這個傢伙運氣眞好哇！比起在這林中古寺誦了一輩子經的我來，他眞是從心所欲，過了一生如意的日子哩！」

「但是，祖父可羨慕您吶！他常說：宗觀和尙悟了道啦！可是我卻到死爲止都離不開煩惱！」

「哈哈哈哈！悟道？悟道可是沒有什麼意思的東西，跟淸水一樣的啊！隨便喝多少也不會醉的囉！……」

宗觀站起身，往裏邊去了一會，拿了一枝櫻木杖回來：

「這枝木杖，裏面藏的是一把刀，是你祖父寄放在我這裏的。裏邊的刀，是三條小鍛冶宗匠打造的——古今有數的名刀。現在還給你收着罷！」

「不過，我並不需要這些……」

「不！這是夢村家代代相傳的傳家之寶啊。你收着，也許將來會有用處。……哦！對了：你的本領如何，給我見識一下好吧？」

「沒有學到什麼值得給您看的……」

「對我不用客氣！演兩下看看！」

宗觀催促再三，五郎想了想道：

「那麼，請您給我一點飯米糝！」

「好！」

宗觀很輕鬆地站起來向後面去，盛了一小碟子的米飯拿來。

五郎道：

「您伸出食指，放一顆食米在指尖上！」

「唔！」

宗觀照他說的做了。

五郎拿走木杖，「刷」地拔出刀來，仍然端坐著，拉好持刀的姿勢，經過了數秒的靜寂。

「嗤！」

五郎銳聲一喝，只見白刃一閃，一瞬之間，刀又插進了櫻木刀鞘。

「嘸！」

宗觀望着自己左手食指的指尖，哼出了聲。

這一粒飯顆，整整地劈成兩半。

（九）

水道橋車站——

往後樂園棒球場和賽車場的客人，多半在水道橋站上下。近幾年來，乘客陡然增加，小小的剪票口，差不多不夠應付了。

窄狹的站內，滿滿地都是候車等人的客人。

志摩子拖着那個紅緬綢的包裹，站在人叢中，呆呆地發怔。

剪票口上邊的大鐘，已指着十二點半。

她擔心地想着：

（多田守人是不是到什麼地方出差去了，沒有看到我的電報呢？）

多田守人如若接到電報而不來，這在志摩子是想像不到的事。

「我想再過三年……要向你求婚。」

多田守人那回在姬路城的天守閣上，說得清清楚楚的啊！

現在，志摩子除了相信他這句話之外，還有什麼可以倚靠的呢？

對了！還有剛剛分手的那位青年，夢村五郎的白皙的臉兒，在志摩子腦子裏，留下了鮮明的

印象。但是，彼此連個確定的住址也沒有就離開了。幾時？在什麼地方？還會再碰到呢？一點把握也沒有！

她終於看到大鐘上的針指到一點鐘上。

（看來是沒有希望了！我大概是命該如此，非孤獨地活下去不可的！）

她自己向自己說着，正要移步向剪票口走，想去問問站員：哪裏有職業介紹所？這時，背後有人向她搭話：

「對不起！……」

轉臉一看，一個青年，身穿只有東京纔見得到的時髦衣服，嘴唇通紅地好似塗過口紅，笑嘻嘻地站在那裏：

「您是園谷志摩子小姐吧？」

「是啊！」

「我是代表多田守人先生來的。」

志摩子青年一面說從外套的口袋裏，掏出一封皺成一團的電報：

「這是您打給多田先生的吧？」

志摩子接過看了看，一點不錯，正是她打的那封電報。

「噯！是的。」

「多田先生這幾天正好出門去了……也不知道怎麼搞的，您這封電報，團得一團皺，放在他辦公桌上，我無意之中看到，纔趕着來幫他接您的。」

志摩子放了心，透了一口氣：

（果然不出所料，他是出差去了。）

但是，各位讀者應該還記得：在丸之內旅社，明石愛麗從多田守人口袋裏發現了這封電報，和他開了幾句頑笑，多田守人就連忙搶過電報，團起來扔到地板上去的呀！

這個青年又從那裏把這張電報弄到手的呢？

青年一本正經地：

「有一句冒昧的話，您今天恐怕還沒有地方住吧？眞不巧，偏偏多田先生還得一個禮拜纔回來。要不什麼的話，我陪您到多田先生的一位老前輩那裏去，想想辦法看！好不好？」

「謝謝您！」

「那位老前輩，很有錢，而且是一位典型的紳士。多田先生也非常尊重他的。」

「給您添麻煩了！」

志摩子向他鞠躬。

這個青年的話來得甘甜，聲音也顯得矯揉造作地不自然，志摩子覺得有點恐懼，可是，看上去，他似乎很親切，相貌也普普通通沒有什麼特別，因此提不起戒懼的心來。

不！縱使要想戒懼，但是志摩子在目前，除了倚賴這個青年之外，也沒有旁的辦法呀。

（十）

大約又過了三十分鐘之後……

志摩子和青年坐的計程車，停在銀座東四丁目一棟七層樓的大厦前面。

青年開動自動電梯，到了第五層樓。

順着暗暗的走廊過去，走到一扇門前，門上的金字是：

「日美相互商會」

青年把門旁的 BUZZER，短短地撳了三下。

一會兒，聽到裏面有鑰匙旋動，門拉開了。

志摩子一見門內站的身穿通紅 RUBASHKA（寬上衣）的中年紳士，不知什麼緣故，背心直覺一陣的發冷。

話雖如此，可並不是說這位紳士生得怎樣可怕，相反地，在日本人之中，像他這樣體面的男

子，還並不多呢。高高的個兒，壯壯的身軀，上唇一撮短鬚，顯得非常登品。

所以，志摩子見了他覺得背心發冷，可能是一種無法說明的本能的反應了。

但是，既然已經來到這裏，又不能因爲這一點點不成理由的反應就跑開呀。

「請進來！」

紳士低沉而穩定的聲音催促着，志摩子畏怯地跨進了房門。

房間很寬廣，一邊屋角上放着一張大桌，房裏當中空着，這邊靠牆，有幾張通紅的沙發和圓凳，擺在豪華的地毯上。

窗子都拉下了窗簾——暗紫色的。

「我叫龍堂壯一郎……」

「請多關照！我叫園谷志摩子。」

志摩子一面向紳士招呼，見站在身旁那個青年並不提多田守人和自己的關係，不免感覺有點奇怪。

「你請坐，一會兒我們再談，現在先做完我的日常功課。」

龍堂讓志摩子在沙發上坐下，自己走到大桌子跟前，坐到桌上，掏出一枝小型的手槍，把槍口對着房門旁邊的牆壁。

牆壁上裝着有一個圓形的槍靶。

志摩子嚇的嚥了息。四肢微微地戰慄。

領路來的那個青年這時也不見了。

龍堂扣動了手槍的扳機。

但是，竟沒有聽到槍聲。只有好像金屬啓閉簾式攝影機快門似的，輕輕的「雪」的一響。

原來是德國造的無聲手槍。

那圓形的槍靶，也不知裏面安着什麼機關，槍彈打上去，只見它「骨碌」的旋了一轉，靶上附着有一個小盒子，盒蓋「吧」的掀開，裏面出來一隻小鳥，向人一鞠躬，又進去了。

這是表示槍彈打中了圓心。

志摩子在一看旁着，差不多三槍之中，小鳥要出現一次。

龍堂大約打了二十槍之後，把手槍收進桌子抽斗裏。

然後，從屋角酒櫃裏，拿出幾隻小瓶，很熟練地把各種酒倒進搖酒器裏搖着，做成鷄尾酒。

他兩手各端着一杯，走到志摩子面前，微笑着遞過一杯。

「這是太太、小姐們喝的，很甜。不喝酒的喝了也不會醉的……對了！你放心！縱然現在我撲過來跟你接吻，大概你也不致於醉得不會閃躲吧！哈哈哈！」

讓他這麼一說，志摩子倒不好意思不接這杯酒了。

（十一）

「聽說你上東京，是來投奔多田守人君的是不？」

「是的。」

「你相信他？」

志摩子點頭。

龍堂點上一枝煙，眼望着煙霧上昇，獨語道：

「東京這地方，會叫人互不信任的嘍！」

志摩子聽得一怔。

龍堂的視線移向志摩子蒼白發硬的臉兒上：

「這話對於你，也許殘酷一點，不過你必須要明白這一點纔好！」

「那……多田先生，他，他怎麼樣了？」

龍堂冷冷地：

「不久你就可以明白！」

果然，過了不到十分鐘，BUZZER又響了。也跟剛纔那青年叫門的信號一樣，「嘰嘰嘰！」短短的三響。龍堂站起來，走過去把房門開了。

在門外暗暗的走廊中，站着一位女性像一朵盛開的花似的鮮艷奪目，原來是明石愛麗。

「那個叫志摩子的姑娘呢？」

「在這裏。」

「漂亮？」

「不壞。」

「中意嗎？」

「可以這麼說！」

兩人之間，匆匆地，短短地，低低地說了這幾句。

在水道橋車站，把志摩子領到此地來的那個青年，實際就是明石愛麗派去的。

明石愛麗向沙發這邊走過來。

兩位美麗的女性，彼此一對眼光，同時都瞪了眼：

「啊喲！」

她們是第二次見面了。在特快列車「朝風」號裏，明石愛麗聽到志摩子抱的包裹中奏出八音

琴的樂曲，曾經聽得入神，跟志摩子說過話：

「給守人打電報的志摩子小姐，原來是你啊？」

「噯！」

「眞是奇遇啊！這大概是我們的命運吧？」

「啊呀！你二位原來早已認識啊？」

「嘻嘻嘻！這還是她的，哪！這個包裹裏的東西給拉的關係哩。每天一到九點鐘就要奏出樂曲來——一架怪八音琴。」

「喝！……這得讓我拜見拜見！」

讓他這一說，志摩子不能不拿出來了。

龍堂把包袱打開來。

包裹裏是一隻大理石彫成的精巧的白象。

龍堂銳利的視線，不轉瞬的盯着看了半天：

「這是十九世紀……不！十八世紀的東西哩！恐怕不是義大利，就是法蘭西做的！」

明石愛麗問：

「有古董價值？」

「當然……你爲什麼只把這一件東西帶在身邊呢？」

志摩子告訴他：這是祖上留下來的唯一的紀念。

「會不會你的曾祖是外國人呢？」

「噯！是的。是義大利人。」

龍堂見自己一猜便中，很覺滿意：

「那麼，這是你的傳家之寶囉！」

說着，把白象包好，交給志摩子，站起身來：

「我出去一下，你們倆談談罷！」

龍堂走了，起先低聲哼着民謠的明石愛麗，停住嘴，把雙眸注視着志摩子：

「明人不講暗話，實不相瞞，你愛着的那個多田守人，目前可是我的奴隸呀！……」

「……」

「當然！我一點也不愛他。我是一個愛男性的殘廢人。因爲我這廢人是男人給造成的，所以輪不到他們說話。所以，我能夠同時有幾個愛人，而心裏並不覺得怎麼樣。愛人們玩弄着我的身體，高興的不得了。但是我呢？我對於這些在身體上發迷糊的愛人們，只有冷眼望着他們——在

我心裏頭。……在這些愛人之中，守人是最熱烈貪婪地追求我的肉體，發瘋似的纏着我的一個……像你這樣純潔的處女，他棄之不顧，卻纏住我這種毒婦追求陶醉——這種男人，我恨他，討厭他！對了，所以我要對世上所有背叛女性的男人報仇！爲了報仇，就必須要把被背叛了的女性們，都造成我這樣的女人。所以我纔選了你做候補人的呀！」

志摩子恨不得雙手掩起耳朵不聽。

明石愛麗妖艷的臉兒上，佈滿了不可名狀的邪惡的瘋狂，說到熱烈之處，不知不覺抓緊了志摩子的手腕。

志摩子幾乎要失聲叫起來。

明石愛麗提高嗓子叫道：

「你明白了？男人背叛了你呀！你是命中註定非向男人報仇不可的呀！」

（十二）

春天的晨風，冷得似乎又回到嚴冬一樣，在樹林之間吹着穿過。

夢村五郎茫洋地在鄉間路上走——一面被這寒風刮着。

草木似乎從冬眠中醒過來，一片蕭條景色，展開在五郎眼前。

（哦！就是那邊……）

五郎的眸子陡然刷地發了亮。

望見那邊林梢，露出一座五輪塔的塔頂。這座五輪塔，可跟奈良京都的那些不同，是用一塊很大的石頭彫斲起來的。形狀也不是東洋式。可是，又從來沒有聽說西洋有這種塔。

此地的這座五輪塔，五郎以前常聽到祖父提起，夢村家的房子的遺跡，就在那塔邊。

……一種期待，使五郎胸中捲起了漣漪。

他大踏步走進林中，突然聽到五輪塔那邊，有女人尖聲的喊叫。

五郎踏着滿地枯葉，風也似的向那邊奔去。

頭上是重重疊疊的樹葉落盡的枝梢，朝陽射進來，織成無數的柳條紋，這時，有兩個人影廝併成一團，碰撞着樹身，把日影牽得亂搖亂晃。

五郎奔到距離幾公尺的地方，兩個人已打得「咕咚」一聲都滾倒在地。

五郎一瞥之下，好像是一個青年和一個中年男子在打架。

那中年的人已掙扎起來，馬跨在對方身上。那壓在下邊的一個呢？……走近前一看，原來是一個青年女子，頭髮剪得短短的，穿着一條男裝長褲。

五郎上前，低沉地喝道：

「唏！還不住手嗎！」

中年男子翻起雙睛，閃閃有光地瞪着五郎罵道：

「關你屁事！快滾開！」

顯然是一個流氓，從襯衫撕破的地方，還露出他身上刺的花紋。

少女仰面倒在地下，流氓粗壯的手正捂住她的頸項。五郎也不做聲，一把將他的手腕捉住。

「小子！你想來攪局？」

他正想跳起身來撲上去，忽然臉上的肉都擠到一處，苦的要掉水！

「哦！嗚……」的哼出了聲。

五郎抓住他的手，似乎並沒有怎樣用力，他卻覺得整個胳膊都發了麻：

「他，他媽的！」

流氓身形搖晃地站起身，另外一隻手立刻從上衣裏面袋中，刷地拔出一把短刀。

他揸開五指，狠命地刺過來——但一轉瞬之間，不知怎的，他整個的身體，卻翻了一個筋斗，直摔在滿地的落葉上。

他發出獸類似的哼聲，翻身爬將起來，只見自己的短刀不知何時已握在五郎的手中，他茫然地呆住了。

五郎「啪」地把短刀向空中扔去。白刃帶着閃閃光芒，直飛到五公尺多高的大樹頂處，「嗵」的一聲，刺進了樹幹。

流氓望得發呆，連霎眼的動作也忘了。

他向五郎呆望了一會，忽然好像被人推了一把似的，扭身就溜，一霎眼便逃出樹林不見了。

五郎回過臉來，少女站在塔下，不住地霎眼睛：

「謝謝你！」

看她大約還只有十八九歲。雙眸閃閃有光，好似野貓一般。臉兒生得倒很端正，只是生性異常好勝，連帶表情也有點尖銳。

五郎向她一笑，便仰面望着五輪塔，心裏想道：

（祖父離開日本之後，心上時常想的就是這座塔！）

少女忽然開口問道：

「你爲什麼到此地來的？」

五郎轉過視線，反問道：

「你也爲什麼到這裏來了呢？」

少女頓時顯出興奮的神色：

「每天到了早晨九點——哪！現在又快到九點了，就聽得這塔裏有特別美妙的音樂發出來哩！」

（十三）

五郎坐在五輪塔下的階沿上，抬起清澄的眸子，仰望着天空，只見薄雲之下，有幾隻候鳥悠悠地飛過。牠們想必是趁着春風，打從大海的那邊飛回來的吧？

自己目前正坐在祖先住宅的遺跡上，仰望着青空——這幅光景，過去在外國的時候，腦子裏也不知幻想過多少回。而現在卻如願以償地實現了。

關於住宅遺跡的情狀，祖父夢村高之進，告訴過五郎好多次，說得詳詳細細，纖屑不遺，所以，現在，看到的遺跡，和過去腦子裏所描繪的，完全相符，沒有絲毫出入。因此，五郎纔能感覺得回到故鄉懷抱裏的一種眷戀的心情。

對了！要說五郎所意想不到的事，倒也有一件；那就是現在坐在他下面一層階沿上，手抱雙膝，凝神息氣地坐在那裏的那個少女，她告訴五郎說：每天一到早晨九點，塔裏會有樂曲奏出來；這件奇妙的事情，卻是五郎過去所沒有幻想過的。

五郎低頭望望手錶。

現在正是九點還差兩分鐘。

少女下巴擱在膝蓋上，眼睛一霎也不霎。

「你從幾時起，天天上這裏來的？」

「從去年夏天……」

「每天都來？」

「嗯！不管起風下雨……」

「塔裏的音樂，就這麼好聽嗎？」

「嗯！那可眞好聽極啦！……哪！來了來了！」

少女把一隻手遮在耳朵後邊，嘻嘻一笑。

果然，從塔裏，輕輕地，緩緩地，送出一闋鋼琴的樂曲來了。

靜穆而深遠的旋律，不凝神注意幾乎聽不清楚，它似乎正哀訴着被關閉在遭人遺忘的武藏野林中的悲運，音調悱惻動人，而又非常的美妙。

五郎的雙眸瞪得大大的。一方面固然是受了美妙音樂的感動，同時又發現了一件偶然巧合的奇事，不由他大爲訝異。

他想起東京來的時候，在火車上碰見的那位青年小姐園谷志摩子。她所抱的那包裹裏奏出那

首樂曲，跟這塔中的不是一樣嗎！

對了對了！而且聽志摩子說：她那隻八音琴，不也是每天一到上午九點就要奏樂的嗎！（眞怪啊！有這樣的奇事！）

五郎頓時感覺：回到日本，頭一個認識了園谷志摩子，這件事似乎意義很不尋常。

靈感這樣東西，無論在什麼時代，常常會給人打開意想不到的命運。而這命運，可能使你的人生繽紛燦爛，但也說不定把你打入黑暗的深淵。其中最顯明的例子，恐怕要數到戀愛了。

這些閑話，現在暫且不提——

「啊啊！眞美！」

樂曲奏完，少女兩手抬得高高地，發出歡聲：

「我呀！這半年多，就簡直好像專爲聽這個曲子活着的。眞的呀！所以，我一點也不感覺寂寞。」

她烱烱發光的眸子，盯在五郎臉上，使勁地說。

五郎微笑：

「我叫夢村五郎。你叫什麼名字？」

「我啊？阿先！先下手爲強的先！」

少女說着，像男孩似的，高聲笑了起來。

五郎颼地站起，走上階沿，立在塔的正面。

六角形的五輪塔，一共有六個面，所謂正面，不過是六個之中的一個，只是下邊有階沿，就算它是正面了。

塔的六個面，都是兩塊大石拼攏起來的。也就是說：六面都沒有供人出入的進口。

五郎繞着塔轉了一圈，無意中發現在三公尺高的地方，有一個小小無窗的洞口開着。

五郎一跺脚，就飛身跳上去，爬到洞口，少女倒嚇得發了呆。

五郎爬在窗洞口，只見塔裏一片漆黑，不過也可以看得出：裏面沒有什麼東西，只是一個空洞而已。

他放開手，輕飄飄地跳了下來，自己嘰咕着：

「就沒有辦法進去嗎？」

阿先聽了，阻擋道：

「別發傻啦！」

「爲什麼？」

「那沒有意思嘛！百寶箱是開不得的呀！最好別去動它！……等你費了多大的勁，進去一

看，『唷！很簡單嘛！』那豈不是大失所望！」

「你倒很「羅漫蒂克」，非常有詩意啊！」

「女人哪，誰都是「羅漫蒂克」的呀！……倒是，你是那裏人啊？我看着你，就覺得有點兒古怪。倒好像是在什麼古城裏睡了一百多年，現在纔睜開眼跑出來的人一樣。總有什麼地方不大對勁似的！」

這個女孩子靈感，可以說是特別銳敏了。

「我長了這麼大，纔回到日本來的。所以你看起來就有點兩樣了。」

「噢！是這樣的？……那麼，你對於東京，連銀座新宿也沒去過囉？」

「沒有。」

「我領你去！」

阿先拍拍胸脯，很自負地。

（十四）

銀座大街已沒有行人踪影的時候，後街上卻到處充滿了活潑華麗的色彩和音響，直展佈到銀座九町的每一個角落。

五郎和阿先，在歌舞伎座看完了一場戲，正在銀座街走着。

五郎的臉兒映在輝煌閃鑠的五彩霓虹燈光裏，仍然冷靜而毫無表情，絕沒有受到這喧噪環境的影響。

「就是這裏！」

阿先在一家夜總會門前停住。這裏的門面設計也很別緻，好像一塊其大無比豎起的坐墊。進門的地方，就好似一個暗黑的大洞窟，門前站着一個白衣服的僕役。

他看見阿先過來，問道：

「稀客呀！阿先！幾時又回銀座來了的啊？」

阿先臉兒板板地，指着後面的五郎：

「客人來了！」

「哦！失禮！」

僕役恭恭敬敬地拉開了門。

走過一段暗黑的過道，面前便展開了一片彩色的光線的漩渦。

天花板上垂下來的大燈，緩緩地旋轉着，發出一條一條五色彩虹似的光，五郎站在這些彩光之下，倒有點發怔。

他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歡樂世界。祖父帶他去的地方，都是海濱，是山嶽，是大河，是草原，還有森林。他長到這麼大，對於大自然的偉大的風景，在地球上各處都看到了。但是，像目前這種人工的世界，他一回也沒有接觸過。

「來嘛！」

阿先拖着五郎的手，向屋角上點着一盞暗暗的小桌燈的座位走去。

頓時圍上了兩三個女侍。阿先很內行似的吩咐她們：

「鷄尾酒！來兩杯！」

五郎聽了，表情很莊重的道：

「我不喝酒。」

阿先詫異道：

「不喝酒？……這裏可是專喝酒的地方哪！」

「我從來沒有喝過酒！」

「嚇！眞的？那麼你上這裏來，一點意思也沒有哇！……不過，也好，我替你多喝幾杯！」

事實上，阿先的酒量可眞不小，喝起來也挺痛快。五郎抱着手膀坐在對面，靜靜地望着她喝，對於身旁的侍女，看也不看她們一眼。她們逗他說話，也只是點點頭，哼哼哈哈地敷衍着。

初進門時的驚訝一過去，就沒有一樣東西能引起五郎的興趣了。侍女們見五郎的態度陰陽怪氣地，也都敬鬼神而遠之慢慢地溜開了。

又過了一會，來了一個七八歲的小孩子，手上抱着一束一束的花，挨着座兒兜賣。可是座上的客人沒有一個肯買他一枝。不久，小孩兜到一處鬪酒逗女人鬧得最凶的座兒旁邊，呆呆地站住。

這個座兒上的客人，都穿着很時髦入時的衣履，其中還夾着一個外國洋人，但是看他們這種旁若無人的放肆的態度，卻絕不像一羣有正當職業的人士。

賣花的小孩大概有經驗：（不能放過這個座兒！）他站着不動，只等機會開口：

（買朵花兒罷！）

洋人正抱着一個侍女坐在身上起膩，轉眼看到小孩，嘴裏不知道叫了一句什麼，從口袋裏掏出一張一千元的鈔票，放在桌上。

旁邊一個客人叫道：

「喂！小鬼！這個客人送你一千塊！」

小孩子倒吃了一驚，翻起眼睛望着：

「……？」

「小鬼！你看！要想這一千塊，就趕快跪在這兒，把這位姐姐的高跟鞋脫掉，向她脚掌心接個吻！聽明白沒有！」

小孩聽他這麼一說，不知道怎樣才好，瞪着一雙眼睛，望望洋人，再看看他抱着的女人。

說話的客人搖搖晃晃地站起，抓住小孩：

「嚇！聽到沒有！還不快點跪下！」

侍女在洋人懷裏直扭：

「唉唷！唉唷！我不來啦！脚掌心讓人擦着，癢的多難受呀！」

她嘴裏雖這麼叫着，似乎不過是撒撒嬌而已。看她的樣子，對於這些錢花得像流水的好客人，恐怕再厲害露骨的事兒，她也做得出。

「嚇！快點！……一千塊呀！一千塊！」

那客人捉住小孩，硬要逼他下跪，小孩這才清醒過來，拼命地掙抗，幾下子撕擄，手裏的花束，撒了一地。

「叫你跪下！這小子！」

那客人眞的要動蠻了，就在這時，旁邊來了一聲銳喝：

「放手！給我滾開！」

阿先又大又長的雙眸，氣得通紅：

「什麼東西！別瞧這孩子現在是個窮賣花的，將來說不定是陽川秀樹一樣的大學者，能得『諾貝爾』獎金吶！你們憑什麼叫他舐女堂倌的脚掌心！」

她叫罵了一頓，轉臉向小孩道：

「小幸！回去罷！花兒撒了不要緊，該多少錢，我明兒個給你！」

說到這裏，那洋人推開侍女，倏地站起，也不開口，向阿先臉上就是一拳。

六尺多高的巨漢，一記鈎拳，打得阿先一聲尖叫，跌出兩公尺多遠。

這時，五郎拔地跳了起身。

從容走到重新抱起侍女的洋人跟前，從褲袋裏摸出一張千元鈔票，放到桌上。

他用很穩靜而禮貌的英語道：

「憑這一千塊錢，你也有舐舐我的皮鞋底的義務！」

「放你的屁！東洋小鬼！」

洋人氣得快要炸——說時遲，那時快，五郎颼地飛起一脚。

「叭！」五郎的皮鞋底，不偏不倚正正地撳到洋人的嘴上。

「他媽的！」

洋人旁邊的一個客人撲上來，五郎也不躲閃，只捉住他的一隻手，捩轉起來——他便動彈不得，一面向來勢洶洶的洋人，很客氣地一鞠躬：

「還是到外邊去見個高下罷！」

（十五）

五郎身高五尺四寸不到一點，從外表看起來，只覺得瘦瘦的，是一位瀟灑文雅的青年。他站在洋人面前，比起來眞像一個大孩子。

而這樣一個小小的日本人，居然向彪形大漢的洋人挑了戰。

大家都覺得又痛快，又擔心，一瞬之間，場內突然肅靜下來，都望着五郎出了神。

五郎很鎭靜地，被洋人和他的同伴們包圍着，前呼後擁地向外走。

大家都捏着一把汗，望着他們出去……這些客人之中，就有前面的書中人物在內。

他就是龍堂壯一郎。他在這夜總會大概是老主顧，現在正跟此地的第一號侍女，坐在二樓的特別座裏，向下面盯盯地望着。

龍堂問：

「那個青年是誰？」

「不認識啊。那個女孩子叫阿先，在銀座倒是有點名頭。也不知道她幹什麼過活，不過，在賣花的孩子裏面，她可是個頭兒。」

「……」

龍堂不做聲，但是眼神裏又添上了一層尖銳的光。

侍女問道：

「不要緊嗎？」

「你問的是誰？」

「當然是那個美少年啦！可憐！那還不是讓他們打得稀爛！」

「大概……」

「大概？」

「那美少年大概要打勝仗！」

龍堂斷然地說。

在深夜的路上，五郎被那一羣人四面圍住，他也不管這些，只把清澈的眼光望着洋人說：

「咱們先說好：勝負就在此地決定！完了之後，彼此可不要尋仇覓恨！」

「好！」

洋人點頭答應，向同伴們使了個眼色。

背後的一個，一捺頭便死命地撲過來——決鬪開始了。

但是，這一回，和我們常常在路上看到的打架，光景完全兩樣。

因爲，五郎本身，仍然站着不動，並沒有看見他怎麼揮拳踢腿。

只是，那些咬牙切齒瞪眼兒，惡鬼似的衝上來的敵人，都好像碰到一尊銅像，一個個被彈回去，爬在地下動不得了。

可以說，五郎的手脚神速之極，快得叫人看都看不清。

他的拳頭，沒到三分鐘時間，已擊中那四個人的要害，通通敗下陣去了。

現在，只剩洋人和五郎兩個，在零星的路燈之下，凝然對峙着。

轉瞬間洋人發出野獸似的怒號，直衝上來——來勢之猛，眞有捲起了一陣疾風之概。

可是，也不知五郎是怎麼閃身，怎麼還手的，一秒鐘之後，只見洋人的身體騰起半空，餘勢收煞不住，一聲轟然大震，直栽進夜總會對面中國料理店的櫥窗裏去了。

五郎仍然站在當地，神閑氣定地望着他那副狼狽的樣子。

（十六）

可是，就在這一天……

前面提過：志摩子離開姬路，上東京，又落到龍堂壯一郎手裏，但她直到被帶到「品川」高地上一家高級旅社一間房裏，才切實地感覺到已被一種可怕的力量捉住，動彈不得了。

帶志摩子到這家旅社來的，還是那個姓小杉的——就是到水道橋車站接她的那個青年。

走進房間，一見裏面那過分豪華的氣派，志摩子脚下不由地趑趄不前了。

小杉還是那種舐嘴唆舌的柔媚的聲音：

「這間房，暫時就是你的住處。請放心住下好了。有什麼事，只管捺這叫人機，不到一分鐘，僕役就會來的。只管吩咐，當他奴隸似的使喚好了！……還有，你如果想出門，請打電話給我！我一定來奉陪。」

志摩子惶惑道：

「我不明白：爲什麼請我住這樣高貴旅館……」

「大概龍堂壯一郎先生對你很中意吧。我告訴過你：他錢多的不得了，請你住這麼好的旅館，等於我們賞叫化子一塊錢，無關痛癢的，你不必客氣！」

「不過……像這樣的生活，總不合適嘛！我也過不慣……能不能讓我走了算了？……」

「你說這話，已經晚啦！因爲龍堂先生賞識上你了！」

小杉青年說到這裏，眼中才睒睒地閃出一陣陣陰險之光。

志摩子不由得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戰慄，流遍了全身。小杉很客氣地向她一鞠躬，走將出去，但隨手就帶上房門，在外邊「卡擦」一聲鎖上了。

這一下鑰匙聲，等於在志摩子心臟上刺了一刀。

（十七）

烏燈熄火的「日本劇場」像一個大怪物似的，蟠踞在「有樂町」，就在它那拐彎角上，有一個人影，忽然像一隻龍蝦一樣，彎腰曲背地蹲了下來，嘴裏還叫着：

「啊唷！他媽的！疼哪！唷唷唷！好疼！……」

她是阿先。

五郎離開她兩三步，在後面慢慢走着。聽到她叫，探身問道：

「還是上醫院去罷！」

阿先在夜總會被洋人打了一拳，倒還不太要緊，但她一跤栽倒下去，肚子可碰的不輕。借了附近熟識的酒吧二樓上，躺着休息了半天，看看時間到了十二點，才撐着回家。

五郎倒也並不嫌麻煩，一直陪着她。

「可痛死我了！……不過，我可不上醫院……」

「不給醫生看，也許會死的咧！」

「我怎麼會死吶！我才十九歲，還是青春年少嘛！」

「生病受傷，和年齡不發生關係呀！」

「上醫院去！上醫院去！到那裏開膛破肚，我還不如死了乾淨吶！我的身體，連個蚊子咬的疤都沒有，比上野美術館的大理石裸體像還乾淨哪！」

五郎聽了不由苦笑。心想：

（她能有那樣講話的氣力，大概還不要緊！）

阿先見五郎叫住了一輛計程車，便嚷道：

「要叫我上醫院，我就站在這裏不動！」

「送你回家！」

「噢！那敢情好！……」

阿先很高興地猛地站了起來，一想不對，又哼哼唧唧地爬上了汽車。

汽車開動了，阿先好像已支持不住，靠在椅墊上，抓着五郎的一隻袖子不放。

但是，她的雙眸卻已恢復了閃鑠有光野貓似的光彩，直盯盯望着車窗外射進光線，映得明暗

不定的五郎的臉兒。

「五郎哥！」

阿先小聲叫他。

五郎頭也不回，仍然望着前面，問道：

「什麼事？」

「你眞親切啊！又有勇氣，武功又那麼好……」

停了一停：

「我喜歡你！」

「……」

「五郎哥也歡喜我，好不好？」

「要想人家歡喜你，先別惹人討厭才好哇。」

「我幾時幹了叫人討厭的事來着？」

「裝傷詐病，你的優點就去了一半！」

原來五郎早就看出來了。

阿先低頭不做聲了。

五郎清澈的雙眸轉阿向先，規戒道：

「要想人送你，老老實實地說，不好嗎！」

「原諒我！是我不好！」

阿先率直地認了錯。

（十八）

從「池袋」駛上「川越街道」，再走幾分鐘，有一條橫巷，進巷一家小香烟舖，阿先就住在這烟舖樓上。

汽車停在店前，五郎道：

「好啦！早點進去休息罷！」

阿先直搖頭：

「不要不要！你也得在我這兒睡……」

「我回『三鷹』廟裏去！」

「不行！電車也沒有了哇！」

五郎一驚，問道：

「司機！幾點了？」

「十二點四十分……現在趕到新宿，中央線的末班電車已開了。」

「你看看！怎麼樣……絕對回不去啦！」

阿先硬把五郎從汽車裏拖了出來。

五郎想了想道：

「我看：你家裏的人，不會歡迎我的。」

「什麼話！我家裏就是我一個人，怕誰來？」

「這裏不是香煙舖嗎？」

「我租房住在樓上哪！樓下的老板娘——守村媽媽，也是孤身一個人。喝！她可漂亮哪！好像明治時代的美人兒，又上品，又賢淑，又端莊，又爽快……哼！連當總理大臣的夫人也當得過。可是我就不懂，她爲什麼一個人在這裏開煙捲兒舖子呢？……你等等！我來叫門……」

玻璃窗的店門，裏面已放下了窗幕，阿先咯咯咯一敲，裏面馬上有人出來，「叭」地亮了電燈。

「你回來啦！」

一位中年婦人拉開了門——她似乎還沒有就寢，一眼看上去，就可以證明阿先的話並沒有絲

毫誇張。一身素淨的裝束，毫不打扮，卻反而顯得她那雪白長長的臉兒，特別地氣品高貴。

五郎站在暗處，一見這婦人的臉兒，不由地嚥住息，睜大了雙眼。

當然是由於見了她那清雅的美麗，感覺震驚，但五郎心裏勃勃地跳，似乎還不止是這一點原因。

他碰到了回日本之後一定要碰到的人——似乎有這種感動，緊緊地抓住了五郎的心。

五郎自幼在嚴格的祖父膝下，完全受的是日本古來傳統分毫不差的教育，所以，他雖然是有生以來初次回國身上卻自然地帶着明治時代的味兒。因此，一見典型的日本的清雅之美，就感覺到靈魂的歡悅了。

而且，五郎覺得似乎從前直到現在，有好多次在夢中看到這位中年婦人的臉。

阿先雙手合掌，向婦人說：

「守村媽媽！對不起！我帶朋友回來了。留他住一宵，可以吧？」

婦人一瞥之下，看見站在路上的是一個青年男子：

「阿先！」

她徐徐地轉過冷靜湛明的雙眸，望着阿先：

「你答應過我，不學你哥哥的樣兒的呀！」

「是，是呀！不管生活怎麼困難，我決不會墮落的。守村媽媽！你不要誤會！」

「阿先！你是個乾乾淨淨的好姑娘啊！從前多麼潔身自好，不肯沾一點兒髒，是不是？……夜深了，也許不方便，不過還是請這位先生回去罷！」

「媽媽！他跟旁的人不同啊！眞的不同啊！留他住下，他什麼也不會什麼的！哪！求求你！讓他進來！」

「那不用說，樓上是你的房間，任憑留什麼人住，我也沒有辦法攔阻……不過，希望你要仔細考慮考慮……」

婦人很溫和的表情，說到這裏，不覺顯出一層淒然之色。

五郎把她們的話聽得清清楚楚，便叫道：

「阿先！」

從容舉步向前，正想說：

（這位太太說的一點不錯，我還是回「三鷹」去！）

就在這一瞬之間，婦人突然發出低低地，但是非常激烈的驚愕的叫聲。

她好像看見了什麼怪物似的，兩眼發直，盯着五郎的臉兒不放。

五郎覺得這位婦人看見自己，她的感動比自己見到她的感動還厲害，也大爲意外，便也一直

望着她發怔。

婦人忽然慌張起來，轉身就跑進去了。

阿先笑道：

「瞧這媽媽！看見五郎這樣的美少年，吓的她話都說不出，連忙跑進去了！……好！上來嘛！」

「不！我還是……」

「不要！不要！……守村媽媽！」

阿先向裏面叫：

「不要緊了吧？留他住下，可以了吧？」

裏面沒有人答話。

那位婦人，正坐在她四蓆半的房裏，茫然發怔。

她聽到阿先帶五郎上樓梯的步聲，纔陡然驚醒，慢慢地，無目的地，向四邊望望，然後，踉蹌地站起身，走到衣橱前面，雙手哆嗦着拉開了小抽斗。

她從抽斗裏取出一幀照片。

照片中一位眉清目秀的的紳士，啊啊！他的臉兒，和五郎生得一樣一樣。

（十九）

樓上是一間六蓆大的房間。

看不出阿先，她把房裏倒收拾得很乾淨，一邊桌上供着兩箇牌位——大概是她的父母，牌位前面還供着鮮花。

五郎微笑着，跪下來，正坐在矮桌前面，向阿先磕了一箇頭：

「今晚上打攪你了！」

阿先正在用電爐燒開水，伸手亂抓着頭髮：

「不要嘛！這麼恭恭敬敬地……我該對你說什麼客氣話呢？」

「樓下這位媽媽，很關切你啊！她跟你有什麼關係？」

「嘻嘻嘻嘻！我跟哥哥是戰爭孤兒，我們露宿在「上野」的山上的時候，是她把我們帶回家收留下來，一直照應着我們。我哥哥後來學壞了，跟流氓地痞搞到一起，在這家裏呆不住，跑了！」

「那麼你呢？」

「好笑！我一心一意想學歌舞，東洋少女歌劇團招考，我去了，一考就取，進去當了練習生。可是教芭蕾的那個老太婆太可惡，存心處處地方跟我作對，結果，我氣不過，揍了她兩箇耳光，被他們開除退了學。在銀座賣賣花兒，混了一陣，還是忘不了這裏的守村媽媽，又搬回來了。這箇房間的房租等於沒有，一箇月只要三百塊錢，所以在守村媽媽面前，我是抬不起頭來的。」

「……」

五郎不做聲，，繼續微笑着聽她說下去。

「不過，這位守村媽媽，可非常地有詩意嘍！哪！那座五輪塔裏奏音樂的事，也是她告訴我的咧。」

聽到這裏，五郎心中，掀起了一種似潮水一般的攪動。

那位婦人和自己之間，好像有一根線聯着，由命運之神牽攏，拉到此地來見面似的……

阿先遞過茶碗：

「喫！請用茶！」

阿先遞茶的格式，完全合乎茶道的譜兒，五郎見了，露出雪白牙齒笑了——五郎也經祖父教育，學過茶道的。

「你是跟樓下的媽媽學的嗎？」

「嗽？這箇？……唔！我喜歡插花和茶道嘛！」

阿先說過之後，立刻又恢復了她的野性，高高舉起兩手，打了箇大呵欠：

「睡覺罷！……」

「唔！」

阿先站起，從壁櫥裏拉出被子來。

但是，被子只有一副。

阿先把被舖好，走到五郎跟前，膝蓋幾乎碰的膝蓋對面坐下，目眦欲裂的睜大雙眼，一霎也不霎。

五郎見她雙目漸漸濕潤，睫毛上盈盈地溢出淚珠，訝異地問道：

「你怎麼啦？」

阿先好像想說什麼，但及忽然低下頭去，搖頭不語。

接着，兩手撐在蓆上，磕了一箇頭：

「請安息罷！」

說完，颼地站起，以非常迅速的速度，脫了毛衣，褪下裙子，只剩貼身小衣，跳進壁櫥，「叭噠！」拉上了紙門。

（二十）

在旅社裏，爽快的晨風，吹動着花邊窗簾。志摩子呆呆地站在窗旁，眺望着遠遠的東京灣。幾隻白鳥，好像從白雲裏生出來的一樣，在空中迴翔。在牠們下面，有幾千噸位的貨船，正在緩緩地開出去。

（夢村五郎就是打海那邊回來的啊！）

只有把心寄託在五郎身上，是志摩子現在的唯一的安慰。

正在這時……

聽到房門上旋鑰匙的響聲，「噠」的進來一個人，原來是龍堂壯一郎。

他還是這樣子，穿着打扮一點破綻沒有，完全一副紳士派頭，但是志摩子一見他就感覺汗毛凜凜的惡寒——和初次見面時一樣。

「你沒有好好地睡吧？這可不行啊！你要專心保持你的美貌和青春！別的什麼事情，每天每天都忘掉它好啦！」

龍堂壯一郎說過，坐到沙發裏，把携來的黑皮包放在桌上，從包裏拿出幾隻小小的皮盒子。

志摩子走進房間裏附屬的小廚房裏。這裏有整套的炊事用具整備着。

泡茶待客，似乎是志摩子的義務。

志摩子端了茶出來，一見眼前的光景，不覺驚得悚然站住。

桌上擺着幾十隻鑽石戒，放着燦爛的光芒。

龍堂拿起其中的一隻用放大鏡正在細細地鑑定着。他的表情像狼也似的又尖又冷——這倒似乎是他的本來面目。

志摩子的存在，好像完全不在龍堂的腦子裏了。她把茶盤放在旁邊小桌上，輕輕地退回廚房去了。

過了二十幾分鐘之後，一個外國人走進這箇房間。

龍堂態度非常冷淡，和他輕輕握了握手，用流利的英語道：

「密斯特莊大拉！純白的只有五隻嘛！而且，最要緊的一隻六克拉，又是黃的，簡直不成話嘛！」

這個名叫「莊大拉」的美國人，窘的縮着肩膀：

「密斯特龍堂！就這幾隻鑽石，運到日本來，還死了兩個美國人，三個中國人呀！希望你把他們流的血，當作進口稅罷！」

「笑話！就使死掉一百個美國人，他們的血也不能把這隻鑽石變成純白啊！你這些道理，對

於我完全不成理由，你要知道，你再說多少話也是白廢！」

「可是，密司忒龍堂！價錢只有市價的一半哪！這一隻三克拉的純白，只要一百八十萬呀！」

「莊大拉」說得非常起勁，龍堂只是冷笑：

「你的夥計們在「堪察布蘭加」弄到這隻鑽石的原石，不是一箇錢也沒有花嗎！因爲持有這塊原石的法國人「沙魯魯包洛」，在南非洲的「貝殺你」，不明不白地突然死掉了呀……」

「莊大拉」一聽這句話，纔澈底地明白自己面前的這個日本人是如何的可怕。

他以爲這件秘密，別人總不會知道的，卻不料龍堂早已調查得清清楚楚了。

這時，志摩子端出茶來敬客。

「裝大拉」正在驚愕失措，倒還沒有顧到去看志摩子。

但是志摩子放下茶杯，正要走開，一望這位客人的側面臉兒，頓時全身都發了僵。

一點沒有錯！這個外國佬，正是「姬路」的伯母想把志摩子送給他做姨太太的那個美國人。

（廿一）

「哦！」

「莊大拉」無意中轉過臉來一看，也睜圓雙眼，站了起來：

「志摩子小姐！」

他伸出長滿黑毛的雙手，志摩子見了，好似背心上爬着毛毛蟲，一陣寒戰，忙回後退了一步。

龍堂壯一郎用英語冷冷地攔阻道：

「密斯特莊大拉！你好像認識這位小姐吧？她可是我的寶貨，希望你可別跟她套近乎纔好嘍！」

「寶貨？……密斯特龍堂！我爲了要娶這位小姐，給了她母親一百多萬咧！」

「那已經是過去事啦的！現在她的貨主是我嘍！」

「哦哦！你不要這麼不講交情嘛！我找她找得好苦啊！謝謝你，讓給我好不好！」

「辦不到！」

龍堂乾脆地拒絕了他。

「密斯特龍堂！你預備把她派什麼用場呢？」

「我認爲沒有告訴你的必要。」

「不告訴我，我就絕不放手！」

「裝大拉」頓時兩眼放出凶光。

龍堂毫不在意，只在嘴邊露出使人戰慄的冷笑：

「這個女孩子，準備要給錫蘭島的黑眞珠王！」

莊大拉聽了那句話，也不由地發了怔。

錫蘭島是鑽石、碧玉、寶石的寶庫。同時也是全世界黑暗社會首領們的聚散地。這箇印度洋的小島，可以說是走私買賣的巢窟，而操縱這些惡黨的國際間諜們，也在這裏張着秘密的羅網。在這島上，有一個住着豪濶公館的走私巨魁。

誰也不知道他的國籍是哪一個國，他的行動又神出鬼沒，異常詭秘。有人說他是共黨圈的間諜首領，也有人說他是左右紐約美金黑市的國際走私銀行的支配人。但這些話都不過是胡猜亂想，他的眞相究竟如何，誰也找不出一點線索。大家只知道他綽號叫黑眞珠王，是這錫蘭島的一大巨霸。

龍堂壯一郎爲了接近黑眞珠王，居然準備把這位日本姑娘做活的禮品！

莊大拉只得噤住氣息，使勁瞪着龍堂。

志摩子看得出兩人說話的內容，一定和自己有關，但是她不懂英語，不知道究竟說的是什麼，也只好站在那裏發怔。

莊大拉悻悻地站起身道：

「密斯特龍堂！這位姑娘，我決不放棄！」

「你是想和黑眞珠王較量較量？喝！了不起！那你就放開手來罷！……」

買賣沒有談成功，而苦苦尋找的小姑娘，現在明明放在眼前，卻不能不乖乖地束手走開，「莊大拉」氣極了，懷着滿腔的憎惡與憤怒，向龍堂狠狠地瞪了一眼，走了。

龍堂立刻換了一副柔和而爽朗的表情，向志摩子道：

「志摩子小姐！你的咖啡煮得很好，以後可要研究研究遞咖啡杯時候的：溫柔的表情和身段啦！」

（廿二）

又過了半箇多鐘點……

一個衣履整潔的青年，走進這箇房間——他是那姓小杉的青年。

他就像一個站在將軍面前的小兵似的，立正叫道：

「先生！……」

龍堂眼皮也不抬，翻着美國的週刊雜誌，嘴裏問道：

「查清楚了嗎？」

「查到了。」

「到什麼地方去了？」

「是！那……」

小杉顯然有點難以啓口：

「跟夢村五郎在一起的……是我的妹妹。」

志摩子在後面房裏，聽到夢村五郎的名字，吃了一驚，連忙聳起耳朵聽下去。

「嘸！那個不良少女是你的妹妹？」

龍堂仍然看着雜誌。龍堂那天夜裏，看到夢村五郎在總會門前，三拳兩脚便把那一羣洋人打得東奔西逃，不知道他又打了什麼主意，當時就派小杉青年去釘梢，要打聽夢村五郎的下落。

「夢村五郎昨天跟我妹妹回去，睡在她房裏了。」

「喝！你的妹妹眞有兩下子啊！」

「這個丫頭，照理絕對不會做出這種事的……」

「可是現在還不是照樣幹出來了嗎！也難怪，像夢村那樣兒的小伙子，隨便哪個姑娘也得動心啊！」

這一段話，聽得志摩子心裏頓時勃勃直跳。

（五郎決不是那種人！）

她心裏雖然拼命地否定，但是小杉親眼看到的事實，卻像一塊大石塊壓在她的心頭。

「既然你的妹妹看中他，把身體也給了他的話，那就更好了。你去把夢村五郎帶來！」

「是！」

「我在赤坂的葵花旅社十二號房等你。」

「是！」

接下去兩人又壓低嗓，不知又在商量些什麼。

志摩子忍住快要發暈的戰慄，慢慢地站起身，心裏道：

（可不能讓五郎捲到這班人裏面去！）

志摩子很傷心，她想：自己所接觸的竟沒有一個好人！

第一個是「姬路」的伯母，她要出賣我！接着是多田守人，他也丟棄了我！而現在這個龍堂壯一郎，又蘊藏着一種可怕的陰謀！

現在，支撐着志摩子的心的，可說只剩下夢村五郎的影兒了。

惟有對於五郎，她始終相信他！

話雖如此，剛纔聽小杉說：五郎也郎也和他那不良少年的妹妹睡在一塊兒了！

（不！不會的！五郎，他絕不會的！）

志摩子好像推開壓在心上的一塊大石頭似的，毅然地決了心。

她決心去找五郎，先弄清楚他睡在小杉的妹妹那裏，是不是由於一種什麼特別原因！同時警告他留心：不要遭到龍堂一郎的暗算……

志摩子輕手輕脚，眞是如履薄冰一般，悄悄走進小廚房，然後到了房門口。

龍堂把一張地圖似的東西，打開放在桌上，正在指點向着小杉說明什麼。

志摩子抓到房門上的旋把。

她把全部神經集中，旋開旋把，拉開房門，幸而沒有發出一點聲音。

她正想溜出房門……

「往哪裏去？志摩子小姐！」

背後龍堂一聲斷喝，志摩子恰如被他猛推了一把，向走廊裏拼命地直奔。

還沒有跑出十步，小杉從後面追上，一把捉住她的肩膊。

（廿三）

這時候……

在「川越街道」一條巷內香煙店樓下，夢郎端然正坐，正在接受那位中年婦人茶道的招待。兩人都禮節謹嚴，在這靜靜的早晨，澄心息慮地享受着茶道的古趣，構成一幅美麗的情景。也許是偶然的一致，兩人的茶道，恰好是現代業已失傳的古式。

五郎是跟他祖父學來的。

「請用！」

「多謝！」

五郎接過古色古香的茶碗，婦人穩靜而清澄的雙眸，一直望着他把茶喝完。

昨天深夜，這位婦人曾從衣櫃的小抽斗裏取出一幀照片，出神地看了好久——照片中那位眉清目秀的紳士，面貌和夢村五郎一模一樣。

她看了半天照片之後，伏在蓆子上，吞聲飲泣，哭了許久。對了！她經過一個多鐘點的抽咽，又抬起掛滿眼淚的臉兒，重新盯住照片，低低地訴說：

「……是你叫這孩子來的吧？是不是？……我想：一定是你的英靈領了他來的呀！……他是你和我生的那個孩子，不會錯的！……是的！他是我生出來的！……我知道：你和你太太坐的船，在瀨戶內海遭難沉沒之後，爺爺就把這孩子帶往外國去了……一晃又是二十年，我牽腸掛肚

一直想着這孩子，啊啊！想不到，想不到他已長到這麼大，居然回到日本……竟找到我這裏來了，眞是奇跡！……除非是你的英靈引導，我想不出旁的道理……」

她睡下之後，直到天亮，目不交睫，在黑暗中睜着雙眸，心裏頭的感動，就好似一隻漂流的小舟，在暴風雨中顚沛流離，忽然在天之一角發現了一線光明。

而現在，她一定感覺如同天開雲霽，在穩靜無波美麗的海上航行了吧。

雖然她不能坦白地向他說：我就是你的生身之母，但她二十年來，經過了無數人生的苦難，已養成一種堅強的忍耐，可以抑制自己的孤獨寂寥之感。

所以，她憑着這一股忍耐力，才能面對自己親生的兒子，還保持着這樣穩靜泰然的態度。

「再用一杯好吧？」

「謝謝您！」

五郎雙手放在膝前，端然正坐，明朗的視線望着她有條不紊點茶的動作：

「我覺得好像很早以前，在什麼地方見到您過。」

婦人一聽這句話，指尖頓時發顫。她用了很大的努力，才壓住心中的動搖，沒有露出來。

五郎並沒有留意到她的反應，繼續說道：

「當然，這是我的心理作用。……因爲我是在外國生長的，又不記得自己的母親是什麼樣

子，所以，久而久之，就在自己心裏，創造了一個想像中的母親的臉兒，剛巧就跟您一樣。這是眞的，您可以相信吧？」

婦人想答話，可是說不出一句話來。

因爲她害怕，怕的倘若一開口，就像堤防崩潰一樣，自己一直拼命抑制着的感情，就要奔騰湧溢，一發而不可收拾了。

「借光！……」

忽然聽到店門口有人叫，婦人驚醒，一面答應，站起身出去了。

（廿四）

站在店堂裏的，原來是小杉青年。

婦人皺眉道：

「吉太郎！你不是說過：不再上門了嗎？」

小杉吉太郎嘻的一笑：

「是的啊！」

「那麼你就快走！而且阿先又不在家。」

阿先昨夜跌的那一跤，今天肋間眞的發了痛，早晨起來就上醫院找醫生去了。

「不！我不是來找阿先的。她那個男朋友，夢村五郎，我有話要跟他談談。」

「你找夢村先生有什麼事呢？」

「守村媽媽你不知道的！夢村五郎……哦！他不是在那邊坐着嗎！」

五郎被他發現了，站起身走過來道：

「好！請樓上坐罷！」

兩人到樓上對面坐下，小杉開門見山就道：

「你想娶我的妹妹做老婆是不？」

「不！我並沒有這個打算。」

「那麼爲什麼昨天晚上住在這裏了？」

「因爲阿先身上不舒服，才送她回家的。」

「既是送她的，送到了就該走呀！」

「應該是這樣的！」

五郎點頭承認，臉上表情清澄得一絲陰影也沒有。

「應該這樣的？這是什麼意思？我認爲你和我的妹妹，關係已不平常了。這在常識上，當然

可以這樣認定！」

「很抱歉！事實上可並不如此！」

「任憑你怎麼強辯也沒有用！我不會相信的……我的妹妹原來是純潔的處女，我知道！你也一定已發現了。……我做哥哥的，就有權要求你和阿先正式結婚！」

五郎盯着小杉問道：

「你是想要錢？」

「別扯皮！……看你這樣兒，倒還眞狡猾啊！這個問題，我也解決不了。我們去見我的師傅，當着他解決！」

五郎想了想，點頭道：

「好吧！」

兩人一起下了樓梯，婦人擔心的站在下邊，五郎向她道：

「請您告訴阿先小姐：不久我會來看她。」

「你……你……」

「阿先每天早晨要到五輪塔那邊聽音樂不是？我會往那裏去的。」婦人又是一驚，怔怔地望着五郎微笑的臉。

（廿五）

一個小時之後，五郎被領到「虎之門」一條橫巷裏的一家幽靜的旅社。

旅社的建築很講究，但是靜寂得好像沒有人一樣。

一個經理似的人，把小杉和五郎領到二樓一個房間，身邊掏出鑰匙，打開房門，向五郎：

「請進！」

五郎一步跨進房，房門就立刻「撲通！」關上，並且聽到外邊上鎖了。

但是，五郎並不吃驚，一面苦笑，向房裏四處端詳。

靠北邊，掛着厚厚的通紅的絨幔，倒像舞臺上的帳幕一樣。

絨幕的那邊，想必是寢室吧。

五郎突然想起什麼事似的，全身呈現着異常的緊張，緩步走到絨幔前面。

抬起手來，「刷！」把絨幔左右拉開……

一剎那之間，連五郎也發了呆僵站着不能動了。一座豪華的牀上，睡着一個全裸的女人。

最奇怪的是，這女人不着寸縷，但臉上卻蓋着一塊雪白的紗布。

高高聳起的雙乳，彎彎突起的腹部，長長的臂和腿……

但是她白皙的肌膚，已經不是活人的顏色了。

剎那的驚愕一過去，五郎從容地踏着地毯，走到床前，毫不躊躇地用手就揭開了紗布。

五郎的眼光凍住了。

女人的臉兒，一片黝黑，簡直像潑滿了藍黑色的墨水。

她的臉兒生得輪廓分明而且很端麗，但是皮膚變成這種顏色，好像妖魔鬼怪，反而越發叫人看了害怕。

五郎倒不覺得怎樣，祇是覺得這女人的臉兒似乎在什麼地方看見過，站着沉吟思索起來。

一會兒功夫，他哼出了聲：

「哦！」

（這個女屍不是那著名的爵士歌手明石愛麗嗎？）

（……自殺？）

（……還是被殺呢？）

五郎不明白。

他只憑想像，覺得這女人大概是服了毒藥，所以死後臉色才這樣難看。

正在這時候……

聽得不知什麼地方有叫人機，「BUZZER」輕輕地「嘰！嘰」響了兩聲，接着就有低低的人聲叫他：

「夢村五郎！怎麼樣？你的感想如何？」

（廿六）

五郎向房間裏各處環顧，但是找不到這聲音從哪裏來的。

五郎抱着膀子，等他底下的話——五郎態度仍然很平靜。

「夢村君！你一點也不驚訝啊！眞鎭靜！眞沉着！我得誇獎你幾句。」

五郎從容問道：

「你對我有什麼要求？」

「就是這件事囉！我想跟你好好談一談，但是你如不肯妥協，談也是白談啊。」

「你說叫我妥協，但是我並沒有對你懷有什麼敵意啊！」

「但是，你身邊不是有一個屍首嗎？」

「這跟我沒有關係。」

「對不起，沒有這麼簡單！夢村君！殺害明石愛麗的，就少不得是你咧！」

「胡說！」

五郎這時才從眼中發出銳光。

他看見了南邊牆上掛的一幅五十號油畫。

這人的聲音，就是從這油畫裏邊傳出來的。

「你是想把我當成殺害這個女人的凶手？」

「對了！倘是你不妥協的話……」

「那麼，你就是殺害這女人的眞凶吧？」

「大概差不多！」

五郎沉吟了一下，重新向這全裸的女屍端詳着。

牆壁裏又傳出那人的聲音：

「明石愛麗以前愛過你不是？……回日本的時候，在船上，看到你的劍術高強，她就害了單思病。」

「這件事與我有什麼關係！」

「哼！現在可不由得你抵賴啦！你在那船上，跟明石愛麗發生了秘密關係。也就是說：你做了明石愛麗妖媚肉體的俘虜。可是，回到日本之後，明石愛麗忽然態度冷淡起來，不讓你接近她了。因此，你由妬生恨，終於把她毒死了。嘿嘿嘿嘿……怎麼樣？夢村君！這一段劇情編得不壞吧？」

「我非但不向你妥協，並且還要打碎你這種陰謀詭計！」

五郎堅決地回答。

「對不起，辦不到啦！這旅館裏的職員僕役，全部都將出來作證——供出對你不利的證言。他們可以說：你從昨天夜裏起，就跟明石愛麗住在這房裏的。還有，你要放明白些：我已在你周圍佈下了天羅地網，你沒有法子可以逃出去！」

五郎對於他的威嚇，並不感覺絕望，但忽然引起了很強烈的興趣：

（這個傢伙，究竟是什麼樣的人呢？）

五郎走到沙發前面，坐了下來：

「你準備命令我，叫我做些什麼呢？」

「沒什麼！只要你給我辦兩三件簡單的事就行了。當然，都是非你不可的工作……」

「……」

「嘿嘿！你是不能拒絕我的命令的。因爲你已犯下殺人重罪。你若是不願意讓警察捉住，就得躲藏起來！」

「……」

「你聽清楚了！爲了證明你是凶手，我們已把粘有你的指紋的杯子、桌子，都準備好啦。所以，你如果由此地逃出去的話，反而會留下不打自招的結論！」

聽到這裏，五郎明白了：昨天晚上在夜總會裏，這個人已對自己注意了。

（好的！）

五郎別有會心的下了決心。

「你是說：我若將你交辦的事辦完，就可以讓我自由？」

「對！明石愛麗被害的事，就永久破不了案。」

五郎心不在焉地答道：

「好吧！聽你的命令就是了！」

（廿七）

當天的各家晚報，都把「明石愛麗慘殺案」，排在頭一條登了出來。大家一致認爲是妬姦情殺，據說有關當局正在向這方向進行偵查。

池袋的那家香煙舖子，也訂着有一份晚報。

但是送來的晚報，卻沒有人去看它。

五郎的生身之母——那位名叫「守村築枝」的中年婦人，從今天早晨起，也不開店門，也不吃飯，坐在那裏動都不動。

她的心裏一直被五郎的影子占據着。

築枝做夢也沒有想到五郎已落到可怕的國際強盜集團的陷穽之中，她還祈禱着希望五郎能再來見一次面呢。

五郎對她說過：

「我覺得好像很久以前，在什麼地方見到過您。」

五郎說這句話的聲音，現在還很清楚地留在築枝耳裏。

五郎又說過這樣的話：

「……我是在外國長大的，並沒有見過日本的太太們。又不記得母親是什麼樣子，所以，久而久之，就在自己心裏幻想着創造了一位想像中的母親的臉兒。剛巧就跟您一個樣兒。」

這是多麼神秘的血統關聯啊！

築枝眼望着空際：

「啊啊！」

深深地歎了一口氣。

（我雖沒有出面認他的資格。不過，我是他的母親。他是我十月懷胎生下來的。他的血，和我的血，是一樣的！）

築枝由於想和五郎再見一面的衝動，全身好似發着高熱一樣的顫抖。

如果能夠向五郎伸出雙手，坦白地告訴他：

（我是你的母親！）

那……

不！不應該不能坦白呀！五郎的父親和嫡母，已經不在世上了。沒有一個人能阻擋這件事呀！把親生母子的關係公開出來，骨肉重圓，一塊兒過日子，有什麼不可以呢？

築枝的心，漸漸傾向這母子團圓的希望了。

這時，外面的玻璃門拉開，傳來阿先明爽的聲音：

「媽媽！我回來啦！」

阿先今天到醫院去療傷，醫生告訴她：要住院治療一個禮拜。她起初倒也聽話，在病房裏安靜地躺着，可是到了黃昏時候，她就再也安靜不下去了。

她想起：今天出門的時候，曾經再三叮囑五郎：

「你在這裏住着，等我回來呀！不管是三天，一個禮拜，十天！你可一定待着別走哇！反正你也無家可歸，在那裏住還不是一樣！這裏守村媽媽又親切，再找這樣好的地方也沒有啊！」

阿先想起五郎，便自己向自己說：

（有什麼要緊！憑我阿先，這一點點傷，就受不了啦？）

於是，她悄悄地從醫院溜回來了。

「媽媽！」

「啊！阿先！」

「五郎呢？還在樓上？」

阿先氣吁吁地問，築枝擔心的望着她：

「你出去之後，吉太郎就來了……」

「噯？我哥哥？……他來了怎麼樣呢？」

阿先的眼裏頓時像貓一樣閃閃地發了光。

「他們在樓上談了一會，後來一塊兒出去了。」

阿先聽到這句話，臉上頓時變了色：

「可惡！我哥哥一定是從銀座釣着五郎和我回來的。對了！他們一定是看見五郎武功太好，

想拉他入夥！」

「這個總不會吧？」

築枝嘴裏雖這麼說，臉兒也發了青。

「我直到今天都沒有講，我這哥哥，給最凶最壞的大強盜頭兒做了嘍囉啦！我早就看出來了……我看哪！我這哥哥，早晚要死在仇人的鎗下。」

「這，這話是眞的嗎？阿先！」

築枝問話的聲音都發抖。

「媽媽！在東京哪，您萬萬想不到的，窮凶極惡的強盜有的是！他們簡直是披着一身人皮的野獸，殺個把人，不算一回事的……」

（廿八）

幾分鐘之後……

阿先坐在向銀座飛駛的計程汽車裏。自己腹部受的傷，她卻好像完全忘記了疼痛，臉上顯出異常的決心。

「啊！……到這裏就好！」

阿先叫汽車停下，這裏是兩邊有街樹的大路，一家叫「摩納哥」的夜總會門前。

這棟房子，地下室是土耳其浴室，樓下到三樓是夜總會，四樓到六樓開着旅社。

在這裏進出的紳士們，大多數都是暗地裏幹着秘密買賣的。

此地是一個美國人當老板，但據知道內幕的人說：這美國人只是表面上對外的傀儡，實際上的老板是日本人龍堂壯一郎。

龍堂壯一郎究竟是怎樣一個人，誰也說不上來。只聽說他手裏有幾億元，可是他用什麼方法賺到這些錢的？大家都不知道。有人說：他一定掌握着一個組織龐大的走私團體。

龍堂除了這棟大樓，在東京市內，另外還開着幾所漂亮的旅館，在橫須賀有夜總會，佐世保有專做美國海軍買賣的洗衣公司。除此之外，他還常常主辦國際的拳擊比賽，請世界聞名的美國大馬戲團來公演。

龍堂壯一郎雇用的日本人，差不多全是從前的軍人，據說：給他當經理的，就是戰爭期中的上海特務機關長。這些軍人出身的紳士們，在大樓裏面的時候，親切和藹，好像連一隻小蟲也不忍踏死的樣兒，可是，他們常常失蹤，過一個時期，就看不見他們，不知道往那裏去了。

他們運用着過去職業上的特長，武裝起來，坐着走私的船隻，威風凜凜地向海上駛去。

也就是說：他們是現代的海盜。

在半年之前，發生過一件案子：在明石海峽的淡路島附近，一處漁村的海面上，有一隻漁船在那裏等待潮水，來了四隻隸屬海上保安廳的巡邏艇，把它包圍起來要搜查。

看上去不過是一隻打魚的老爺船，可是它一受到包圍，立刻露出凶暴的面目，一邊亂放手槍，開足馬力，飛快地逃走，一會兒功夫，眼看着它在暗夜之中消失不見了。

兵庫縣的警察本部，爲了這件事，曾發動全副力量去搜查，結果還是徒勞無功。

又過了兩個月之後，本部的一個搜查員到東京踏勘，他一踏進這家「摩納哥」夜總會，就發現那殷勤周到地招呼着客人的賬房，他的臉兒，絲毫不錯，正是那天那隻漁船上大開手槍的船員之一。可是，光憑記憶，又不能動手逮捕他。那位刑事警員只好忍痛走了。

所以，換句話說：這座大樓，可以說是走私集團的巢窟。

不過，日本的第一流紳士們在這大樓裏進進出出，倒是不足爲奇的。

因爲：這些脚踏車公司，紡織公司，製藥公司的董事們，就靠的這個秘密組織，向外國輸出大量的產品，賺到很多的錢，來維持他們的公司。而那些走私船隻，裝滿這些貨品，偷偷地駛出日本之後，等到他們返航的時候，又裝了滿船的麻黃、山道年、西裝衣料、瑞士的鐘錶和寶石回來。

陳列在銀座街上的橱窗裏，誘惑着青年男女，引他們犯罪作惡的許多流行物品和貴重飾物之

中，就有不少是經過這種路線而來的。

現在且看阿先怎樣？

阿先沿着「摩納哥」夜總會旁邊的狹巷，從女侍們進出的旁邊的小門，「嗤」地滑了進去。

一會兒功夫，她出現在三樓的角落上一間小房間裏。

這房間似乎是供保鏢們休息用的，牆壁上還掛着些皮夾克和拳擊手套之類的東西。只放了一張破長椅，房裏充滿着一股光棍味兒。

一個流氓型的壯漢，正張開大嘴，倒在長椅上睡着。阿先一眼看見他，幾步趕到跟前，抓住他的湯圓形鼻頭，嘰地一扭：

「起來！」

「幹，幹什麼？……哦！」

漢子猛地坐起身，正要喊叫，一見是阿先，把怒氣咽下去，只莫名其妙地向她霎眼睛。

阿先開門見山的問：

「老虎！我哥哥在哪裏？」

「不知道啊！」

「你還會不知道！你不是我哥哥的兄弟嗎？」

「那是啊……」

「做兄弟的會不知道哥哥的下落？」

「可，可是……」

老虎說不下去了。這個傢伙看來相當的笨，但是他對於保守機密，倒似乎還沒有忘掉。

阿先把臉兒伸到老虎面前：

「阿虎呀！」

「噯！」

「你愛我，是不是？」

「唔……嘸！」

「你對於心愛的人，還不能告訴她眞話嗎？」

「你何，何必說這個……你家哥哥，現在正看守着要緊的肉票呢！……誰也不能去找他呀！」

阿先聽說「肉票」，立刻直覺地想到：

（一定是五郎！）

她鼓起勇氣：

（好的！說什麼也得逼出阿虎的口供來！）

（廿九）

今天晚間，志摩子還是在「品川」高地的那家旅社的一間房裏，孤單單地竚立在窗前，望着暮色蒼然的海上。

她對於自己的命運，已經深深地感到絕望：

（我這一輩子，是不會有幸運的了！）

她自己向自己這樣說，想藉此抑制心中關在鐵籠裏那焦躁欲狂的煩悶。確實的，在志摩子心裏，雖是很短時間，倒也像古井不波似的，時時偶有這麼一段平靜的時期。

「卡擦！」聽到用鑰匙開房門的聲音，有人走進房裏來了，但是志摩子連看也懶得回頭去看一下。

因爲她明白：不管是誰來了，決不會是來幫助自己的。

「志摩子小姐！」

平靜的聲音在叫她——原來是阿先的哥哥小杉吉太郎。

志摩子好像看到什麼齷齪不堪的東西似的，連忙站起身，想躲進小廚房。

「志摩子小姐！我有要緊的事跟你商量！」

聽他的語氣，似乎很含有熱忱，志摩子才抬起眼來望着小杉的臉。

小杉臉上顯着迫不可待的神情：

「志摩子小姐！我打算救你出去！」

「……」

「這絕不是謊話！因爲我，我愛你！」

「……」

「我奉命每天監視你，漸漸地發現了你像天使一樣的美麗。我就想要幫你的忙！……我願意做你的奴隸！我是十二萬分的誠意！……違背龍堂先生的命令，這簡直是玩命的事兒！可是，我不能不救你！」

小杉的表情、語氣，很帶着演戲的味兒，不過，也許他說的倒是眞心話。

但是，使小杉感覺受到侮辱而要爆發的是，他雖這樣的表示求愛，而志摩子的雙眸，卻含着無比的冷淡之色。

「喂！你怎麼樣？喂！」

小杉已忍不住衝動，向她猛然地撲將過來。

（三十）

「你，你做什麼！」

志摩子全身充滿嫌惡和蔑視，想要推開小杉，但是反而越發被抱緊了。

「我要你的一切！」

小杉露出本來面目，簡直是一隻野獸了。

志摩子在這種呼救無門的地方，被野獸纏住，她已感覺絕望，幾乎要暈過去了。

她拼命掙扎摔開了小杉，但是一轉瞬間又被他撳倒在地毯上了。

志摩子不由地尖聲喊叫起來。

但是，小杉知道這間房裝着有完全隔音的裝置，任他怎樣喊叫也不在乎。他一隻手把志摩子兩手併在一起，撳緊在頭上，另一隻手伸出去掀她的下身衣服。

衣裳揭起，露出了膝蓋，志摩子覺得如此受辱，還不如死了乾淨。

小杉的手掌已摸到大腿內側……

志摩子正想嚙舌自殺……

忽然，背後一聲大喝：

「你在幹什麼?」

小杉如同聽到晴天霹靂，放開志摩子，跳起了身。

也不知道什麼時候進來的，「莊大拉」昂然站在房門裏邊。

「什，什麼東西！他媽的！」

小杉才想起自己忘了沒有鎖房門，心裏說不出的悔恨，一面拖着脚向後退。

「莊大拉」一隻手插在大衣口袋裏，顯然地，他正抓着手槍呢。

「舉起手來，向後轉！」

小杉恨恨地哼着。

「莊大拉」焦躁起來，惡狠狠地：

「快點！」

小杉沒有辦法，只好高舉雙手，向後轉，面對着牆壁。

「志摩子小姐！快收拾起來！」

「……」

「跟我走！」

志摩子發了呆似了的，動作遲緩地走進寢室，抱着她那那個大理石白象的包裹走出來。

被命運之神遺棄了的一種虛脫感，在這種場合，對於志摩子也許反而倒有好處。

縱然被人救出這個牢獄，還是有另一個牢獄在等着她。她的前途，似乎連一點希望的光明也沒有。

「就只有這一點東西?」

「是！」

「好！跟我來！」

「莊大拉」正要抓到房門旋把上的一刹那……

面壁站着的小杉，就窺準了這個空隙。

他突然抓起旁邊櫥架上放的一隻花瓶，舉起來，向天花板上垂掛的大燈擲去。

「嘩啦」一陣大響，大燈打得粉碎，房裏頓時一片漆黑。

（卅一）

「渾蛋！」

「莊大拉」慌了，拔出袋中的手槍「砰！」的就是一槍。

但是，小杉動作很敏捷，這時早已跳到沙發後面躲起來了。

天上沒有月亮，沒有窗戶射進的光線可以憑藉，這兩個惡徒，只有暗中摸索着作戰。

志摩子靠在廚房牆上，縮成一團。

她知道：這兩隻野獸所爭的是她，但她覺得好像不是現實的眞事，而似乎正在做着一個極怕人的惡夢。

突然……

那隻小獸找到一個破綻，向那隻老獸猛撲上去。

兩隻打成一團，滾倒在地毯上。

他們對吼着，毆打着，發出鈍重的響聲，在地下滾來滾去。

志摩子別轉臉兒不看他們格鬪，反望着窗外出神。

望見一隻掛着紅燈的飛機，颼地從頭上斜掠過去。

她呆呆地想道：

（啊啊！外面的世界，還是如此的自由啊！）

地毯上的兩個，格鬪了好久。

忽然，其中的一個，歪歪倒倒地站將起來。

接着，站起來的這一個的手上，「砰！」地噴出了火。

槍聲在房裏攪起了漩渦。

地毯上的那一個，發出低沉掙命的一聲呻吟，「骨碌」翻了一個身，永久地不動了。

志摩子只覺得天旋地轉，眼前發黑，四肢脫力的靠在牆上。

開槍的那個，搖搖幌幌地摸到落地柱燈旁邊，「悉！」拉開開關。

志摩子反射的閉上了眼睛。

但是，閉上眼卻又害怕，全身感到似落進暗黑深谷的戰慄，又不得不微微地睜開雙眸。

她看見了。

十隻手指都深深摳在地毯裏，又高又大的身軀扭得歪着躺在地下的死屍。

死的是「莊大拉」

小杉把身體「撲通」擲到沙發裏，「呼嚕呼嚕」地直喘氣。

這難以名狀的可怕的沉默，又經過了幾秒鐘……

外邊又來了人，房門上的旋把，有人在外面「格嘰格嘰」旋着。

小杉順時滿臉恐怖，好像屁股底下安着彈簧似的，倏然彈起身，奔到窗口。

他發了瘋似的，探身向窗外一望，得了主意，奔轉來一把將落地柱燈拉過去。

電燈線拉脫，房間裏又變成一片漆黑。

小杉將電線一端紮在窗口鐵欄干上，把電燈向外邊一扔，跨出去，緣着電線望下溜，逃走了。

志摩子還站在原來的地方，像一尊石像似的，看着小杉逃走，然後，又看到房門被人輕輕地推開。

借着門外走廊裏的燈光，她看到輕手輕脚走進來的，是一個穿西裝褲的少女，才稍稍放了一點心。

進來的是阿先。

——當然，志摩子並不認得她。

阿先在暗中一面探頭觀望着，跨進房來五六步，脚下絆到倒在地毯上的黑東西，低頭一看，見是一個死屍：

「唷！」

低聲一叫，連忙退回去幾步。

然後，重新向房裏四下環顧，看見屋角上站着個朦朧的人影，倒不覺又驚的一怔。

志摩子慢慢扶牆摸壁找到小廚房的電燈開關，亮了電燈，兩人訝異地對瞪着。

還是阿先先開了口：

「你是誰嘛？」

「……」

「這，這個外國人，是你打死的？」

「不！」

志摩子搖了搖頭，剛想向前邁步，又是一陣眩暈。阿先連忙趕上去，扶住她：

「你是這裏的下女？」

「不是！……我是被他們關在這裏的。」

「噯。那麼，他們說的肉票，不是五郎啊？」

聽到這句話，志摩子倒吃了一驚，向阿先端詳着：

「你認識五郎……夢村先生！」

「當然認識囉！我聽說五郎被他們關起來了，我是來找他的呀！五郎是被我的哥哥騙來的……」

志摩子聽了大驚。

她想起小杉向龍堂報告的那段話。

小杉不是說：夢村五郎睡在他妹妹房裏的嗎！

（小杉的妹妹，原來就是她呀！）

志摩子眼不轉珠地盯着阿先。

阿先忍不住問道：

「你也正在尋找五郎，是不是？」

「噢噢！……」

「哼！……」

阿先立刻直覺地感到：

（她是愛上了五郎了！）

可是，目前也來不及嫉妬，急促地低聲向志摩子道：

「……我們得趕快逃出去啊！」

說罷，拉開房門，向走廊裏張望。

（卅二）

她們兩人居然由旅社的後門逃了出來，眞可以說是一樁奇跡。

這全虧了阿先，她像一個敏感而膽怯的小兔子似的，眼觀四面，耳聽八方，才躲躲閃閃地把

志摩子領到大街上。

等到摸到街上，叫住了一輛計程汽車，這才眞是逃出虎口，大有死而復生之感。

阿先關照司機往「池袋」開去，自己便咬着嘴唇，出神地想着心事。

過了一陣，她湊近志摩子耳根：

「打死那外國人的……是不是我家哥哥？我哥哥叫小杉吉太郎……」

志摩子沉吟着，不敢馬上加以肯定。

阿先敏感地看出她的臉色，點點頭道：

「果然是他！我看得出來，因爲你這麼美麗嘛！」

志摩子聽了，不知道怎樣回答才好。

但是，阿先也不往下再說了。默默地望着前面。

志摩子躊躇了一下，才向她道：

「我想……夢村先生，他在赤坂的葵花旅社十二號房間……是你的哥哥把他帶去的。有一個叫龍堂壯一郎的人，我聽到他這樣吩咐你家哥哥的。」

「唔唔！五郎已經不在那裏了。聽說又被帶往別的旅館去了……我以爲一定在剛才那家旅社，不料又撲了個空……」

阿先咬着指甲想心事，一會兒道：

「不要緊！五郎武功好得很，不怕他們的！」

阿先把志摩子帶到五郎的生母——守村築枝的那小香煙舖裏：

「媽媽！這位小姐的遭遇很可憐，讓她在此地住幾天，可以吧？她也正在尋找五郎呢！」

阿先把在計程車上問來的志摩子的身世，扼要向築枝說了一遍，築枝便很爽快地答應了。

交代了志摩子的事，阿先又奔出店門上街去了。

築枝和志摩子對面坐着談了一會，兩人都覺得好像彼此過去有很密切的關係，現在久別重逢的親人一樣，兩下的心和心交流在一起。

「阿先說：你和五郎是在上東京的火車裏認識的？……」

「是的，到了東京，馬上就分了手。不過，也不知道什麼道理，我總覺得有他在東京，我活着才有意義，才有依靠。這種心理，以後恐怕也要一直繼續下去。」

志摩子說完話，低垂了頭。對於這個不幸的孤獨的女孩子，築枝不由地以深深的憐憫和慈藹的眸子，溫撫地看着她：

（這孩子一定愛着五郎，猶如二十年前我愛五郎的父親一樣……）

沁入肺腑的感動，在築枝的胸中，像飛瀑似的湧了出來。

是的！築枝也是在二十幾年之前，初次見到五郎的父親的那一天起，就覺得在那世界上，惟有這個人，才值得將自己的心和身體都奉獻給他。

（只要五郎和這女孩子結合起來能夠幸福的話……）

築枝是個「身不分明」的不幸的人。回想到自己可悲的過去，她心裏不由地這樣祈禱着。

她和志摩子才剛剛見面，但是已覺得志摩子是一個異常溫柔可以做一個理想妻子的女孩子。她似乎是唯一的可以使五郎幸福的女性。

這一天晚上，築枝和志摩子，就像母女一樣，很親密地並枕而眠。

在志摩子，這是到東京以來，頭一次安心入睡的一夜。

第二天早晨，志摩子懷着鬼胎打開報紙，但是，關於「莊大拉」被殺的消息，一個字也沒有。

（阿先說的一點不錯！）

志摩子才放了心。

在計程車中，志摩子問過阿先：

「把那外國人的死屍扔在旅館裏，不要緊嗎？不要把嫌疑弄到我身上來嗎？」

阿先搖搖頭道：

「不用擔心！這些壞蛋自相殘殺，他們會收拾好不叫警察知道的。不過，以後報仇也是自己動手，決不來勞動官府的。這是你想像不到的可怕的世界呀！」

而她們兩個能由這種世界逃出來，眞可算是奇跡了。

（卅三）

從「信州淺間町」往「追分」的道路，一望無際，都是在廣漠的荒野中蜿蜒伸着。左方是褐色的淺間山，還是上古留下來的那副樣子，點點散在的森林，也是深深的，暗暗的蘊藏着妖氣。

現在，從淺間町方面，風馳電掣地來了兩部最新型的綠色的道奇，駛到荒野的當中，緩緩地停住。

頭一個下車的壯漢，跨下車就打了個寒噤：

「喝！好冷！」

蕭條的景色，陣陣的朔風，吹得人澈骨生寒。平地上已經醞釀着爛漫的春色，可是在這高原地帶還看不出一點春的影子。

前邊車上陸續跳下來的，都是精悍結棍的壯漢。後面一部汽車裏從容跨下來兩個人……——龍

堂壯一郎和夢村五郎。

「夢村君！就是那邊！」

龍堂指着左前方一叢葱蘢的松林。

從樹與樹的間隙中，可以望見那邊的一座白色的房子。

「你去訪問那所別墅——你單獨一個人去。憑你這樣的翩翩公子，自稱是皇族，人家決不會疑心。對方一定也會相信而開門讓你進去的……但是，你可得特別小心，千萬不能大意！在那裏邊，有我們七八個併攏來也對付不了的怪物看着門呢。那個妖怪，比狗還靈，對於來的客人是友是敵，他用鼻子一聞就明白。不過要是你去的話，可以騙過他。騙過了他就沒有問題了。那裏的主人，只要是他的妖怪僕人不撲上去咬的客人，他自會請進客廳去坐。以後怎麼辦，已經在東京詳細地對你講過了。好了！當心！去罷！」

龍堂向五郎指示着，連他也顯得極度的緊張。

五郎也不做聲，踏着脚下的枯草，循着通往那別墅的小徑開始前進。

龍堂的部下們，離開十公尺遠近，在五郎後邊跟着。他們的目的當然是在襲擊那個別墅，同時也負有監視五郎防他逃走的任務。

五郎毫無表情，若無其事的，用同樣的速度，同樣的步伐向前走。

他並不是向龍堂壯一郎這種惡黨的脅迫屈服而甘心受他指使。他是想要先探明眞相：龍堂的企圖究竟是什麼？龍堂窺伺着的那別墅的主人究竟是什麼人？惡黨與惡黨火併的根源究竟何在？然後，他單槍匹馬，一下子把他們打的粉碎！

這位不知害怕爲何物的美貌劍士，心中正旺燃着青年的熱血呢。

（卅四）

那所別墅，四周是大松樹，位置於緩緩傾斜的坡地當中。

房子是白色三層樓，式樣陳舊，大概已經過幾十年了。

五郎走到這所房子進口地方，忽然感覺這附近一帶，都發散着無形的殺氣。

從進口到玄關，緩緩彎曲進去的一條路，差不多有一百來公尺。左右是整齊的樅樹，地面上舖着美麗的青苔。

看得出：這些巨樹之中，有的樹根後面，正隱藏着發散殺氣的人。

但是，五郎雖感受到這種殺氣，他平靜的表情，仍然毫無變化。

他慢慢地……開始向玄關走去。

走過約摸二十公尺，突然，頭上的樹梢「叭煞！」一響，五郎的面前，一個黑色的東西，「撲！」的落了下來。

站住脚，低頭一看……

原來是一個怕人的骷髏！

（這是什麼意思？）

五郎並不驚嚇，只是微微苦笑。

然後，凝神細看：

（哦！原來是人造的假骷髏！）

看清楚是嚇人的，五郎覺得這種手段未免太幼稚得可笑了。

正想跨過骷髏，繼續前進。

忽然，樹後跳出一個人，擋住了去路。

這是一個「巨無霸」型的巨人，又高又大，幾乎長得撐天，一座鐵塔也似的豎在面前。

而且，他的臉和手都是漆黑漆黑的，跟普通的黑人不同。

五郎記得：曾在南非看見過這樣的蠻人，這是一種最獰猛的未開化民族。

五郎退後一步，清澄的視線盯住黑人。

「……嗚嗚……嗚哦嗚哦……」

黑人掀開奇厚的嘴唇，發出類似野獸吼叫的聲音，高舉兩手，揮了一下。

他的意思想必是說：

「快走開！」

五郎鎮靜地用英語向他說：

「請讓路！」

黑人一聽，呲着白牙，更露出威嚇的態度。

「我找你的主人有事！我不是你的主人的敵人！」

「嗚嗚……啊啊啊！嗚啊啊！……」

黑人的態度，越發顯出意敵。

五郎本想盡量讓步，避免爭鬪，但是對方野蠻得如同畜生一樣，也不由的臉上泛起了冷笑。

黑人把五郎完全當成了敵人。

風聲起處，黑人巨大的身軀向五郎撲了過來，就好像帶着豪雨的黑雲，蔽天而下……

一瞬之間……

五郎身輕似燕，一躍退回了一丈多遠。

「嗚啊啊！」

黑人一擊不中，全身湧起憤怒，張開兩手兩脚。

五郎抬頭望着這好像古代希臘傳說中的巨人，笑了一笑，自己獨語道：

「沒有辦法！」

他白皙的臉兒上，這時才開始尖銳地緊張起來。

大踏步向前衝了四步。

黑人大張兩手撲下，正想一把將他捉住。

就在這一剎那之間……

五郎右掌猶如一把利刃，橫地一揮，正劈在他軟肋上。

「啊！……嗚！……」

黑人發出猛獸似的咆哮，身形直幌。

要是普通的人，吃了這一掌，老早要昏死過去了。

黑人好容易穩住脚步，站停下來，然後又是一聲大吼，向五郎衝來。

若是碰到他的手，五郎瘦瘦的身軀，就會像田裏的稻草人似的，被他擊倒了。

可是……

黑人兩個醋鉢似的大拳頭，帶着風聲，向五郎頭上落下……說時遲，那時快，五郎就好像長

了翅膀似的，颼的飛向空中。

眞有他的！五郎一聳身就抓住了三公尺高處的樹枝。

黑人一怔，抬起頭來，五郎的皮鞋脚，「噹！」正正踢着他的黑臉。

「咕咚」一聲大震，黑人仰面倒下去了。

（卅五）

黑人的後腦碰在樹根上，就此昏暈過去，再也起不來了。

五郎放手跳下了地，臉上還是平靜若無其事，正想繼續向坡上走去。

但是，又發現了一幅奇景，使他遲疑不進了。

不知什樣時候，玄關的門已開了，有一個人影，站在那裏。

一頭金色的頭髮，映在暗暗的樹林中，鮮明得像一團火燄。

這是一位年輕而又美麗奪目的女性。穿一身黑色西服，反而更增加了她身上的妖氣。

五郎發現她右手握的手鎗，稍稍躊躇了一下，但立卽決心，繼續緩步向她走近。

走到相距五公尺左右時，金髮女郎尖聲喊道：

「站住！」

她說的是法國語。

五郎依照她的命令，站住不動。

金髮女郎仔細向五郎打量了一會，問道：

「你是什麼人？」

龍堂關照過五郎：叫他自稱是天皇的本家。

但是五郎沒有照他這樣說。他很平靜地，用流利的法語回答：

「你如認爲我可疑，你就開鎗好了！否則的話，讓我進屋裏再說！」

兩人對峙着，經過兩分鐘窒息的沉默。

金髮女郎忽然向後一退，縮進屋裏不見了。

五郎微笑，走進了玄關。

這所房子蓋得太漂亮了。

進玄關就是一座大廳，全部玻璃門窗，外面樹林透進來的陽光，映成許多柳條紋，醞釀着一種幻想的氣氛。

金髮女郎隔着大桌坐下，單刀直入地問道：

「你有什麼事？」

但是五郎先不直接答覆：

「請你先看一看清楚：你面前的這個人，是不是壞人？」

金髮女郎盯着五郎清澈的雙眸看了一會，然後向她點點頭，似乎是說：

（我明白了！）

五郎微笑道：

「有一個人派我來，要你出讓你所藏的『蒙娜麗莎的微笑』。」

金髮女郎冷冷地搖頭：

「有一個人？是誰？」

「他叫龍堂壯一郎。」

「哦哦！……日本的頭號強盜……」

她毫不客氣地指出，然後聳聳肩膊：

「龍堂壯一郎居然知道『蒙娜麗莎的微笑』在我手裏？」

「打聽這些事，龍堂壯一郎的聽覺，幾乎是天才的。連你是希臘的皇族，你以前是錫蘭島黑眞珠王的愛人，這些事他都知道！」

（卅六）

「莫娜莉莎的微笑」

這可並不是那意大利名畫家達文的那幅名畫。

這是人家給一顆鑽石題的名字。

這顆鑽石，原來是世界第一富豪「阿利·肯」的東西，當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阿利·肯」把它送給了希臘的皇帝。但是後來大家都知道：在第二次大戰爆發那一年，希臘皇宮裏，這顆鑽石已不見了。

這顆「蒙娜麗莎的微笑」，和英國伊麗莎白女王所藏的那顆鑽石可稱雙璧，全重有一百二十克拉。

如果一克拉是四十萬日元，算起來一百二十克拉就值四千八百萬日元了。不對不對！鑽石這樣東西，可不是這樣算法的。

決定珠寶的世界價值的，是巴黎的市場。在巴黎，「蒙娜麗莎的微笑」，被估價七億六千二百一十萬日元。

因爲，雖然一克拉是四十萬日元，但是兩克拉就不是八十萬，而要加上十萬，變成九十萬日

元。三克拉的要再加上二十萬，變成一百五十萬日元了。

據說：這顆鑽石，就跟那幅名畫「蒙娜麗莎的微笑」一樣，放着奇異的七色光彩，使看的人失魂喪魄。

「蒙娜麗莎的微笑」遺失事件，最初極端秘密，只託了很少數幾個偵探搜索，但到了戰後，所有世界各國對珠寶關心的人，已無人不知這個消息了。

當然，偵探、間諜、盜賊，都在下死勁的尋找這顆鑽石下落，到了三年多之前，就有人傳說「蒙娜麗莎的微笑」在錫蘭島的黑眞珠王手裏。

但是，誰也沒有在黑眞珠王手上看到這樣東西，所以，究竟是眞是假也不知道。

可是……

日本的盜魁龍堂壯一郎，也不知道他是幾時從什麼人打聽出來的，他不但查明了「蒙娜麗莎的微笑」確實在眞黑珠王手裏，並且查出這顆鑽石已被黑眞珠王的愛人——希臘皇族的蜜絲瑪麗娜偷出來，逃到日本來了。

現在，坐在五郎面前的，就是蜜絲瑪麗娜。

如果，「蒙娜麗莎的微笑」眞的在她手裏，這樁事要被報道界嗅到一點氣味的話，那整個的日本，眞要轟動得天翻地覆了。

祇是……

惟有夢村五郎，他對於什麼「蒙娜麗莎的微笑」，卻絲毫不感興趣。

五郎心裏只有一個願望，他要單槍匹馬，把這些活躍於黑暗世界的惡黨們一下子打得粉碎。

（卅七）

「龍堂壯一郎，他有七億的現鈔嗎？」

蜜司瑪麗娜冷笑着問。

「那不知道。他說要你出讓，想必總有準備吧。」

「恐怕他準備的不是錢，而是手槍的子彈吧？」

「如果『蒙娜麗莎的微笑』在你手裏，你應該到比較安全的地方去才好啊！」

五郎向她忠告。

「你以爲我怕日本的這些強盜嗎？」

「就是那什麼黑眞珠王，也要來找你的麻煩不是？」

「哼！」

蜜司瑪麗娜嗤之以鼻，忽然站起身，走出大廳去了。

五郎抱肩不動，等着她。

龍堂壯一郎的嘍囉們，應該早已悄無聲息地埋伏在這房子四周了。只要五郎一招呼，他們就會一齊衝進來。

但是，五郎沒有打算這樣做。蜜司瑪麗娜又翩然地回來了：

「你的名字叫什麼？」

「夢村五郎。」

「麥歇·夢村！我看你年輕、美貌、有勇氣，有使女性恍惚着迷的魅力……我留你今天晚上睡在這裏。」

「我是來問『蒙娜麗莎的微笑』在不在你手裏的。」

「紳士對於女性，不應該這樣着急追問答覆的。」

蜜司瑪麗娜示意叫五郎跟她走，五郎站起了身。

她把五郎引到二樓。

一面上樓梯，五郎覺得很奇怪，蜜司瑪麗娜背部向着五郎，居然毫不在意。

蜜司瑪麗娜是親眼見到那獰猛的黑大漢被我幾下便打倒了的呀！我如若想對她不利，這時不是正好下手嗎？

蜜司瑪麗娜爲什麼一點也不戒備呢？

五郎覺得自己能使對方信賴，很足以自傲，同時，對於信賴自己的對方，更感覺有一種敬意。

上了二樓，蜜司瑪麗娜走到盡頭一間房門前，回頭道：

「這是你的房間。」

五郎懷疑：

「爲什麼要留我住下？我還不能算是你的友人啊！」

蜜司瑪麗娜不答，轉身便又下樓去了。

五郎打開房門走進去。

他頓時皺了眉毛。整個房間都像包在火燄裏一樣，全是通紅通紅的。地毯、窗簾、沙發、桌布……沒有一樣不是紅的。

這眞是奇怪而可怕的裝飾。

一個人如若關在這通紅的環境裏三天，恐怕非得發瘋不可。

五郎立卽恢復了無表情的臉兒，走到窗前，從窗簾的縫裏向外面偸覷，看見庭園裏樹陰後面，有人影在那裏晃動。

龍堂手下的人埋伏在那裏。

（他們在等着呢！等的不耐煩了，也許會回去吧？）

五郎同情地在心裏想着。

正在這時，五郎銳敏的神經，直覺地感覺房裏有人，便倏地轉回身，注意到放在屋角一張通紅的躺椅。

躺椅上鬆鬆地蓋着一條通紅的鴨絨被，仔細看去，這條被微微地有點動彈。

「何必這樣躲躲藏藏的呢！」

五郎好像對熟朋友似的，向躺椅說了一句。

鴨絨也被好像答覆他這句話似的，慢慢地掀開。

……被底下露出一個通紅的人臉。

「……？」

五郎倒怔住了。這個通紅的臉兒上，浮着妖豔的微笑。

五郎也不做聲，站在窗前不動。

通紅的臉兒徐徐地抬了起來，鴨絨被撐起，滑落到地板上去了。

被中出現的是，大理石似的，白嫩光滑的一個裸女人。

在這旺燃着的火焰似的紅色環境之中，她的裸體顯得異常美麗動人，而帶着夢幻的妖豔。豐滿的胸脯，兩乳高高隆起，窄窄的腰，柔軟的大腿……這個維納斯裸像，一步一步的向五郎走近。

（卅八）

五郎睜開清澄的雙眸，看這裸像走到離自己三尺的面前。

她慢慢伸出雙腕，放在五郎的肩上。

五郎嘴角浮起譏嘲的微笑：「要說你是鬼魂，那未免太像一齣戲了！」

裸像一聽這句話，好似被推了一把，退下去兩步。

五郎趁隙走到沙發跟前，把扔在那裏的一件通紅的長上衣拾起，扔給她：

「這通紅的鬼臉子，拿下來好不好？」

裸像不答，突然瘋狂地衝到五郎面前，直撲上身去。

五郎皺着眉頭，想把這曲線豐盈的肉體推開，但她卻拼命抱着五郎，通紅的臉兒向五郎臉上貼了過來。

一轉眼……

紅的面具撕下來了。

萬想不到……

她竟是死在虎之門旅社豪華臥床上的明石愛麗！

她雙手擱在五郎肩上的時候，五郎已看破她的眞相了。

明石愛麗嘴唇索索發顫，想說些什麼，又忽然退下半步，一扭身，背衝着五郎。

五郎坐在沙發裏，抱着膀子，仍然沒有表情，望着明石愛麗的裸體。

沉默了一會之後，五郎才問道：

「龍堂壯一郎爲什麼非殺掉你不可呢？」

明石愛麗慢慢地低倒了頭：

「你在虎之門旅社看見我的屍首，馬上就認出了是個替身吧？」

「不！剛才在此地看到你，才想起那死屍是假的。」

明石愛麗徐徐轉過臉兒，望着五郎。她似乎很難過，淚汪汪地：

「那龍堂壯一郎，不是人！簡直是惡魔！他想把明石愛麗從世界上消滅掉，而把沒有靈魂的活死人明石愛麗賣給黑眞珠王！」

「而蜜司瑪麗娜救了你，是不是？」

「嗾嗾！是這樣的。不過，蜜司瑪麗娜也不簡單。她可以說是童話裏的妖怪老太婆。我啊……就等於受她的魔杖指揮的蜘蛛精。」

明石愛麗說服到這裏，似哭似笑地，挨到五郎面前「撲」地坐在地毯上：

「五郎！你現在碰到她的魔杖，也快要變成一隻狗，一隻驢子了！」

五郎微笑道：

「童話裏征服妖婆的王子，大概要輪到我來扮演了吧！」

明石愛麗一聽，眞像瘋了似的，抓住五郎的膝蓋搖撼着：

「眞的呀！我說的話不騙你呀！你在這裏，再也逃不出去啦！沒有路可以逃啦！儘管你的武藝怎麼好，一點用也沒有的呀！」

「人蓋起來的房子，人就能跑出去，沒有逃不了的道理！」

五郎推開明石愛麗，走到房門前面，剛伸手抓到房門上的旋把，一陣激烈的痙攣，從手指傳到肩膀，流遍了全身。

五郎咬牙忍受着電擊，退回一步，重把銳利的視線向房裏每個角落探索。

明石愛麗在沙發後邊盯着五郎的側面臉兒，忽然：

「嗑嗑嗑嗑嗑！」

歇斯的里地尖聲大笑：

「五郎！你跟我，永遠地一步也出不去啦！你跟我在這房間裏，就像兩條貓兩隻狗似的，要一塊兒活下去啦！」

五郎只裝沒聽見，又走到窗前「刷」地拉開了窗簾。

玻璃窗子外面，裝的是挺粗的鐵柵欄。縱使有超人的氣力，把鐵柵欄扳開翻出去，下面離地還有十幾公尺。

但是，五郎的特徵是：逢到生死關頭，心裏反而格外平靜而清澄。

這位青年的心裏，簡直沒有「恐怖」兩個字。

五郎的祖父對愛孫的教育，就是鍛鍊他在每一個瞬間，能澈悟「生」的尊貴。

譬如說：像現在這樣落在危險之中，就能教五郎領悟到生的尊貴，決不會感覺恐怖和慌張的。

五郎凝然挺立，猶如一尊石像，明石愛麗踉蹌地走上去，一把抱住，臉兒貼緊了五郎背上：

「就這樣死了也好！……我，不回到人世上去也不要緊！只要能跟你一塊兒死，就是幸福！」

她嗚咽的申訴，直貫進五郎胸中。

可是，五郎的回答卻異常嚴冷：

「你和我在此地一塊兒死，似乎不大自然吧？沒有一點非死不可的理由啊！」

（卅九）

靜靜的早晨……

在那小香煙舖子裏，三位女性，各人懷着各人的心事，正在開始工作。

樓上是阿先，嘴裏哼着明朗的民謠，正在拂撣紙窗的灰塵。樓下裏間，志摩子正在編織一條領帶——準備有一天遇到五郎，送給他的。外面店堂裏，築枝正在取香煙交給客人。

就在這時候……

不知從何處傳來的，好像湖面起了一陣輕波，飄來細微的樂曲之聲。

築枝連找錢給客人的事也忘了，臉色緊張向四下張望。樓上撣窗戶的聲音也停止了。

祇有志摩子一個人，嘴邊浮着微笑，依然低頭編着領帶。

阿先「咚咚咚」從樓上奔下來，築枝也站在門邊睜大了雙眼發怔，志摩子抬起臉兒來道：

「什麼事啊？」

阿先和築枝異口同聲道：

「那八音琴聲是哪裏來的……？」

兩人說了半句，又面面相覷呆住了。

「哦！這個呀？」

志摩子一笑，拿起放在床間的一個包裹：

「每天早晨九點鐘就要奏樂的。」

「九點鐘！」

阿先大聲喊叫起來。

築枝抬頭看柱上的掛鐘，果然正指在九點上。

志摩子解開包裹，把那隻白象取出，放在蓆子上。

築枝和阿先一眼不轉珠地盯着這正在奏着玄妙樂曲的白象。

曲子完了，阿先驚得發了呆，問道：

「媽媽！究竟是怎麼回事呀？這個……」

築枝也出了神，祇是輕輕搖頭：

「到底是什麼道理呢？」

志摩子望着兩人的神情，也覺得古怪，問道：

「什麼事嘛？」

阿先搶着道：

「就是嘛！跟這個一樣的曲子，「三鷹」的那五輪塔裏，也是每天早晨九點就有！」

「嗽？」

志摩子睜大了雙眸。

築枝努力把自己腦中的昔日記憶，想和志摩子的面貌聯接起來，一面問道：

「志摩子小姐！你聽過家裏人提到那個五輪塔沒有？」

「沒有呀！」

志摩子回望着築枝：

「眞的和這個是同樣的曲子嗎？」

「當然囉！我每天早晨都去聽的嘛。也因此才認識了五郎的……啊！對啦！聽說那五輪塔，就是五郎家裏祖先住宅的遺址嘍！」

志摩子一聽，也驚的妙目大張：

「五郎的？……那麼，五郎的祖先家裏也有過這樣的白象吧？……」

她胸中頓時冒起一陣強烈的激動——覺得似乎有一種奇怪的宿世因緣的線，把五郎和自己聯在一起。

然後，她眼向空中，好像望着遠處似的，自動地把這白象的來源說了出來：

「我很小的時候聽見家裏人講過，可能記憶有些錯誤也說不定，這個白象，是一位義大利的人帶到日本來的。他就是我的曾祖父。曾祖父是做貿易商的。往日本來的時候，途中經過錫蘭島，然經向那裏的國王建議，把採集眞珠的方法，教給了他們。國王就賞了他這個白象。據說：當時國王還附帶教了他一句奇怪咒語。」

志摩子閉上眼睛，整理着幼時記憶的線路，然後，沒有把握地小聲唸道：

「……南喜，南喜，卡啊內拿，煞多哩，煞多哩唵！」

（四十）

這天夜裏……

羽田機場裏，環繞地球半周而來的法國航空公司的飛機，安穩地把翅膀橫在地上。

四十幾位旅客從機上走下來，都立刻捲進熱鬧嘈雜的歡迎漩渦之中去了。

在這笑聲、拍手、攝影機的閃光、大聲歡呼的波濤裏，只有一個旅客，像一條影子似的，大踏步向候機室走去。

這是個六尺多高，鷹鈎鼻子，頷下蓄鬚，一瞥之下看不出他國籍的體面紳士。周圍的人也有

注意到他的風采不凡的，但是誰也不認識他。

他把驗關的手續辦完，很熟悉地向出口走，這時，身後已跟着一個小小個兒中年的日本人。外邊一輛鶴立鷄羣的乳白色「羅爾司洛意斯」漂亮汽車，正在等着他們。

司機脫帽行禮，恭敬地拉開車門。這外國人和日本人，好像彼此漠不相識，都臉兒扳扳地坐上了車。

車子駛出機場範圍，在兩邊都是矮小的日本房屋的街道上走着，這時，外國人才開口講話，他臉兒仍然望着前方，低低的陰沉聲音，倒好像「關亡」的巫婆腹中講話的音調：

「蜜絲瑪麗娜身邊帶着『莫娜莉莎的微笑』，是確實的嗎？」

「是！確實的！」

「妖怪在一塊？」

「沒有辦法接近！」

「打『莫娜莉莎的微笑』的主意的惡黨，有多少人？」

「這個啊……」

日本人卑屈地向外國人側面臉兒偸覷了一眼：

「打主意的人，都一個一個的被收拾掉了！」

「是你幹的？」

「不！我沒有這個膽量，也沒有這樣本領……如果我猜得不錯的話，凶手是個名叫龍堂壯一郎的人。」

「這人的名字我聽到過。」

兩人談話，用的是印度的「他愛咯」方言，而且說話的時候，都一直望着前方，也不大看見嘴唇掀動。

他們談過這一段話之後，就沉默起來，不再開口，直到車子開到田村町，駛過交叉點，日本人下了車。

然後，車子筆直地飛駛，到了皇城前面的東都旅社。

賬房必恭必敬地把這外國人接進去，他在旅客簿上留的姓名是：

「卓乃松·打不落」

八成兒是化名。

這外國人走進七樓上一聯四間的特級房間，啣着雪茄，站到窗前。

炯炯的眼光，俯望着遠遠下方無數車輛往來着的馬路，他這副神氣，稍稍誇大一點說，倒很像暴君尼羅在宮殿的望樓上俯瞰着大火中的羅馬城一樣。

你看他這副相貌多麼的冷酷無情！

而又多麼的充滿着傲岸不遜的氣氛！

幾分鐘之後，這房裏又來了一個客人。

這是一個臉色蒼白骨瘦如柴的外國女人。

卓乃松打不落也不顧對於女性應有的紳士禮貌，就讓她站在沙發旁邊，自己隔着桌子，坐在椅上傲然抬頭望着她：

「喪服倒很稱身哪！」

這就是他第一句寒暄。

女人穿的是一身純黑。

「我的丈夫莊大拉，確實是被人殺死了。因此，應該向您報告的調查結果，一大半被我的丈夫帶往陰間去了。」

被小松吉太郎殺死的莊大拉，是這卓乃松打不落的部下。不僅是做走私買賣，並且是活躍於世界上黑暗部門的凶惡份子之一。

卓乃松打不落冷冷地問：

「那麼，你也沒有權利要求對你丈夫的酬報囉？」

「不！我現在要告訴您的話，如若您能相信，我想您應當付出相當的錢給我。」

「倒要請教請教哩！」

「我的丈夫說過：蜜絲瑪麗娜手裏的『蒙娜麗莎的微笑』，恐怕是假貨。」

這一句話，連這峻冷傲岸的卓乃松打不落也愕然大驚：

「假的？」

卓乃松打不落反射地跳了起來。淒厲的眼光瞪着這個女客，倒好像「蒙娜麗莎的微笑」是她偷換走了似的。

卓乃松打不落立卽浮起冷冷的微笑：

「還有旁的報告沒有？」

「你要當心龍堂壯一郎！」

「你想叫我替你丈夫報仇？」

「這樣辦，您也可以安全啊！」

卓乃松打不落從上衣裏面口袋取出支票簿，簽了一張一千美金的支票，交給她：

「以後我們不會見面了吧？」

「我也希望如此！」

這一場古怪的買賣交割完畢，女客走了之後，卓乃松打不落又站到窗前去了。

他低低地自己傲語：

「我一定要把『蒙娜麗莎的微笑』弄到手給你們瞧瞧！那顆鑽石的主人，非我莫屬！也只有我黑眞珠王，才配有這筆財產啊！」

（四一）

第二天早晨……

滿街都是上班的人，學生們，正在各奔前程。

一個青年，頭戴一頂鴨舌帽，壓到眉毛，豎起上衣的領子，遮住雙頰，似乎很怕冷的樣子，低頭匆匆走着。

他剛走到一個街角，忽然一閃身，躲到電柱後邊去了。

因爲他瞥見小路上過來三位女性——那是築枝、阿先、和志摩子。志摩子手上，抱着那個奇怪白象的包裹。

她們現在要往「三鷹」的五輪塔去。

築枝是二十四年之前，聽到五郎的父親說，才知道這五輪塔的奇異。但是，五郎的父親也不

知究竟是什麼緣故。

五郎的父親僅僅挑選了這座五輪塔，作爲他和築枝談情說愛的地點，借塔中送出的奇妙樂曲，做他們的愛情的伴奏，而並沒有想探討內部的秘密。

因此，築枝既不能公開承認自己是五郎的生母，也就不便告訴志摩子和阿先這塔中樂曲是聽見誰說的了。

不過，她們在發現志摩子的白象會在上午九點奏樂之後，就決定要帶上它往五輪塔去，把兩隻樂曲合在一塊兒聽一聽，比較一下。

她們轉彎上了大街，阿先大聲叫住了一輛計程車。

這時，電柱後面的那個青年自言自語道：

「她們要往哪裏去呢？……得釘上去看個究竟！」

他原來是阿先的哥哥小杉吉太郎。

她們的計程車一開動，小杉也連忙趕到街口找車子。

「喂！釘緊前面那部車子走！」

他抓出三四張一百元的票子，塞給司機。

司機問道：

「您是警察方面的？」

「那部車子裏，有一個是殺害計程車司機凶犯的姘頭！」

「哦！」

他這句話大有效果，司機馬上踴躍奮發起來了。

兩部計程車，順着川越街向西，一路飛駛而去。

（四二）

破曉的濃霧，籠罩着高原，又深又重……

突然，往別墅去的緩緩的斜坡上，響起了尖銳的槍聲。

同時：

「啊！」

難以名狀的淒厲的喊聲，衝破了霧幕。

接着是猛烈格鬪的聲音，還夾着兩三發槍聲。

然後，一切重復歸於靜寂。

這段靜寂大約繼續了幾分鐘吧，濃霧漸消，灰色的景物好似從地下湧出來的一樣，浮現在面

前。

玄關的門，輕輕地開了一線。

「卡遜！……卡遜！」

門縫裏露出金髮、碧眼，還有一根「可爾得」的槍管，清脆的聲音叫着。

玄關旁的樅木巨樹後邊，有一條沉着的喉嚨回答道：

「怪物已經死啦！蜜司瑪麗娜！」

蜜司瑪麗娜沉默了一下，問道：

「你是誰？」

「龍堂壯一郎，……這座房子，已被我手的下人完全包圍了，你已成了甕中之鱉啦！……夢村五郎想必被你關起來了吧？不過，你這是白費心機啊！」

「……」

「乖乖地讓我們進去罷！你還太年輕、太美麗，現在就死，似乎還早一點兒。叫絕世的美人流血，我們可沒有這個興趣啊！」

蜜司瑪麗娜沉吟了一會，大概也看出情勢不妙，慢慢地拉開了玄關的門。

龍堂壯一郎倒也顯得很紳士，叫部下在外面等着，自己單身走進了大廳。

「蜜司瑪麗娜！我可知道的很清楚：明石愛麗逃到這別墅來了。」

「您若是想帶她回去，那也可以！」

「不！我要的不是明石愛麗！」

「抱歉得很！『蒙娜麗莎的微笑』，並不在我手裏！」

「那誰知道！這非得讓我搜一搜不可哩！」

「您只管搜好了！就使把這幢別墅砸得粉碎，也只好聽您的便！」蜜司瑪麗娜冷冷地回答。

正在這時候……

聽到樓上發出「咚！咚！」兩下沉重的聲音。

蜜司瑪麗娜抬頭望着天花板，皺起了眉毛。

龍堂臉上頓時顯得緊張而凶狠，自言自語道：

「這就是關着夢村五郎的房間吧？」

他立即閃身奔到樓梯口。

龍堂奔上樓，踢破那扇房門，衝進去四下一望，只見天花板的一角，破了一個大窟窿：

「唔……」

——這一手，只有夢村五郎才幹的出！

他嘻的一笑，走到窗前望下去。

立刻聽見裏邊院子裏，一片人聲吶喊，還夾着有鎗響。

原來是龍堂的部下發現：五郎抱着明石愛麗，兔起鶻落的向唐松林中奔去了。

五郎的身法快極了，追的人都茫然失措。

前面是斷崖，十來公尺高，直角的聳立着，但是五郎毫不費事，一聳身就跳了下去。

龍堂的部下趕到崖邊，看見崖下樹叢中，有黑影子在裏邊穿竄，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向下面開了一陣亂鎗。

五郎一會兒便奔到大道上。那裏有一輛道奇放在路邊。

五郎把奄奄一息的明石愛麗放到後面車座上，自己跳上司機位置……

車子開始筆直地飛馳的時候，明石愛麗蒼白的臉兒，痛苦得扭歪了，掙扎着叫道：

「夢村先生！」

五郎瞥見她映在反光鏡裏的臉兒，才恍然失驚：

（糟了！她受了傷了！）

明石愛麗背上中了一槍，正當胸部。

「你忍一會兒！到了安全的地方，我給你把子彈取出來！」

「不，不……我已，不中用了！……我也，不想再活了……不過，有一件事……我要告訴你……」

身受重傷的明石愛麗一邊喘氣，斷斷續續地說到這裏，伸出哆哆嗦嗦的兩手，扳住五郎的肩膊……

（四三）

春天的朝陽，透過楢樹林，在地面上映成許多柳條紋。

三位女性，徐徐地步進這光與影交織的世界。

前面不遠，聳立着一座巨大的石頭的五輪塔。

「現在幾點啦？」

阿先伸頭望志摩子腕上的錶。

時針指在八點四十八分上。

右端的築枝，眼神好像望在遠處——她看到五輪塔，引起昔日的追憶了。

她第一次被五郎的父親擁抱，受到火也似的接吻，就是在此地。

築枝雖然知道他已經結了婚，但是拒絕不了他的愛。她覺得：祇憑這片刻的陶醉，死了也值

得。

不過，她並沒有死，換來的卻是他的孩子。

現在，築枝的心中，感慨萬端，像潮水似的向上湧。

「媽媽！……可是，這個五輪塔，要怎樣才進得去呢？」

被阿先一問，築枝才清醒過來，強裝微笑道：

「這個，我倒知道。」

築枝聽到五郎的父親告訴過她開塔門的法子，不過，五郎的父親沒有把塔門開給她看過，築枝也從來沒有打算探索這塔中的秘密。

可是，她知道開塔門的方法，現在可有了用了。

築枝走上階沿，站在南面的一塊石頭前面。

她仔細地向石塊與石塊的接縫處尋找着，忽然：

「啊！……在這裏！」

低聲叫着，伸出了右手。

剛巧和人的眼部差不多高的地方，有一塊凸出來的部份，六角形，和小指尖一般大小。

築枝抬起手來把它撳了一下。

這一撳，就聽到石塊和石塊磨擦的鈍重聲音，正面的石塊慢慢地開了。

「啊呀！……開啦！」

阿先歡喜得跳起來了。志摩子驚得噤了息，祇盯盯地望着石塊移動。

石塊移開，露出可以容一個人進出的洞口。

這幾十年來，不！也許不止幾十年呢，完全封閉在黑暗之中的五輪塔的內部，現在才吸收到眩目的陽光。

三位女性畏畏縮縮地跨進塔裏。

裏面空空洞洞的，什麼東西也沒有。

志摩子指着角落上：

「媽媽！那邊有樓梯。」

這梯子像是通到地下室去的。

「我下去看一看！」

阿先趕過去，伸頭向下邊望了望，打亮帶來的電筒，一步一步謹愼地走了下去。

還不到一分鐘，就聽見阿先在下面喊道：

「有啦！有啦！……這裏也有一隻象哪！」

築枝和志摩子聽到，也連忙趕了下去。

這地下室大概有一坪多大，中央一張大理石小台子，一點不錯，台子上嵌着有一隻白象。並且在這象的對面位置上，還留着一般大小的溝槽，正好可以再安上一隻同樣的白象。

三個人一看，立刻都明白了。

志摩子打開包裹，把自己的那隻白象取出，向這空位置上一放，剛剛正好，分毫不差。

這兩隻白象，一定是經過很久的年月，又在此地重逢了。

牠們好像歌頌這重逢之喜似的，兩隻白象剛一對面，就在這一瞬間——正好到了上午九點，牠們又同時奏起了那玄妙的樂曲。

三位女性覺得好似被引進了另一個幽玄的世界，感覺好像連自己的身體也溶在透明的水中的陶醉。

不想……

這美妙的樂曲靜靜地剛一奏完，剎那之間，兩隻白象慢慢地把牠們的長鼻向上舉起，同時，大理石的台子從中裂開，分成了兩個半塊。

大家的視線不由地被吸進裂縫裏，趕上去俯身探望，發現了一顆其大無比的鑽石正在裏面燦爛生光。

這顆鑽石躺在這裂縫裏的暗處，發着神秘的七色光彩，好像有生命的活的東西一樣。

築枝、志摩子、阿先，都茫然自失，只剩得嘶着唾沫發怔。

大家一動也不動的，又過了幾秒鐘……

築枝忽然覺得階梯那邊好像有人站着，便回頭望去。

馬上聽到「噠噠噠」的一陣脚步聲，那人逃走了。

「啊呀！」

三人全身都僵冷如冰。

脚步聲去遠，聽不見了，同時卻又聽到一陣石塊磨擦的聲音。

等到她們奔上石階的時候，洞口的石頭已閉攏了一半。

（四四）

第二天，龍堂壯一郎心情沉重地，回到銀座東四丁目那大樓上的「日美相互商會」。

他一言不發，脫了上裝，換上通紅的天鵝絨 RUBA SEKA（寬上衣），心神不定地踏着豪華的地毯踱來踱去。

然後，走到桌子跟前，打開抽斗，取出一枝小型手槍。還是那枝德國的無聲手槍。

他舉起來，槍口正對着牆上的圓形標靶。

連開了三槍，通通沒有打中，可見他心境很不寧靜。

「他媽的！」

龍堂恨恨地把手槍向桌上一扔……

這時，房門外邊「嘰嘰嘰」短短地三響。

龍堂開鎖打開了房門，只見小杉吉太郎氣急敗壞地站在外邊。

「什麼事？」

龍堂嚴峻冰冷的眼光盯着他。

「發，發，發現了，了不得的，好東西啦！」

「什麼？你？……」

龍堂嘴邊泛起極輕侮的冷笑，走回沙發跟前。

小杉緊張萬分地趕到龍堂面前：

「眞，眞的！有，這，這麼大的，鑽，鑽石呀！」

他兩手比給龍堂看着。龍堂這才刷地浮起緊張之色：

「是眞的？眞的金剛鑽？」

「是，是的啊！」

「在什麼地方？」

小杉興奮過度，喉嚨管裏一口痰「滋滋」的抽上抽下的響着，把昨天早晨看到的情形，一五一十地說了出來。

龍堂聽他說完：

「嘸！……」的哼了一大聲：

「哦！原來如此！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蒙娜麗莎的微笑』幾十年之前就來到了日本啦！……想不到志摩子的那隻白象，就是指示寶藏的鑰匙啊！……蜜司瑪麗娜大概也聽到一點風聲，才到日本來找尋這顆鑽石的。她裝着好像東西在她手裏的樣子，叫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到她那別墅去，她就好趁着空隙，去弄眞的到手！」

龍堂颼地站起，「邦！」的一拍小杉的肩膀：

「有你的！這一手功勞不小！以後你一輩子，愛怎麼舒服就怎麼舒服好了！『蒙娜麗莎的微笑』是我們的啦！」

他得意地高聲大笑起來了。

一轉瞬之間……

龍堂忽見窗口的暗紫色窗簾飄然一幌，一條人影子突然像鬼魂似的出現在房裏。

（誰呢？）

龍堂制住驚駭，雙眼睜得滾圓，一見這人浮起滿不在乎的微笑，眼光便轉向桌上——桌上放着手槍。

「別動！」

這人兩手下垂不動，阻擋住龍堂：

「給你在人世間來個臨別紀念，好好地看清楚我的臉兒！二十年後，又是好漢一條，我們再來交交手罷！」

「你是？……」

「卓乃松·打不落，我在日本就叫這個名兒！」

「啊！你是黑眞珠王？」

「對了！老子是世界聞名的好漢，從來不殺手無凶器之輩，定定神！把手槍拿起來！」

龍堂大大地吸了一口氣，慢慢地向桌子邊挨近。

黑眞珠王依然筆直地垂着兩手，盯緊着龍堂的動作。

窒息的沉默，經過了五秒鐘……

龍堂右手抓起桌上的手槍，和黑眞珠王右手從上衣裏袋拔出手槍，完全同時。

黑眞珠王的手槍也是無聲的。

這時嚇得縮在屋角的小杉吉太郎，只見兩枝手槍噴了火。可是，兩人都保持着不動的姿勢，小杉不能不感覺奇異了。

一會兒，龍堂壯一郎的身體，徐徐地向前栽下來。

龍堂「咕咚」一聲倒在地板上，黑眞珠王只冷冷地向他一瞥，便轉臉吩咐小杉：

「蒙娜麗莎的微笑在哪裏？快領路帶我去！」

（四五）

一個多鐘頭之後……

小杉吉太郎一臉奴顏婢膝的諂媚樣兒，領着黑眞珠王，到了這楢樹林中。

小杉站在五輪塔前，似乎想說些什麼——大概想哀求黑眞珠王，等打開石扉之後把他放走吧——賊頭賊腦的視線一轉，碰上黑眞珠王冷酷無情的臉色，驚的一震，連忙跨上了階沿。

黑眞珠王監視着他，等他按動機鈕，石扉開了一扇。然後，徐徐地向前一步，正想踏上階。

五輪塔後，突然出現了一位青年，和黑眞珠王的視線正碰到一起。

這時的情況，正和一個鐘頭之前，黑眞珠王出現，龍堂壯一郎震驚失措的神態一樣。

青年是夢村五郎。

明石愛麗已經死了。

她最後的遺言說：

「蜜司瑪麗娜說過：『蒙娜麗莎的微笑』藏在會奏樂曲的五輪塔裏。你去找罷！」

兩個鐘點以前，五郎就已到了此地。

他聽見塔裏有人喊救命，正在想主意：怎樣打開石扉呢。

正義和邪惡，這時不期而遇，在此處激起了怒濤。

彼此不交一言，都明白：面前是非剷除不可的敵人。

樹林中，一瞬之間，頓時充滿了淒厲的殺氣。

一轉眼……

黑眞珠王的右手，以極快的速度，從裏面口袋拔出了手槍。

五郎來的更快，間不容髮地一聳身，就像長了翅膀似的，跳起兩公尺多高。

轉瞬之間，五郎拍的落地，在他的脚下，黑眞珠王已昏倒在那裏了。

小杉吉太郎轉身就一溜煙似的跑。五郎望着他逃去，然後，從容地走向五輪塔的進口。

一位青年和三位女性走了。

樹林中仍舊是一片深深的靜寂。

但是，倘若有人偶然來到林中，他應該聽得到塔中有微微的悲呼之聲，像遠處的微風徐振一般。

不過，這聲音太微細了，也許聽到的人以爲自己心理作用耳朵起了錯覺，不去理他呢。

所以，縱使告訴人，說這聲音就是有名的東洋的惡魔，全世界黑暗社會的巨魁黑眞珠王，恐怕人家決不會相信的。

而他這種絕望的呻吟，大概要不分晝夜，連續七天，以後便永久地消滅了！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混血娘姑

著者：柴田鍊三郎
譯者：徐白
發行人：鄭東興
發行所：伙伴出版公司
地址：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84號二樓
電話：三五一一三五七
郵政劃撥：一一一〇九五號伙伴公司帳戶
印刷所：永裕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西昌街一六八號
總經銷：長橋出版社
地址：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54號之八
初版：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登記證：新聞局局版台業字一七〇一號

（缺頁、破損、倒釘請寄回本公司調換）

定價65元